

# 现代化的帝国名称

## 社会和俄罗斯文化方面的现代化进程

Scientific Council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for the Study and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S N Gavrov**

### **MODERNIZATION**

**in the name**

### **EMPIRE**

### **Soci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modernization processes in Russia**

<http://filosofia.ru/76529/>

加夫罗谢尔盖 Nazipovich 现代化帝国的名称。社会和俄罗斯文化方面的现代化进程。- 米：编辑天台，2010年。

第二版。- 352。

Gavrov 谢尔盖 Nazipovich 的现代化帝国。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俄罗斯文化方面。Gavrov S.N. 2004。步步高 60.5 66.3 (2Poc) 87.6

在他的专著教授，博士谢尔盖 Nazipovich Gavrova 考虑俄罗斯的皇位继承现代化进程和现代化建设的自由主义模式，其中帝国模式为主体，但只有更多的自由，补偿。不幸的是我们的历史，俄罗斯的现代化推动将现代与其说是俄罗斯加入，这一事实作为封建的文化和文明系统加强帝国的理由。升级到巩固帝国的领导，从日常生活中的世俗或宗教的大型项目领域的范围，

以一个人的重要能源的再分配，创造一个世界，人们唯一的手段，以及加强帝国 - 大目标。我们能否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导致帝国衡量该国，打破脐带连接着帝国，封建传统和服务帝国它释放的人，以及有关当局 - 这就是一系列问题上，我们试图回答这本书。这本书是为文化的科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所有那些在俄国的现代化进程感兴趣。

谢尔盖 Nazipovich GAVREAU

哲学家，社会人类学家，政治学家。

博士，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社会工程 MGUDT 研究所教授。俄罗斯专家在社会现代化的非西方社会的领域。

生于下诺夫哥罗德（高尔基，苏联）1964。

社会文化研究部门的领导程序和制度，Rossiyskogo 文化的俄罗斯文化部研究院。

着有几本书和超过 150 篇科学论文。刊物的编辑委员会成员“的个性。文化。协会（哲学研究所的 RAS）和”心理学的精英，以及该委员会“，以研究人类文化和社会的复杂问题”，因为在 RAS 他说：“世界的文化历史，会采取行动。”

在科学利益的领域 - 现代化，在其各种表现形式的问题，包括现代化的变革政治，经济，人口，教育，社会，文化，教育理念和民族文化特色。科学研究的历史，理论和实践的宏观社会现代化在俄罗斯，帝国和民族问题，文化间和宗教间合作的转变。

会员莫斯科作家联盟，散文家，文学评论家。勒阿弗尔包括教授在咨询俄罗斯学者和政治家名单，最好是在 1994-2003 年在俄罗斯政治生活中他的作品中反映出来。

审稿：

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Rossiyskogo 文化研究

哲学博士学位大肠杆菌每小时 Selezneva;

哲学博士学位，教授黄璘伏伊伏丁

出版社编辑天台。117312 河莫斯科，涅瓦 60 让 Oktyabrya, 9。授权 ID 号码 05175 月 2001 年 6 月 25 日河打印 2010 年 1 月 16 日签署了河格式 60x90/16。发行量：1500 份。佩奇。湖 22。扎克。编号 900

在大奖赛印有“Oblizdat。248640，卡卢加，特等。古老的贸易，5。

书号 5-354-00915-4 9785354009152 ©何善衡勒阿弗尔，2010

©编辑天台，2010

## 目录

第1章。两种现代化模式 .....	5
字母i 现代化的现象 .....	5
Imperskaya和现代化自由主义模式 .....	16
三。俄罗斯历史序列升级 .....	30
第2章。解剖俄罗斯的传统主义 .....	52
字母i 传统思想：精神文化调和论 .....	52
第3章。现代化与社会在俄罗斯文化进程自1991年以来。 .....	100
字母i 在社会，在俄罗斯文化1991年后的情况 .....	100
二。系统disistema。情景和前景 .....	114
相反的结论 .....	125

由于彼得得伟大，你越来越多的扩大其范围，更不要在无限的空间丢失。

克劳德亨利圣西门 Ruvrua -  
质谱卢宁

俄罗斯 - 是帝国。为了支持它的国家必须保持双手及对国家生活的其他方面。

维特

为什么这一切发生？而将躺在的责任性质，或上帝的意志。是应该以其他方式？我们支付了所有，并没有投降。

布罗德斯基

## 前言

当被问及为什么撰文制定了有关在俄罗斯的现代化改造问题的兴趣，答案很简单。俄罗斯'鸟三驾马车，所有 70 年代，大多数的 80 载体孤零零横跨 *raznovelikim* 党的会议和持不同政见厨房由年底，80 年代 - 90 年代初来到生命 - 以及如何活着。脱下蝙蝠，所以是的，从她的远（前）苏联加盟共和国良好的票价飞行，意志，一些不知不觉掉进在俄罗斯的历史的不同阶段。和螺栓。而且我们 - 当代 - 您屏息凝神，*kaleidoscopically* 不仅改变我们周围的世界，但我们的生活，自己。下面是他的一样 - 对俄罗斯的现代化的新阶段。

我想，这些都对我们历史上无数时间来了解我们是谁，从那里我们将和多大或多小的机会来了一个体面的地方到最后，如果我们能够在与现代文明元素进入“面子控制”。但最重要的是，是否希望，社会的更大的一部分，俄罗斯的权力？如果是的话，什么原则，我们准备做什么，重要的是他们愿意牺牲？

海浪卷过去三个世纪，俄罗斯的现代化，首先是彼得一改造在这段时间，事情可以做的事，但曾在探照灯的梦想和领域依然存在。那么，为什么不断升级的诱惑同样伴随着不断抵抗现代化进程，当改革应该是反改革，但经过一段时间，这个过程是在复制相同的顺序？在我们的专著，我们试图找到答案，这个问题和其他“病”方面我们的生活。

人们常说，对俄罗斯之后的道路上所谓的“追赶现代化的。但是，这只是事实的一部分，超车模型工程，文化系统，而且在整个系统的不只是俄罗斯的社会经济的某些部分。在我国历史上现代化建设时期中，我们赶上了西方文明的现代（原西欧），尤其是在军事和工业技术领域，一切服务于军事技术的国家的发展潜力。社会结构的重大修改，将不仅包括了现代文明所提供的制度设计采用，而且它的精神，介绍和在根据审查的大部分时间与公民权利和自由，公民社会 - 这一切促销计划的执行，这并不简单。

作为当局似乎更简单，更不是依赖于私人倡议“小个子”可靠，但需要另一个重大决定，调动一切可能的下一个突破的力量。当可怕的压力价格/过全体人民的重要力量电压进行的成败，更经常发生的部分进行时，突然发现周围绝望背后的社会文化空间，根本没有能力是不仅能玩，而且要继续保持

这个地方的成功。理解，民间社会的存在，对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是最大的最高值 - 权力的，不是今天。

因此，最主要的。对于几个世纪以来，在俄罗斯的现代化建设进程的主要工作不会出现在加入其族谱现代西方文明的缘故，而是为了保护，繁殖和帝国为了巩固。进行现代化只是为了引进更多的竞争力的现代自帝国的各个元素的外观，迫使受害人私人撤退，地方被允许维持和加强整个身体和头脑的帝国。

最后，还有一个原因，促使我们详细研究俄罗斯的现代化进程的具体细节。就表明了我们对科学出版物的分析，现有的研究没有给予或多或少完成现代化改造的俄罗斯图片。他们要么是远离当代俄罗斯的社会文化现实，或现代化的现象并没有在文化和社会的变化方面研究在理论和文化（文化框架-），以便方式不仅令数多画面的社会文化语用学，通过改变自己的表现现代化的进程，而且能更好地理解因果关系，导致一种或另一种历史的大转折。

在这个专著，我们要考虑历史背景和俄国的现代化阶段，评估其前景等因素，由于这些前景，令我们的个人生活的机会，即我们是否盖房子，抚养孩子和培养我们的花园或将再次崩溃的时尚靴子的军事关系和帝国将投入熔炉，我们下一个 *ideokraticeskogo* 项目。

撰文表示衷心感谢各位同事谁在读了这本书的麻烦：哲学博士，教授鄂奥尔洛娃，和哲学博士，教授，机管局 *Pelipenko*。联合表示的关切和意见的辩论促成了作者的概念更加明确。特别感谢我想表达我们的裁判，导致研究所研究员 *Rossiyskogo* 文化研究，哲学博士中文 *Seleznevoi* 和哲学博士，教授法律公告伏伊伏丁。

## 第1章。两种现代化模式

字母*i*.现代化的现象

现代化的问题是最痛苦的民族意识，科学和公共之一，因为它符合双方的中期和长期发展战略的拟订有关。这个词的现代化，超出了狭义的科学认识去，他们使用非常广泛和模糊，往往包括多种含义。为了让我们的研究必须正确，应该与它的姐妹与长远的现代化概念。

这首先是对现代性的概念。在所谓的“大现代性”的范围极为广泛，追溯与基督教的兴起密切相关。这个词«现代»首次使用在欧洲结束的五区分收到这基督徒和异教徒罗马过去的官方地位。在这一概念的内容以后的时代已经改变，但只是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然后充满即是指现代信息技术。现代，自那时以来的现代是助长了自发的新时代精神的客观表现的相关性。

在现代文明和文化，在研究大现代或现代主义的理解新时代的时代，开始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并最终（或多或少永久）与后现代在二十世纪最后一个季度的思想范式的批准。

似乎没有必要纠缠于使用，例如“现代化”方面的具体内容稀释，“现代”与“现代”在艺术上的“现代”（在后期十九 - 二十世纪初艺术风格的感觉。）和“现代主义”（在艺术价值的主流意识是 20 世纪）。在著名的斯拉夫人，意大利哲学家维托里奥斯特拉达，他说，俄罗斯语言是来自于“现代”一词，包括新艺术风格的现代化，但这一术语的“现代”，是由现代类取代的核心。与此同时现代类是比现代更宽敞的概念范畴。特别是，我们可以谈论近代现代，强调其“”目前，我们观察期。

如果现代性，是指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特别想强调的 1640 年英国革命 - 1642gg。）和整个现代史上持续到过渡到后工业社会最发达的国家，在二十结束 - 在二十一世纪初，至少在最近的历史的角度被认为是由我们已故的现代性。我们还认为，在这一团结与塞内加尔美国社会学家阿明指出，“现代性（现代）完成，它开启了未知领域的大门地位的尊重。现代 nezavershaema 本质，但它涉及的形式，这是非常不同的克服每一个历史时刻，社会的矛盾序列。“我们对这一时期的评估主要是与关联的大肠杆菌吉登斯，哈贝马斯，谁认为这很现代的项目，保留一些有创意的效力的立场。同时，我们必须承认，这种观点是没有根据的反对。因此，答：格伦认为，“启蒙运动的前提是死的，只有继续运作，其后果。”

这种现象的分析，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现代性和现代化可以进行各个层次。根据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技术领域分类的外部经验现象，法律的变化发生在个人和欧洲国家的集体心态。上诉的深刻变化使研究思路，寻求答案的问题不仅是如何发生的，但最重要的原因。在这方面，有必要与其说标的经验，在理论作为文化的方式，其中的心态和文明纳入一个单一的文化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我们很清楚知道如何欧洲已经成为欧洲在全球的现代化的影响源项。但是，当我们试图理解为什么会发生，答案是不那么清楚，建议呼吁科学话语的哲学和理论，文化等各个领域。当我们试图回答，主要是根据外部的经验数据，更是无法进入我们的理解。因此，在历史和实证分析的水平几乎是不可能的解释为什么 15 世纪的技术突破发生在欧洲，而不是在东方，尤其是中国，在它有足够的外部（材料）的条件。试图回答为什么欧洲的一次是在新艺术运动风格，包括的问题，我们转向欧洲文化和文明系统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其历史发展的矢量方向。

俄罗斯的社会人类学家认为，机管局 **Pelipenko** 是古代西方功利社会的原型，它的文化和文明的环境是在一个社会更高水平，比古代世界的文化动力的目的。生存危机古代东方，与传统的神话自然崩溃有关，礼制，抵销了生根的古人类生存的水平上，这是在私有财产的发展反映，不可剥夺的公民权利。

应该指出，这些趋势不进一步发展，由于历史和社会文化动力减速，渴望重现传统的生活。罗马帝国时期的下降，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在经验丰富的停滞等技术动态过程的加速。在对西罗马帝国去世时，技术还没有发展了几个世纪，我们没有理由相信，罗马世界继续推动技术进步的能力，在社会公认的社会和智力优先事项的数量...从来没有被包括在科技领域的进步。“

用尽的逐步下降，然后在帝国拖西部和欧洲国家的损失野蛮经历了数百年，在所谓的“”黑暗时代，当是古代世界电信系统的崩溃又回到了西方的原始多深刻的社会文化冲击状态，这是传统的乡村文明，几乎史前时代特征。从欧洲西部的野蛮民族古代遗留下来的东西能够学习掌握，但大部分是由旅游无关的过去的记忆区域。“在这个社会里，仍然是崇敬的罗马传统。

但是，这些传统只存在于基督教的形式，并没有实践经验，只幸存下来的美好的回忆。“

经过几个世纪的文明的灾难后，导致欧洲的衰落的罗马帝国，从古代继承，以及更常见的基督教的教义，宗教实践和野蛮 *etnoplemennyh* 重要的能源单位的所有元素开始形成一个新的基督教欧洲的新的文明的文化景观。

这是完全不同的，具有自身特点和文化和文明系统。阿特色出现在西欧文化和文明系统中古是三个形成波段的世界中，与上帝和魔鬼，善恶两极骨干符合自然，人体模型。这个世界上的释放三方分工自然，人类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的方向和在历史上和 *sotsiokulture* 动态过程的速度加快这一系统，刺激后的进一步发展炸弹装备的物质世界的人。

“分手后，与纯阿奎那时代的奥古斯丁，天主教世界一分为二，不存在（”光“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黑暗“） - 钠：与超自然和优雅，充满自然坑面积山区住了自己的规则，尽管下上帝的力量，自然区。此外，“... ..天主教协约就像精神与物质之间，从而宣告在理论上专制的精神，但当时有机会使用的做法，取消了所有权利”。

在整个西欧中世纪的困难，有时甚至是同奥古斯丁，内容 *inopolozhennogo* 超越神的不同分手绝对精神痛苦的过程。因此，即使在考虑皮埃尔对神显着“的任何实质性的理想缺乏现实感三位一体亚伯拉德的教条。”作为这一进程的结果，“的理想天堂价值，因为它被带到了地球。回步骤，每个创新是禁止的想法，因为在魔鬼的启发。创新，技术进步并不等同于罪恶的。的乐趣和美丽的天堂，现在可以实现在地面上。

在中世纪后期逐渐改变了形而上学的观点管辖权，这方面的问题已开始进入管理权，他们的决定现在完全取决于他，而不是从思想和一些 *sverhestestestvennyh* 部队的行动。请注意，这个相当长的逻辑，往往在潜伏过程中形成瀑布唯名战胜现实，城市增长和大学的创建，由欧洲头脑更明显的倾向，伴随着无限的分析方法。这个过程几乎完成在欧洲的新时代：“我们的时代要求的新时代...确定这名男子是规模和现有的一个中心。曼 - 这是无论何时何地，即任何客观化的基础，只是你可以想像，这 *subiectum* »。

但如果是在宇宙的中心，他本人，他可以 *refleksirovat* 生活的各个领域，改变理性地去，逐渐越来越少，考虑到社会经济的圣洁神圣的一开始的



文化传统到。失去其神圣的传统社会文化的研究更受变迁和它的人民获得了自由的东西可以采取从过去，而是有什么可以放弃的选择度。

世界的合理化来生活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表面，但其机构的存在已在现代的时代。有保持并已付诸实施，在实践中，体现在西方文化领域的原则：原则的演变 *obscheevolyutsionny* 从简单的生活的组织形式，它更复杂的形式和分配越来越多的自主和自决的原则，从自然足够的实体，然后是社会环境。大肠杆菌纽曼说：“分析揭示了在不断运动前进和后退西部的身份，但在一开始就确定的方向稳步前进：从自然和人类解放的无意识的意识。”

这种这些过程和由国家后来出现国家和资本主义生产系统支持的原则，更新，已使欧洲，然后是整个欧洲大西洋面源现代化的文明在世界上的转换。现代正在逐步走出欧洲，在世界各地蔓延，主要是因为“没有其他更多的社会传统形式无法抗拒它...完全是现代的生活习惯方面西方的现象...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应是肯定的。

审议了最重要的理论和文化的这一进程方面，我们现在的现代化现象的历史和经验的认识。现代性的高潮，所有进步主义文化和文明的最高表达范式点。思想的进步，越来越世俗的内容在整个现代时期，确定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假设在上升楼梯各民族运动的理性主义，世俗主义，*ekonomikotsentrizmu*。罗伯特尼斯比特合计，制定了社会和政治进步思想的经典形式的意见时说，一般的传统概念，可以看作是人类的思想逐渐解放免于恐惧和无知沿着文明的更高水平的道路。分期方法已通过了进化论者，*neoevolyutsionisty*，马克思主义和实证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上个世纪的，过去几十年中占了上风，间接的形式，现在在西部相当普遍，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欧洲中心主义和科学精神。

在审议过程现代化的要素纳入社会历史背景方面，政治学 and 经济学适合，我们注意到以下。直到二十世纪下半叶，西方文明的真正的优势在世界其他地区是主要的，如果不是绝对的。作为替代，发展为上个世纪大多数西方倡导的社会主义道路工程，是一个绝望的努力达成一个量化经济指标领先的现代国家。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选项，在世界各地不同国家实行二十世纪，特别是在苏联，主要是适应性反应，非西方社会，对历史和社会文化的动态范围内建立现代激进的加速度。这并非偶然，而这个领域以外的被认为主要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选择，因为他是与非集体主义思想，西方社会更为一致。当然，对社会主义的升级版本，呼吁不能确定不变的非欧洲国家，足以提供在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和东南亚一些国家，传统上被称为“老虎”和“亚洲小龙”的。

10年后，考虑在俄罗斯 Lunacharskii 社会主义实验开始时的欧洲作家，哲学家的立场，和政治家评估中的非进步主义范式介入的可能性，西方社会，利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变种。他们认为，自吸亚洲旨在从欧洲借款不燃材料，身体的活动，但实际上是无法实现在亚洲，非一般，土壤欧洲资本主义机械转移。在目前这个发展阶段，亚洲就无法理解来自欧洲，这在物质生活领域取得进展的愿望，直接，通过采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政治的民主和人权的介绍。但是，欧洲在亚洲的间接影响可能通过布尔什维主义，这将使为亚洲地区本身在这一领域发展的新的福音和重生：“他将在亚洲，即回收的思想基础人类的绝大多数。但是，您的教导，在西方运动的成功将是有限的。你奉承自己。”

如何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亚洲关系密切，只要个人主义欧洲大西洋文明，在那里他的机会微乎其微。如今，考虑到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回顾过程中，很明显，“目前存在和发展的许多文明。但问题恰恰在于事实，那就是很多类似的组件，这些文明，不断寻找它们之间的交叉点，继续发展，创造了现代主义的新版本的各个方面，各出其自身的文化发展计划。所有这些都助于对现代主义的理解方式的多样化和文化节目的评价，提出了现代社会的不同部分前进。

因此，现代化的过程中得到考虑，作为一项规则，在三个不同的含义。随着西欧和北美国家的内部发展，指的是欧洲新的时间追赶现代化，而国家的做法，不属于第一批的国家，但谁想要迎头赶上，和当代的创新过程，以属于西方文明的国家特征。

我们更感兴趣的是过程，在第二组相结合，因为俄罗斯在过去三个世纪以来，尽管有一种倒退的运动，进行了现代化的项目。这并不意味着这超

出我们关注的领域是现代化不同的面孔，因为在一个现代化的不同分支的大背景下可能只了解系统的现代化。不同的作者坚持的意见的范围相当广泛，以在现代化建设的年代框架的定义，以及它的本体论基础，这是最明显的表现普遍之间的差异（分期）和地方（文明）的方法。

在经典现代化理论的框架内，可以追溯到普遍性基督教传统，现代化的过程模型开发了普遍的历史性的精神，共同的民族和地方发展领域的文明。改变文化认同，被视为社会和文化变革，一个激进的所谓指标的必然结果。在历史和文化现实的变化应该已经取代不变，或多或少成功塑造西方社会文化话语。在上个世纪，J.-P. 50 年萨特，对在这一报告的主要的学术环境，写道：“多重性的故事，可以在基地将只有在其巩固未来的基础价值...我们在世界上多价中心的历史性任务，是加快历史时刻只有一个含义，当它往往会解散一起做了具体的人。”

早在上个世纪的 70 年，威廉摩尔，描述了非动态的西方社会，写道：“所有在一个方向走，尽管从利率差，边界和壁垒，提高 - 这是社会组织和社会文化活动的合理化。这种理性的一个过程导致了发展的融合。现代化为什么 - 同在一个不同的世界社会历史命运的道路衔接的国家。”

在现代的理想存在西方文明的框架被视为个人主义的人，谁搞竞争造物主上帝，这导致在更短的世俗化的区域谨慎的态度。曼非西方世界可以升级为“简明和西方文明本身的肥厚的形式”。

统一办法的非现代化的西方社会是现代性之外的传统范围的互补性矛盾的反应 *vesternizatsionnyh* 民族精英的努力，以确定他们的社会文化，宗教传统完全拒绝，在神和人的世界观念的地方：“...的发展西方意义上的想法是绝对对非不可接受的欧洲文化。未来将不会是对西方文明的一个主导地位的结果，它的自由，文明，理性，等等的理解，并将代表许多文明世界，有助于他们的知识，认同发展，和行为，创造一个更人道，经济上可行和公正的社会。

提议的未来 *разноцветье* 不同文明，每一个声称其位的现代可能，但这种状况表明，一定的“维”现代一般，导致无法隔离和修复其广泛的，统一的功能。对一个有手机或卫星电话骆驼贝都因没有进一步证明了现代文明已经扩散到世界这一地区。女子布卡，在同样的投票权被剥夺，因为，事实上，

往往剥夺了他们与该名男子驾驶的汽车西部，并不意味着现代化建设的成败。

日常生活显示详情只有模拟现代化的过程中，仅此而已。论现代化的内容方向的议案，可能反映了变革，由贝都因人的心态彻底改变上述补充。我们认为，尽管反对，甚至公然抵制现代化的非一些地区，西方世界就不可能给出了现代化的变革所需要的所有软件包总额，并不能掩盖一个新兴的现代多元化的委婉说法。正如在经济改革之中指出，波兰的经济奇迹湖巴尔采罗维奇的父亲：“每一个国家的观点是很特别。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有一种治疗某种疾病的困扰其经济成功的方法。在中国和俄罗斯，当然，各不相同，但如果他们生病，如肺结核，应同等对待。

这种现代化转变中详细讨论基本包。在社会和最成功的，属于西方文明在经济，社会，政治和地缘政治领域的国家在二十世纪，文化的进程已经开始遍布全球。在社会经济水平，是社会文化组织，这些过程体现在运动的形式，从工业化到后在经济领域的工业化，在政治，为从独裁运动，民主政权的法律作为一个从传统过渡到法律权利。“这些对应于知识的社会意义和前景领域的变化：在宗教领域是明显的神圣转向一个世俗的世界秩序的验证，并在哲学 - 从一元到多元的世界的了解，在艺术 - 从文体上的 *polistilistike* 团结的愿望，在科学 - 从客观以人择原理。两者合计，整体的社会文化趋势被称为现代化。

这些现代化进程的特点，我们认为，应该有一个认真和实质性的审议。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现代化进程包括所有欧洲近代，即大约 3 个世纪，不仅在二十世纪。在进入时间顺序应适用于上个世纪下半叶后工业社会的经济领域流动。关于社会的政治方面的民主取代独裁政权的过程发生在欧洲，在同一期间在时代的交替回落势头，因为它，特别是在德国，西班牙，意大利，苏联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今天，作为在东欧的民主革命，并在 80 之交 - 90 - 了苏联的地方国家展示了上个世纪载体。在社会运动，从传统的法律领域的法律权利的一个更为遥远的历史背景，主要是欧洲国家，罗马法使用，在其说，在罗马帝国发展的基本特征。

关于知识的社会意义和展望等方面，我想指出以下几点。在世界衰败过程中，一个更世俗的世界秩序过渡，也作为近代同年龄的理由，逐渐增强，整体，以更理性和社会经济造成的，在公共生活领域的文化多元性。

所以，我们给了西方学者认为，现代主义和现代化进程的文明最典型的问题，结合，并确定它们各自的内容。

他的模型提供了一个现代社会吉登斯，给其体制的表现，这是四个机构轴体现多样性的重视。第一轴是工业化，吉登斯的定义是对大型的能源和技术大规模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社会关系体系。第二个机构是现代资本主义的轴心，作为商品生产的竞争市场，生产和劳动分工为基础的系统出现。现代社会的由公众监督，这是研究所的基础上增加第三个轴心，同封建主义，制度化同期相比，复杂的政府。现代社会的行政系统应考虑在控制方面，通过收集和使用信息实现。第四个方面包括通过暴力手段垄断控制制度形式在本国境内对现代国家。

吉登斯，考虑到现代组织的组织原则，确定了两个因素：民族国家和有系统的资本主义生产。家谱他们回到欧洲历史的具体特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的相似之处是微不足道。他们在世界各地传播了一批主要是因为地方的权力由他们产生的：“没有其他更多的社会传统形式无法抗拒它，同时保持与全球趋势完全隔离。在生活方式上只是西方现代性的现象，这两个伟大的变革力量培养？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是肯定的。

然而，一种欧洲中心主义大为削弱，甚至完全从科学和哲学话语的数量将他驱逐有助于实现现代化一定多元化的想法。因此便出现了“多元现代”概念，尤其是说，著名社会学家，美国的现代化理论家艾森斯塔特。现代化的各种型号的适用性是严重的创造力，能力，为今后的发展方案的来源。

他对现代性的主要特点，使洛杉矶 Pellikani。根据他的观点，现代 - 这是文明的，其中包括的子系统，选举权的自主性，社会变革，合理化，世俗文化的制度化，法治，公民普遍权利。

D.伯杰介绍他的基本原则的定义，基础理论的现代化。现代化是一个主要内在实现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的展开，现代化进程，为社会不同地区典型的的文化领域，不同的互补性，即相互支持，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而不是阻碍

那些是谁在早期阶段，现代化进程有一个共同的方向。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里是最有价值的社会变革的分配制度，新的，世俗的，自主，理性的机构。重要的是对社会世俗化文化领域，更大的自主权，其个别子系统，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形成以法律为基础（罗马起源）法律，普遍的人权宣言。

在现代化与现代化进程的经典方法是根据陪同他的家谱西方的政治体制，一个开放的社会，民主的党的移植。他们把各个环节的渗透 *sotsiokulturny* 有一种人格，即占主导地位逐步改变积极型的“**A**”开始战胜数值旁观者（传统）型的“**B**”。在公共生活的最前沿去战斗的身份，预计在理性的一部分他们的生活，一个人的日常行为，是不取决于理想，但利益。由于理想完全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即从一个统治过渡到其他的利益，并允许参与的议会民主的现代化的国家机构的根源。之后所有，以故意投出某一特定的政党，必须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兴趣，以及它们所表达的程序，几乎党的政策的程度。

现代化也增加了精英和 *neelity* 亚文化的差异，长期仍然是朝什么方向移动开放问题将在一个范围内的社会的重大政治亚文化不同的方向。到什么程度要改变社会的现代化的社会文化传统的问题，事后处理，日程安排变动，都可能预后视力，但最终的结果通常是困难的。在任何情况下，需要为实施现代化改造一个足够大的历史性时刻，因为，首先是缓慢的心态变化。

大肠杆菌阿拉德，批评经典现代化理论，说，“多元现代”这个概念在美国艾森斯塔特工作中使用。家谱又回到了现代西方世界。包括民主制度形式的民族国家，市场经济，教育和科学知识。然而，在现代社会组织体制领域的不同，主要是在特定的社会。在远东和中东大多数社会中，非洲通过了空间发展的基本模式。精英和 *neelity* 到了许多西方现代性的重要特征，接受和拒绝的不同组成部分的选择对自身利益的理解为基础。现代化的非西方社会中也伴随着解释和重过程植入 *inokulturnogo* 的经验。

据认为点，长艾森斯塔特，这些进程并没有导致普遍的文明，而是现代主义的各种修改。改变态度，文化传统，这是明显的障碍，现代化是作为其成功的必要条件被认为：“文化”已不再是主要的罪恶，这是很好的。“

在当前的成功和固定现代化进程的中间结果，以便更是极为重要的改造社会的政治组织。在历史的角度证明了现代化的进程考虑，在社会的政治

组织，通常是已故的变化，落后，不仅考虑到一些次要的，与它的东西可以等待，但往往是有害的，公民带来什么从几乎是绝对对政府的依赖状态。

依赖的人，尤其是奴隶，更易于管理和控制，以有效地减少订货，这是没有讨论，但实施。这是适当的回顾彼得一世的话：«外国人说我所吩咐的奴隶。这是不正确的：不知道所有的情况。余科听从我的指挥条例，这些条例包含一个好处，不得损害国家。你必须知道如何管理的人。英国自由是不到位，如墙壁豌豆...“。综上所述，我们注意到，这些条例可能包含的利益和伤害，但也没有好处，也不损害超出了社会控制。

早在二十世纪，虽然由于不同的原因，极权主义政权的精英，不仅没有实现，但拒绝为腐朽，有害的社会现代性的政治组织原则。民间社会在确保生活的所有领域，包括科学，工业，军事和人道主义领域的文化的动态过程中的作用，实现了完全只有在二十世纪下半叶。

这种认识是不是绝对的，是一个非数字的经验，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西方社会表明，他们使用的思想方式和日常生活的做法可以追溯到传统主义。体制和价值规范变革的道路是漫长，即使在欧洲。只记得在现代终于在西欧后，才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欧洲轨道大西洋的世界（自由 *supertsivilizatsii* 在 A 的阿希耶泽尔术语）加入西德。

请注意，在现代化社会中经常看到的粗 *inokulturnyh* 注入样品，其减少到更原始形式。美国枪手考虑对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模型的数量 - 供体和受体，强调如何使最常见的场景，“周边腐败。在这种情况下下的实质是在筛选出的最高成就和捐助者的文化价值观念的过程中，固定的文化间的互动在较低水平支架，由收件人文化的定义。

在 30 日的第 XX 在俄罗斯百年历史的载体，以同一主题的物质待遇和托洛茨基。从他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往往 *vulgarises* 外生的成就，使它们适应他们更原始文化。在这种同化的过程变得非常有争议的。因此，西方科学技术，更不用提军事和工业贷款，使我由彼得加强农奴制的某些内容同化。欧洲武器和欧洲贷款 - 较高的文化产品 - 导致沙皇增加，这成为了发展的后腿。“

在最后，我们提出了在新艺术运动，德国教授，W. Beck 公司的主要研究人员有一种意见认为：“现代化，不仅是对中央集权的形成，资本的集中

和日益成熟的劳动力和市场的关系，流动性，大众消费部门相互交织，等村庄，但 - 在这里，我们到了一个广义模型 - 三重“个性化”：从历史上订明的社会形态，以及在统治和软件的情况（“方面的解放”）的自由传统意义上的关系，在有效的知识方面的损失传统稳定信仰和公认的准则（“方面 *razvolshebstvleniya*”）和 - 因为它反转这个概念的含义 - 一种社会经济新型文化融合（“监测和重返社会方面”）。

经审查，现代化的概念相关的基本概念，我们可以谈谈俄罗斯的现代化模式的定义，其复杂的文化和文明的特点的问题。我们强调，在同一时间的历史，对我们感兴趣的主要是在说明，解释和补充方面的哲学和文化的角度，俄国的现代化问题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

#### **Imperskaya**和现代化自由主义模式

描述了在俄罗斯的作家，包括机管局现代化的进程卡拉穆尔扎维斯乃夫斯基和公司，采取“这个名词，保守的现代化”的功能纳入国家正在进入全面进入现代追求数量，重点突出俄罗斯维持或减缓传统价值观，机构和关系的变革。“我们很难相信，经济革命，在苏联下完成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是”保守“。但是，本来就应该这样？为了阶层十七或十八世纪以后的历史所涵盖的所有层，这些层必须存在于社会的足够强大...“保守革命”，并有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名称让步。由于其本身的性质，它可以带来只是治标不治本，迟早须全面检讨。

回想一下，或者说是在魏玛共和国的大肠杆菌年轻的，谁知道作为所有这些基本的法律和价值观，没有这些人失去与自然和上帝接触，不能为了建立真正的“恢复她的保守革命的最突出的理论家之一。平等必须更换内部的价值观和社会信仰 - 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公平，机械选举 - 有机原则 *fyurerstva* (*leaderism*)，官僚胁迫 - 真正的自我内部责任政府，群众的幸福 - 人民的人格权的信念。“大肠杆菌荣格认为，最重要的历史任务的新帝国将基督教信仰及由布尔什维克所构成的威胁，保护教堂的基础设施是其所有革命性的新帝国本应捍卫传统的价值观。



我们看到，在对列宁斯大林时代的社会和文化变革的外在标志数量可以看出这个保守的现代化很多，斯大林的苏联和纳粹德国相比，是相当普遍，在意识形态口号的相似，在巨大的宣传，绘画等诸多领域工程艺术和生活，有时表现出惊人的逐字记录。但也有同样显着差异。在苏联布尔什维克的第一个十年没有偏向保存或任何财产恢复的传统方式，他们可以拒绝，并拒绝处理，包括去了马克思主义明显的新生。

时间“收集石头”，即分子留下的传统文化了，他们的前苏联帝国，日落到来的 ideokraticeskogo 项目的可行性熄灭的信念。拒绝交易，布尔什维克不能拒绝履行 ideokraticeskogo 帝国的项目，最初考虑在世界范围内，然后定位在边界，主要是重复了沙皇帝国的边界。它是基础，休息和苏维埃国家的货币贬值而导致的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帝国的文化机构崩溃。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一词的使用保守的现代化与俄罗斯”是不正确的，至少因为俄罗斯现代化的主要路线，就是决不是对俄罗斯的文明系统的质量在现代元素的方向转型。这离结果表明前面和后面的 1917 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因此，湖 Pellikani 认为，在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是“激进试图阻止西方文化的传播。苏维埃制度试图从西方文明的科学和技术，放弃休息。工业可能的布尔什维克用于扑灭西方，建设社会的敌意，以个人主义和世俗主义，“这是敌视的现代建筑元素的基础。由著名的国际关系领域的光焦化英国科学家有着相似的立场，认为“共产主义加剧了所有的非西方俄罗斯。列宁是俄罗斯对西方，而不是对西方国家的催化剂，反应产物。

我们并不认为完全正确的，关于俄罗斯和长期迎头赶上“，”使用，但有些作者的工作与俄罗斯的现代化改造，认为俄罗斯正在研制的这种现代化模式的框架为主。尽管历史情况数目，欧洲（或美国作为一个先进的方向和俄罗斯作为一个追赶比赛，但是如果考虑到在世纪方面的情况，互动的长期历史/俄罗斯和西方成员这场比赛的控制）已不再是一个亚军，迁入在不同的方向，但单向路径。不同的历史轨迹，文明模式，发展的原则，向量是很明显的，所以很难谈“追赶在严格意义上的”。

我们认为，了解俄罗斯的现代化建设进程的性质任务，需要一个特别的介绍，并特别提出一项类型学系列。我们的主要论点如下。

由于俄罗斯与西方文明的历史作用世纪稳步发展，结果是重复的矛盾局面，俄罗斯的社会文明的文化基础的定义和国内稳定摆周期中占主导地位的帝国模式现代化交替的自由主义模式的组成部分。这个现代化的过程中也有现代化的稳定主导 - 帝国模式。

什么是现代化的帝国的模式？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为了确定什么是公众教育是一个帝国。对这个词的常规使用目前的做法受到著名的折中主义，一个帝国的要求完全不同其国内公共教育基地。从科学的语言，日常语言渗透，它的帝国模糊的概念，并因次情况造成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在一般的，我们站在同帝国类型，建议中空雅科文科，分为两大类：基本类型中的帝国殖民地和团结 *ideokraticheskie*（传统）。在殖民帝国，而 *kvaziimperiyami*，当大都会，通常在地理上从殖民地中删除。在一个帝国殖民帝国在很多方面表现是，剥削和掠夺殖民地，以及一个副作用，是一对“白人颂扬”，特别是文明使命河吉卜林，某一部分的执行情况。但是，殖民帝国和整个殖民制度，是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欧洲广泛扩张时代的现象，当地的统治由丰富的自然资源为特征的地区。

一个帝国的类型，尝试确定究竟是什么构成了俄罗斯的国家地位的形式。从不同立场的许多是评价和评估了俄罗斯帝国和苏联的质量。因此，大奖赛费多托夫说，“俄罗斯是一个帝国，有点。在国家和地理结构，占地英国和奥地利之间的中间位置，匈牙利。它的非俄罗斯的所有权不是脱离它的海洋。他们构成了其大陆架尸体直接延续，是俄罗斯人口数组没有 *inorodcheskih* 利润率大幅功能分开。但是，远东地区，或东突，其经济，甚至政治意义，它与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一致。类型学，那么有一个质的相似性与奥地利，匈牙利更为显著。

在反过来，贝藏松不认为苏联的殖民帝国，在相当一个令人信服的论点产生，而我们基本上同意：“苏联是一个帝国。有一个帝国，你必须有一个特权的人，征服和明确的目标主要是军事手段。所有这些特点的罗马，西班牙，英国和法国帝国。俄罗斯人没有特权。他有“好处”，作为共产主义的最可靠的盟友，党的领导主要来自其队伍招募 - 即使在民族共和国。但是，这些好处不是权利。

在这两种情况下，被认为是帝国殖民地的版本，并且也确实可以说是相反的立场。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事实证明，俄罗斯/苏联的某些功能，使之更接近的殖民帝国，不允许它这样的方式和分类。我们完全站在一起的室颤 Galetsky 认为，根据该“俄罗斯，土耳其，奥地利和匈牙利民族群体 imperoobrazuschimi，但他们似乎仍然主要是一个工具，而不是帝国大厦。这是尤其如此，俄罗斯和土耳其民族。

看来，确定作为非俄罗斯的性质，帝国帝国，问题或以下。帝国殖民帝国 ideokraticheskih 大不相同。概念 ideokraticheskoy 帝国有一个更为深刻的内容，因为其存在的目的，是一种形而上学的重要任务是采取神圣项目用地。“的目标和中世纪帝国的值是不合理的。他们是超越人。在这个超级目标和起源根深蒂固的愿望实现超越的名义统治世界的正确。

这是建立全球性的，无限的庆祝活动应该是一个神权帝国的主要目的，实用，合理的目标是相当的补充，相辅相成的。Ideokraticheskaya 帝国是世界上的定义，因此，本地化帝国的时间和地域的不稳定。因此，美国历史学家答里伯认为，“帝国征服的基础上，他们的界限没有自然和文化，并构成了战争”边疆“。

普遍统治学说应该加入世界未来通过皇权制度作为一项规则，总是不够明确阐明，但思想外壳，根据变化的时代，在不同的结构体现。在古代世界和古代历史，我们只能看到“草案”ideokraticheskoy 帝国，它的高峰期后，古代期结束达成。就在那时，中世纪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已参考（上）就是帝国的样本和帝国的意识形态。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对俄罗斯可以说成是 ideokraticheskoy 帝国，伟大的救世主的思想帝国，并在较小程度上作为一个殖民帝国。

中空雅科文科认为，俄罗斯的国家“...有一个显着帝国的性质。番鸭（还原后，国家在故障崩溃）是一个传统的帝国。俄罗斯 1721 年至 1917 年克。标准，作为一个帝国。在过去十年中，对苏联帝国性质的论断，成为司空见惯。观俄罗斯帝国的性质/苏联股份，西方一些历史学家。作为这一立场说明可能是相当普遍引述美国历史学家 D.罗利认为，“和专制主义，以及帝国继续存在，直到 1991 年，包容性的方式略有不同。

让我们在这方面，一个逻辑问题：是什么因素促成了帝国大厦，以及最重要的是，可持续再生产的帝国？这是一个复杂的因素，整体发挥实质性和进程中的作用表示支持。你不应该假定成功的征服战争系列，以及皇室头衔，修辞使用的充分条件，建立和任何帝国的长期存在。声明帝国在修辞一方面水平和质量分布，帝国意识生根，另一方面 - 不同的现象，并不总是相互关联的。

这是可持续和不断玩弄帝国意识使得有可能建立一个成功的帝国可用性和永久的复兴。我们不会最小化在这个意义上说，地缘政治因素的重要性，没有一个令人高兴的巧合的建立或恢复和保持帝国梦想的梦，作为有条件二项式帝国大厦地缘政治因素的必要组成部分的成功组合。

历史告诉我们，在中世纪的欧洲不能建立任何正式的神权帝国，但帝国的建设的努力，在此期间进行。欧洲历史与皇室头衔千变万化的继承充满，例如，法国十字军检获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它在 18 世纪的后期收取所谓的历史学家的力量“拉丁帝国”。著名的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介绍了第一和第二热那亚帝国，热那亚的三和贸易站组成。有丹麦帝国，法兰克帝国，最后，最知名的，神圣罗马帝国。在整个欧洲中世纪试图恢复罗马帝国的一个统一的欧洲建立的理论家之一，法国政治家罗伯特舒曼，指出，“从加洛林王朝时期和查理五世 *Germanskuyu* 结束的想法创造一个沿着罗马帝国的路线帝国给他们的东西瘫痪努力神秘。

然而，无论是卡洛林王朝时期，无论是奥托帝国的建设是不成功再创造一个或多或少可信，真实，最重要的，可持续的设计。因此，即使是最有名的西欧 - 神圣罗马帝国的日尔曼民族的中世纪帝国是一个不稳定的边界领土单位，皇帝不是他的永久域名。作为在欧洲中世纪这些英勇努力，神权，在欧洲的大型项目未能实现。

这一事实并不排除已经在欧洲的帝国倾向复发，现代和当代，带出，其中包括企图，对帝国项目的实际执行。在欧洲，19 世纪。记得拿破仑的帝国建立在欧洲的第 20 .-由希特勒第三帝国的千年设想。萨米人企图实际帝国大厦被证明是相当短暂的，由教育帝国类型 - 脆弱。我们认为，帝国在欧洲建设更是一个由线，是一种历史的附录。我们完全站在一起的规定，即总路线，主要在欧洲历史上的历史发展鼓吹民族国家的形成，而所有的这条路线

分行表明其历史无效：“欧洲 - 它是唯一的文明世界，它开发的帝国不。我们所说的亚洲 - 帝国开发区...”。

帝国在欧洲建立一个补偿，是相辅相成的，帝国的政体原则一直无法竞争的路线有效地建立一个民族国家的目的。但是，这作为一个整体的竞争证明是有益的，因为民族的想法，状态，这出自于中世纪的国家君主，是能够获得在与 *universalistko* 历史争议的实际执行情况帝制神权的项目。

由于欧洲的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大方向，国家在欧洲国家没有帝国的意识扎根“严重和永久性，即不允许在欧洲帝国建立一个有效的政策。即使在西班牙，与哈布斯堡比其他人更加接近帝国项目的实施，帝国意识不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公众意识：菲利普二世授予不叫皇帝和国王。

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试图延续其领土帝国传统和帝国和奥精神的培养匈帝国几个世纪之久。

字母 a.

使用术语“俄罗斯的文明”值得商榷。一些文化和文明的科学家研究人员，特别是 NAT 的。波梅兰茨，认为不适当的，但是，相当一部分研究人员正在这个词。从我们的观点角度，术语“俄罗斯的文明”似乎很作为在东斯拉夫指定 *subtsivilizatsii* 正确的（或东正教）文明社区。

帝国和在俄罗斯的历史现代化自由主义模式不只是一个一致的旋转状态，这个序列是不是线性的。电力发展趋势如何的不同表现形式，他们几乎总是平行运作。正当帝国就是帝国现代化 *inokulturnye* 元素相对于社会经济的帝制文化元素非法下一阶段，这个制度将不可避免地渗透说：“希望完成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西方经验的负面看法混入最古老的社会制度变革。的愿望，维护国家文化的真实或想象的优势，与一个或社会其他特征，文化结构不符合程序，甚至是非常有限的军事和行政改革。

到俄罗斯的社会文化空间的渗透，这些因素有助于 *inokulturnye* 帝国的理由系统内部侵蚀，从而准备在自由现代化随后激增的趋势地面。反过来，对 *inokulturnyh* 丰富的元素，伴随着对社会经济帝国理由削弱文化系统，引起了社会不安，并作为一项规则，在对从帝国制度镇压硬度不同的反应。

连续渗透了俄罗斯社会的限制，欧洲的影响力，为俄罗斯的社会渗透文化体系，在其家谱中西合璧的文化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景点的矛盾

感情，感受到俄罗斯拒绝为俄罗斯和所追求的目的，反对西方，这已成为“...为此，被枪杀...”。“这很有意思，俄罗斯西方人西 - 相反，它是由于体现：“西方的”西方人“ - 一个完美的角度来看，而不是文化和地理现实。”在另一极端的社会和文化对西方文明的生活观念标志更改为相反的：“...我们从西方是邪恶的。这刺激的恐惧，这一问题的行动去保护我们的价值观，积极 *partitsipatsii* 他们和我们的最高真理，刺激的叛教，害怕它会自动导致 *partitsipatsii* 邪恶西。

应当指出，关于在俄罗斯的文明意识，在亚洲部分市民反映的表达弱得多，比我们的态度，对欧洲不断辩论。据指出，作为俄罗斯的一部分，有自己的“内在亚洲 - 亚洲人和亚洲地区，但仍不能膨胀东方的行列，因为许多世纪以来，升级了自己的欧亚空间”。

帝国的科目，自由的文明有冲突的吸引和排斥的感觉。一方面，帝国谋求获得一个开放的文明 - 货物，知识，技术有吸引力的好处，但另一方面，驳回综合系统，产生这些好处帝国意识。具有丰富的 *inokulturnyh* 借款，面对帝国主义的社会文化系统是害怕再生，达到量化以来各级 *inokulturnye* 元素开始组织，并发挥系统的全部。在这方面应当回顾帕森斯，考察了进口国家的社会文化的经验进行分类的现代化，并注意到不断企图分裂进口 *inokulturny* 经验可以接受和不能接受的是一种倾向，维护文化价值“的更高层次，同时开幕在路上根本改变的价值规范，即一个新的水平，在主要功能子系统的水平。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在俄罗斯的主要功能子系统级别严格剂量的这些变化，因为借来的，应在狭窄的运作，严格规定的限制，在任何情况下“不生根”，否则 *disistemnye* 元素可以成为替代系统形成。因此，剂量和隔离 *inokulturnyh* 内容是对的帝国意识始终重视决定的挑战。

我们必须保持俄罗斯社会内部稳定，文化制度，皇帝意识永久复制现有的机制，阻碍了创新过程。该系统是通过保护，控制和制止不良的外部环境从精英的角度来看，社会文化信息。莫斯科大公国，俄罗斯帝国，苏联试图感知 *inokulturnuyu*，主要是西方人，有关的资料的领域的技术和工具。因此，复制是实现社会文化和宗教放缓的历史和社会文化动态，进程标识，当他们的成长形象，以坚实的教育和公民陌生人，并认识到他们的国家他们

（俄罗斯当局最好，最与他们的政府形式辅音人民将很难有携带，如果我能够得到一些教育和上帝更好的概念，以及良好的设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销毁一切手段，以改善它，尽量避免任何外国，这可能改变风俗之王。“

在时间，政策控制和自给自足的收购特点，即一致的和有意义的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隔离通信的限制。这方面的一个限制性的方法来处理信息和人的接触，例如，来自欧洲，很多，但在这里我们给只有少数人来。例如，新闻报道他的时间 - “编钟”，汇编了在大使级外交人士的法令的基础 - 以 1703 年 1 月被视为国家机密，是对信息的监管。为了说明对人类接触限制的范围可能会导致以下历史事实：已经“伊凡三世介绍穿越西部边界死刑。

很多次，这种做法后来转载于国家的历史。一旦再作例证，我们指由 J. 弗莱彻的说明：“出走（番鸭非常困难的，因为所有边界都受到最高度的警惕，作为这种企图，如果他们发现了罪魁祸首处罚，有死刑，并处没收全部财产。他们只学习阅读和书写，以及这样做的很少。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没有让外国人来自电子商务除外任何权力，他们的教育状况，对产品营销和度过他们的外国货。在这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已经在二十世纪，监测做法，控制和信息的垄断已成为极权主义政权日常工作，真正的垄断体制的话，对各种风格的禁令...在极权主义的暴力工具箱内。”

请注意，在帝国的固有矛盾之一是在形式逻辑上 *malosochetaemyh* 在一个国家的孤立主义和侵略生物体的基础。一方面，这个帝国的特点是刚性自己和其他人的反对形而上学，以及击剑过去把所有可能的方式为“智慧布希腊人的母亲所有狡猾的教条。”因此，即使在 17 世纪。阿尔汉格尔斯克商人，后返回家中与外国人交流，致力于教会特别净化仪式，这种做法节目和西吉斯蒙德 Herberstein 流行：“谁与拉丁人吃，知道这一点，应清除净化祈祷...的商人和游客，在拉美国家的行走不要失去圣事，但他承认后，通过悔改的祈祷它教会和解。

另一方面，它是世界上明确划分为“希腊人和野蛮人，纯和不纯，正义，不义的刺激了对世界的邪恶帝国的斗争，通常通过进行军事扩张能力和扩大使用，因为 *ideokraticeskaya* 帝国倾向于认为自己的世界帝国。这就是为什么帝国根本无法，也没有国内法的停滞不前并呈现自然边界内的居住空

间。论隐喻英国殖民扩张和诗意的阿伦特说：“在扩张 - 这一切...我会吞并了地球，如果我能。”这种冲动主宰世界的运作与自然本能不变性，因此可悲的世界已吸纳超过能够消化（安排）帝国的历史经验，是不被认为是案件帝国大厦的追随者。

自己科目的帝国，帝国分裂的代表性，相信如果没有不利的历史条件下，一个人的错误和在外地的缺点，统治世界，或者至少是确立对制定帝国的边界大部分地区的控制实际执行情况，它是或许。查看共享许多俄罗斯人，如果没有协议 **Belovezhskiye**（国家背叛人民的背后背勾结），苏联可能存在的几乎永远 - 同一语义数量的现象。

这些思想矛盾如何在 80 年代后期展开 - 90 年代初期的二十世纪的非法入境者。趋势，记住，很明显，这些事件的同辈。在 1990 年，米 Gefter，以及在苏联的许多年及以后感到密切文明报废，另一位俄罗斯叛乱和地缘政治变化：“已经在收盘时，上的方法 - 俄罗斯是一种挑战，因为未知，像火山谁勉强开始吸烟的，但明天从火山口，烧的比熔岩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争执人类的命运更加倒了熔岩。幸运的是，这些预感是不是未来的现实的反映，由于地缘政治突破规模，一切都相对平和。

但是，假设一下，将会有“叛国罪”，是启发了俄罗斯，乌克兰，高加索爱国主义...我们假设苏联军队完成了宣誓效忠苏联和安全部队（军事）方法试图恢复“秩序”的国家共和国前苏联国家。愿意参加该国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5 月 1991 年，莫斯科举办了第一届全俄士兵会议的国际主义者，通过了一项呼吁陆军和海军，其中除其他外，委员表示：在困难的条件下“，国内形势，军队将继续成为苏联，不可侵犯的可靠保障公民的关键，和谐与和平一种社会发展的安全保障。

在用电形势的发展将意味着至少在战壕花了十年时间，屠杀了千百万人的生命，对数以千万计的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直接或间接地在不同国家和外国的军事部队卷入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谁可以申请一个爱国者，一个男人谁不是不理他的同胞的命运，谁 - 在一个潜在的战争罪犯的名称（参见前南斯拉夫局势的名称）？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爱国者，谁救的人几乎在帝国后不采取措施的事实，并积极成为叶利钦弗拉季斯拉夫和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历史上首次由兄弟残杀人民。此外，根据帝国的主持下组织不同地



域和文化场所 - 它甚至没有昨天那么多，前天什么样的人的发展阶段，二十世纪的一般可界定为解构帝国时代。

我们现在尝试勾划出理想的帝国的恰当议题湿透的各种机构实体的典型形象。此图片是极具争议性的社会课题，这方面的矛盾变得更加有力的，通过明确的现代化进程。帝国权力的帝国式的现代化行使，希望看到绝对服从他的主题，在同一时间后，积极的生活方式。例如，法国历史学家 Leweck 指出，“俄彼得进一步增加奴隶制，他认为这种类似的自由人”，我们当代，答贝桑松，解决自己的尼古拉一世时期的时代，说，政府没能成功地解决彼得的困境更多 - 如何“做一个奴隶，保持因此，行动自觉，自由他。”

请注意，这个问题不解决，原则上，当一个人的决定，首当其冲，承担全部责任，他不再是奴隶变成自由，无论历史的过客情况。苏联人这种释放在特殊情况下，在其极端形式的战争，他写道：瓦西里格罗斯曼小说的生活与命运“，一个内在的解放的感觉一直是在斯大林格勒，在火灾时，有关当局切断关闭战壕英雄和维克多涅克拉索夫，指挥官和政委，人民获得自由，不再害怕大声谈论斯大林，苏联集中营的政治镇压。

不过，帝国政府相信，否则除了在时间间隔的历史背景简单地说，这种人为的不中断的基础上，教育，宣传和镇压选拔制度的皇滋生，在最近所体现的理想，苏联人的典型形象。它必须结合起来，为国家和无私的爱，同时没有任何私人利益，他应该乐观，体育和 altruistischen，最重要的是，在任何时间，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的生命，使另外 ideokraticeskogo 项目。

帝国的权力“的基础上积累和垄断了所有个别成员的权力，不可避免地剥夺了它的力量，每年夺走他，他自然和人类的特点。他渐渐成为汽车的动力齿轮积累，只能安慰关于其使命，同样的机器年底微妙思考自己的目的在于，通过简单地服从国内法，它可以吞噬地球。“

此外，他没有在西方法律意义上的财产。一切都是他拥有属于他只是暂时的，有条件，与当局，这在任何时候都可能会离开的许可，因为这样的概念，在这个价值体系的私有财产权和个人自由，实际上并不存在。在口头上，甚至在书面声明和“立法”的水平，他们的行为可能存在，但是这句话既没有机构，也不是心理增强，仍然不超过虔诚的声明更多。幸福是一种理想的，典型的帝国是不是主体的权利和自由，而不是财产和无私的服务，适当

的，似乎他的帝国权力的形式：“为国家服务的高职位 - 这是一个真正的自我在俄罗斯的实现。”

帝国 **Mytheme** 的理想对象是一个重大的帝国意识的怪物，这表明重大的历史阻力，并发挥的历史和社会文化动力的新领域，取得适当的时候，思想和词汇调解。此外，作为在社会意识的不同领域的预测，这个神话是很普遍的。自动对焦洛谢夫，当代俄罗斯二十世纪反映，说：“俄罗斯，当然，与西方一些奖学金，但非个人的，没有灵魂的，无原则的石头是非常。捆绑了很多。

在艺术风格和体制的价值观和规范西方文明的发展，现代性“之间创造出一种西方现代文化和体制基础，并继续目前一方面一天的对抗，以及其他文明的基础，是整个地区和个别国家 - 与其他。”与此有关的另一种现象，膨胀，我们不能说在我们的话语背景。这就是所谓的“关于发展施加影响，尽管这个术语本身并没有明确界定和相当广泛的文化学，社会学和政治学使用。所实施的发展的影响不是一个独立的现代化模式，它主要是一个现代化的幻想，伴随它的各种型号。人们经常遇到过时间的立场，即对自由社会的模仿形式在人工把传统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引入，声明，吸收，从原来的仿制转变。

另一个卵黄别林斯基，他比作今天的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注意到，在西方影响北方资本导致老百姓的生活，包括“咖啡和雪茄，连饲料甜蜜郊区球员，伟大的性别...没有强烈的咖啡可住;圣彼得堡郊区农民已经遗忘的法国四对舞，而舞蹈本身的声音的谐波可收回俄罗斯民族舞蹈...“。日常生活中的模拟形式传授非常简单的，但究竟有多大，是从形式的同化距离掌握的内容。填补了相关内容的形式模仿进程不是更有可能的，尽管俄罗斯的现代化建设已久的形式模仿了欧洲文化的外在表现。外来文化的外在形式模仿元素可以看出，特别是在转型的彼得我和现代化建设的后转变，伯多禄的时期。

在对外部事件的影响，同时终止经常观察到的由对生命自由的方式实行自由化改革形成排斥的过程，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几乎完全消失，没有留下可衡量的痕迹。此外，波 *antimodernizatsionnaya* 往往拒绝社会历史的水平比 *predmodernizatsionny* 低。这方面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一个传统主义，在伊朗的伊斯兰革命的形式发生爆炸，这是一个启发性的例子，但不是唯一的

一个。我们自己的历史提供了很多例子，这是应当回顾，“俄罗斯是在其文明的基础 - 亚洲，但亚洲彼得转向欧洲和欧化上层，使亚洲人民。作为结果，当帝国崩溃，欧洲上层几乎完全冲走，分几个阶段销毁。

主题是目前对在俄罗斯的历史实践的发展，在两个方面。关于他发言的事实是，帝国不得不从西方借用的不只是技术，而且某些社会和文化机构，以有效地应对在全球的战略争夺相同的条件西方。这种窘迫的借款不能称之为一个强加的发展产生直接影响，而且还低估的影响 *inokulturnoe* 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不难想象俄罗斯之间建立的帝国，其主体的关系，如果不是一种间接的，有时是直接的存在（对西方的压力），记得在苏联实行后，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特别是西方国家签署至少需求，人道主义“第四篮子”：尊重人权。它是对欧洲，西方意义上，最终蔓延到世界文明的各种生境的人权。

作为实际尊重人权是像苏联帝国最不自然的性质，以及前苏联时期，这种俄罗斯的国内生活的各个方面直接依赖于欧洲，欧洲大西洋整个文明的影响力。但是，对公民权利的排斥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性质，代表一道永久排斥进口的俄罗斯，西方的制度。请注意，代议制民主的机构，法院，俄罗斯的选举制度，主要是外部的，模仿的形式，这不仅严重改变原有的（西部）的内容，而且还降低了这些机构的稳定面临 *antimodernizatsionnyh* 趋势。

它应该解决有关军事，工业和社会技术的发展对俄罗斯帝国的发展问题。俄罗斯著名哲学家移民英国石油公司维舍斯拉夫采夫，当代西方的生活时，正确地指出：“这里有什么新的变化似乎这样的生活条件？答案是明确的：它是一种精确的科学（数学科学和生物学）和科学技术，它是科学发现上的工业化。再说，以及最重要的，国家和法律的合理组织，是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国家的法律，确保人身安全和自由，否则就没有创造和发明和科学。”

至于我们自己的前苏联历史不长，让我们记住在动员发展模式的基础上如何使所有的用于建立一条重工业时间这方面的极端现代化进程的参与者的力量。苏联帝国的现代化是在最广泛的奴隶劳动，数以百万计的苏联战俘

可能使用运河的建成，极地和西伯利亚城市，开采铀矿的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他们的骨头。

城堡前苏联科学家在 sharashka 谁发出威胁，“在但丁的想象力第十二圈第一圈”工作，并在斯大林地狱的现实体现在部队的限制，实现军队与现代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与战略平衡科学技术水平的中期二十世纪。在第十二轮圈套，赤手空拳，没有任何保护的手段，铀矿开采苏联的战俘是保证，痛苦地在一个相当短的时间内死亡。这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而两者之间的断裂是一个痛苦的深渊，一个巨大的死亡率无数人的生命，根据总导致民族灭绝。作为人民力量的俄罗斯人口数量的激增，极端达 1995 年，与 2.700 亿，据专家说，可能在我国生活在同一 1995 年大约 146 万美元。直接和间接损失，俄罗斯在上个世纪达到约 1.21 亿人。

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已经改变了外交政策方面大幅度这是苏联解体和国家所面临的挑战。现代最发达的国家开始逐步向后发展的工业阶段。在这本书中“一维的人。通过先进的工业社会“的思想，并于 1964 年发表的调查，马尔库塞说：“我们（西 - 法兴）赢得社会的不同的技术帮助，而不是恐怖的双重效益的前提和最离心社会力量增加生活...“。在后级工业的技术，必须在新的环境科学家仆人一个翻身的心态，不能媲美的自由科学家工作的有效性。苏联体制的演变走向更大的宽容观察到 50 年下半年，上个世纪的载体，由生活方式的单个元素的方法，以西方的标准的陪同下，不仅是由于其自愿的人文精神逐渐退化。这在许多方面是非常变性被迫系统适应造成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成为提供军事和政治竞争力，独特的和不可避免的成本。

苏联政府，中央政治局开始谨慎行事，以西方，逐渐成为最大的贸易伙伴，一直是新技术，其中获得越来越重要的来源国。例如，在西方的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的详细讨论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做这么多的俄罗斯，谁的时候已经成为著名作家的政治局成员的主要工作，诺贝尔文学奖。在本质上所有建议，归结为两个：发送国外和苏联试图苏维埃法律的充分程度。我会被起诉，并送交上扬斯克，作为同志提出的。柯西金，因为“没有人会走出去的外国记者：这是非常冷。”但是，正如非常遗憾地注意到同志。索洛缅采夫，“索尔仁尼琴 - 不共戴天的敌人苏联。如果没有外国股票，现在带

有苏联，这将是可能的，当然，这一问题立即得到解决。但是，任何决定会影响我国外交政策的行动？。

因此，在苏联国内政治是在外交政策上一定的依赖，国际背景下，该经营的外交事务和国际苏共中央委员会的表决部。原来，在工业化，特别是在后工业对军事和技术效率的世界是由帝国系统内部侵蚀的陪同下，激活发展的实施效果，主要是在 *disistemnyh* 元素对西方的传播带来了体现。

在反过来，俄罗斯，然后在苏联帝国是就其殖民地和半国内和国外亚洲发展的源头征收。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前苏联在中亚的现代化。在上世纪的70年，似乎在以往任何时候，警察伊斯兰文化基础弱，隐形式保持了这些国家更多的传统方式。不过，后苏联的崩溃，这些国家迅速回落到其自然的历史条件下，即中世纪封建专制主义与邻近的前苏联撤军后，他回到“的氏族和部落的分裂局面，特点为千年它，和阿富汗是在被冻结的俄罗斯和英国的竞争时，当时是冷战逻辑。

今天，最大的自我对社会的基本特征的启示，对中亚国家的文化系统的限制，只有他们的存在，在当今的国际秩序，以孤立主义的中世纪形式没有什么不同主张。在在削弱国际社会关注的人道主义问题的案例，同时外部强加的一个自由的政治制度的属性，在此基础上，是很难给出的装饰，就会被淘汰。只要有一个有组织的帝国，并从周边位移文明的方式为中心，越来越多的谁以前在下降轨道的人，都能够生活在与社会文化传统的基本原则，更符合削弱。这是自这个传统的繁殖不允许这些人参与国际分工，成为世界现代部分：“这是合乎逻辑的假设，在二十一世纪后，整个层和区域不属于社会和经济的复位处理，并更容易和便宜扔掉。”

我们认为，在社会方面，在俄罗斯对外现代化进程中确定的目的论帝国反对西方，这在矛盾表示了对吸引和排斥。在现代化进程的内在方面，是由占统治地位的帝国斗争的动力和现代化建设的自由主义模式组件服务。一般计划是，这种模式是如何体现在历史本身，致力于为我们的下一个部分。

在谈俄罗斯的现代化和改革的历史序列分析经验材料和皇位继承的互补性和现代化建设的自由主义模式，我想表达自己的态度，一个相当学术界和 *okolonauchnyh* 像差共同的历史观。其实质在于在俄罗斯历史上一个形而上学的考虑固定和总是等于本身。然而，该国的边界，其人民的组成，与此相适应的组成，文化和文明景观改变了许多倍。此外，“在历史上，我们看到五个不同的俄罗斯：俄罗斯基辅，俄罗斯，鞑靼期间，俄罗斯莫斯科，彼得，皇帝，最后俄罗斯，新的苏维埃俄罗斯。”无视这些变化是在 *mythologizing* 历史的方向迈出的一步。但在任何神话在其发展的历史，但有一个天赋皇权在任何时候，本身就包含了其所有的历史存在的丰满。

这样的民族历史和文化的静态视图，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没有道理的，，，它没有考虑到在历史和文化动态影响的变动：“生活的文化不能成为过去 - 它总是带给其结构和功能的新系统和文本上升重复。但它不能包含过去的记忆。“然而，在俄罗斯的历史神话认为是由于稳定的再现了民族意识的精神观念和社会关系及其相应的连续性。

心理偏见，在基辅罗斯时代的出现，获得了力量和坚定，在莫斯科的兴起，关于在弗拉基米尔全港苏兹达尔及周边地区各民族的基础上俄罗斯国籍的形成。收集土地和莫斯科州的类型固守这些趋势模式的形成将播放在不同的历史动荡，地理和民族文化的转变。考虑到传统的计划繁殖，并再次组织社会，答阿希耶泽尔指出，“一个不变的高度保证不会只生育文化方向的一些”绝对“，”自然的，不可改变的秩序，不仅是历史的惯性力量而且系统的镇压，与新兴的文化。“

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这些项目发挥了相当普遍定期的完整性或多或少。特别是，乙卡加利茨基认为，俄罗斯的历史，这些功能可能会确定主要是在世界体系的做法，并解释了俄罗斯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他们离开并作为周边国家在劳动和贸易参与国际分工。

一个选择性 *inokulturnogo* 借款的后果是形成一个巨大的差距不断提请军事技术潜力，欧洲的水平和社会生活的落后。对人民群众主体，这是农

民，直到 1917 年十月革命，生活保留了古老的异教的方式很多，其中一些痕迹坚持今天的亚文化。在那里的人生活变化的盲目性，主要是因为帝国升级的不利影响的结果。如在 inokulturnyh（亚文化形成这一过程的收益）借款，以及在迫使一些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适应形式的帝国建造时刻，当前的问题。

因此，列宁指出这样的事实：“一个不识字的人站在政治之外，因此，必须学习拼音。如果没有这种不可能有政治“，即要实现普遍识字主要是由于目前的任务，使普通人能够读取法令和苏维埃政权，持续，形成了中世纪，人们必须知道该文书的世俗主义传统的订单主要是为了阅读圣经。对人民委员会关于文盲了 1919 年 12 月 26 日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口消除“国务院令，规定了没有学会阅读和写文章，是由苏联在参与政治生活的实际偏差处罚：”回避离开该法令的义务...检控。

坚持现代化帝国模式作为一项规则，不会导致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变化，主要是欧化的精英。只有在自由改革者自觉短暂访问的升级，不仅改革国有，而且社会生活。

从我们的观点角度，对两个俄国的现代化模式的互动可以考虑不从时间投入使用单词“现代化来”。由于两种现代化模式的现象之间的关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改良主义现象和俄罗斯的特定的文化和文明方面，俄罗斯的现代化，必须首先考虑其历史形成的。

因此，让我们开始。这里是大学教授。米每小时斯佩兰斯基特点的 15 世纪莫斯科，“这产生片面的，落后的误解或知之甚少 Byzantinism：中世纪的宗教观类型的基础上，后来的国家，独特的，正式的关系，宗教，bukvalistika，礼仪，缺乏教育的思想是由教条主义取代 - 所有的共同特征中世纪的意识，但带来的片面性，有时怪诞。

伊凡三世的统治，可以说是混合的，不可分割的趋势特点是将继续作为相反的位置。我们看到，一方面，形式和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关系，欧洲同行，一直保持强劲势头，在俄罗斯的生活不够的。在莫斯科雅典“，”欧洲世纪“俄罗斯的中世纪，国王首次对答建设者迷人的贾尼。但也有相关的的专制和暴政的强大的传统（伊万被监禁，他的孙子德米特里时间，更不用提处

决和下层人民的监禁熟悉的其他趋势，大规模强迫迁移诺夫哥罗德，特维尔，维亚特卡的居民...）。

虽然对被征服领土上的居民政策似乎是相当自由相比，他的继任大公瓦西里，越是皇帝巴西尔大儿子和全能王子伊凡四世（雷帝）举行的一个。从对当时番鸭 J.弗莱彻通过观察，属于这些土地上的居民已经收集到的“莫斯科臂”：“他（罗勒爆发和他的四个居民三起发生后，被他给或出售的鞑靼人，谁与他共事过的战争。“对这些矛盾的趋势加强的背景和帝国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促进了伊凡三世与拜占庭索非亚婚姻与下打击奥斯曼土耳其人 29 日在君士坦丁堡 1453 年 5 月以后下降 *derzhavopriemstva* 合法化。

从这些著名的历史沧桑谈谈我们的话语键现代化的两个模型的关系，形成和两名俄罗斯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替代方法对抗。如果伊凡三世时代的唯心包含多个发展方案，包括在伊凡四世（格罗兹尼）时代的帝国主义和 *protoliberalnuyu* 的趋势，俄罗斯的第一家公司，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是一个有意义的选择有所转变，已经从欧洲，亚洲。期间，伊凡四世的独特算法的统治开始，标志着俄罗斯的改革，而不是经常在后来的故事音响开始。这位年轻的君主，改革者集联营非正式圈子，实施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穿着宽松。

改革失败的各种原因，主要是其否定制度本身，而是这种排斥的后果由自己不一致和短视改革者复杂。伊凡四世是失望的改革和过渡到镇压的独裁政策，不仅是真实的，但潜在的对手，他们的仆人，他们的农民，他们的家人和家庭。鉴于在镇压程度和谋杀国王远远超出了当时的政府行为的时间通常番鸭了政策的暴行。在此裁决伊凡四阶段，改革者缺少：谁对谁流亡块，是是谁在寺院。

所有我们知道，和另外一个两难的决议例如：“俄罗斯和淫威”，由 A. 库尔布斯基证明公民 - 逃往国外。并从国外可以是一个暴君，并定罪，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社会，政治和文学传统，由字母开始的前国王的喜爱和喀山英雄和利沃尼亚战争上午 Kurbsky 的伊凡四世：《在莫斯科王子长期的传统的愿望他的兄弟的血液和毁灭的悲惨和诅咒屋，为了这个而 *nesyystva* 了他们“。

改革项目的开发，政府选择了快乐将成为一个为所有后续服务自由化改革的原型，自由项目，该项目数百年激发了俄罗斯最有活力的和资产阶级



的一部分，面向社会的实质性核心。在俄罗斯的自由化计划一直存在离不开与欧洲和解的意识形态，它没能完成在俄罗斯历史上不同时期。

作为俄罗斯的贪婪的封闭的社会活动，对改革教会和帝国缩短反应初期阶段 *defeodalizatsiyu* 开始，尤其是胜利，地方自治改革。行政，军事和最重要的是，地方自治，由政府选定的幸福所设想的改革已受制于不仅是军事技术，而且政治和社会欧洲落后的知识。虽然他们的逻辑和执行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与逻辑和方法的现代化模式的特点帝国的关系，这些改革载于自己和一些自由主义分子。

不过，俄已进行当年了最重要的历史范围，这是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的反对可能不只是一个在未来的破坏性影响，直至文明灾难之后的 1917 年十月革命：“...也许我们这一代不为失误买单历史悠久的莫斯科？是专制主义接班人卡利塔，并破坏了公国和自由的城市，谁抑制了贵族和教会的独立政府 - 并没有导致帝国的社会组织硬化，对中产阶级和“黑壮阳百”民歌风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

自那时以来，政府都没有选择在俄罗斯的历史很高兴有一个愿望延缓的历史和社会文化动态，同时保持运动之间的共识，前进和后退的结果，因为正常的运动：改革者的失败和保守，反胜利，统治精英改革的一部分。“都市马卡里奥斯，层次结构的负责人，能够成为一知己，国王的精神顾问。日复一日，坚持不懈，有条不紊的启发他，他，一个莫斯科王，全能，无所不能，这一切之前 - 奴隶。沙皇伊凡是一个勤奋的学生，后来响应上午 Kurbsky 指责的信件，他的变化反复，想起了都市的话说：“你在我 *besosostavnoy* 扫盲重复都是一样，把文字的”品种，等等而且，那种你认为比主人的奴隶有权力...是一个麻疯病人的良心，他的手在他的王国主张和他的仆人不排除？这是一个讨厌的心灵 - 不想要他们的奴隶？是正统辐射 - 将根据权威的奴隶？“。

后来有一种严重的敌对行动在俄罗斯西部边界，影响到所有国家的发展与东部部分转让。在军事战略重点的变化值，伊凡四世所采取的，超出了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虽然对这些事态发展的同时代人，其后果是灾难性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开辟了莫斯科的方式。克里米亚汗德夫莱特吉拉伊摧毁了烧毁莫斯科州中部，以及最重要的，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人死亡人数：超过

12.00 万士兵和公民除了妻子，孩子和农村，谁逃离敌人莫斯科，所有 800，数以千计。

这是与伊凡四世（雷帝）和征服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自从在“开始进入鞑靼遗产”，并开始对俄罗斯帝国的故事，早在 1721 年由彼得大帝一宣布开始大多数现代西方史学家坚持认为正是这一点。请注意，我们也分享方面的进程和建设内容番鸭帝国年代初这种观点/俄罗斯。

改革活动在他统治的开端鲍里斯戈东诺夫，是矛盾的，而是密切相关的是没有收到帝国和 protoliberalnye 趋势概念的反对。尽管内部改革的矛盾心理，在一般的，可以认为，它的主旨是接近 protoliberalnomu 方向。这个方向不能当然，考虑作为有权改变从一个所有者的农民在圣乔治日到另一个取消这种行动的权力，但可以考虑晋升印刷企业，教育，邀请外国人永久居留和政策的目的是与欧洲的和解。

短暂在沙皇统治时期的记忆，至少是因为他拒绝继续帝国专制恐怖，并采取合理的步骤，消除其后果。他在位再一次暴露了某种模式，这在实际上包括自由俄罗斯的统治者犹豫不决。这不仅是犹豫不决的情景，由于外部原因，但内部功能的原因。在历史人物的关键时刻，传统归因于俄国的现代化自由线从 B 诺夫，以戈尔巴乔夫试图举行矛盾的政策，结合向自由主义改革的承诺，并保证在系统，并在他们自己的承诺，保守的帝国反弹，在改革后的制度生理恐惧。因此，美国历史学家弗朗西斯 Vchislo 说，“...的”警察心理特征“（已在大改革的时代”，1860 年至 1870 年发现...以及在改革者的前景，因为他们的意见的基础在于对公共利益和维护至高无上的承认（养护）的秩序和稳定。“这是写简洁 - 但宽敞和真实的。

在第二，期间鲍里斯戈东诺夫年（从 1602），薄，postepenno 分裂他的政策自由组成的危机，帝国专制的元素开始出现越来越多，尤其是当有直接威胁到人身安全和权力。最后，表达了改革开放的色彩来制止混乱的多事之秋。

在我们的话语背景下是无法忽视，以及生动的虚假德米特里一，历史人物这个数字，因为中尉基耶，由猜测，有一个神话，历史和文学性的各种包围。在虚假德米特里余，提出了莫斯科以外的国家的传统和意志的情况下出现在他的宝座，倪考斯特说：“他与俄罗斯对自由的声音说话...一切都必须

学会与俄罗斯新的概念，他们指出，不同的生活。”在他的王国，历时 331 天，假证明德米特里我要更坚决的自由改革派的态度比其前任（即鲍里斯戈东诺夫），他感到“震惊博亚尔斯清晰度和国家事务的精神活力。主权 proshlets 往往忘记：他的嘲弄侮辱他们，指责的无知，排斥陌生人的赞美，并坚持认为俄罗斯必须有自己的学生到外国的土地见，手表，教育，赢得人民的名义。”

在考虑我们的研究假设，其中规定两种现代化模式 - 帝国和自由 - 俄罗斯，根据传统优势，主要集中在帝国的模式，我们注意到，在俄罗斯历史学家的作品或多或少意识地将帝国思想的时期，自由主义改革及其支持者看起来像外国人明显夹杂物，混乱和困惑。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极端表现是考虑作为世界的邪恶地方表现自由的现代化时期。因此，在十七世纪初正式版本。控股，一个自我任命德米特里不外是逐出佛门高僧，一个小偷和一个醉鬼 Grishka 其它两个，穿着突出宣传性。同时代的事件是这个版本在许多方面，其中包括十分怀疑，但我们所有人都感谢亚历山大普希金，记住这是 Falsdmitry 一形象

请注意，由自由转向更专制的国家和帝国孤立主义的侵略，在 1613 年发生在教堂当年是可错过了一个历史性机会发出一个俄罗斯对欧洲的载体，例如，有一个大的自由改革计划的组成部分米哈伊尔萨尔特科夫。每份认为俄罗斯从欧洲分离一种未实现的，从而为在生活的各个领域的进一步积压的基础上，积压，后来不得不克服非常痛苦，所以高昂的代价。

认识到编制的土壤，客观和彼得的改革主观的先决条件情况，通常想到在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其中大部分是真正的统治下半年进行改革。之前的期间内彼得大帝有显着性开采，推出了货架“外来政权”，欧洲的军事队伍，在欧洲风格的服装元素和更多：“它认为有必要在莫斯科对欧洲艺术和舒适性，以及后来在科学教育。开始向外国官员和德国枪，结束了德国的芭蕾舞和拉丁美洲文法。”

在我们的利益为大前提是在索菲亚统治的话语，当她提出了定期和后来几乎被人遗忘的尝试自由 predmodernizatsii。如果不把对事件的事实依据的详细阐述发展方向，我们注意到，做了哪些规定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

然后由他的直接继任者开发的，是由彼得帝国现代化摧毁一多我们更感兴趣的不是如何以及究竟是彼得前我预计他的改革，这些改革的方向。

没有隐藏他对 *staromoskovskim* 订单批判的态度，亚他那修奥尔金，*Nashchekina*，勒季谢夫他们鲜为人知的同时代的博亚尔斯毕莫罗佐夫，越南罗曼诺夫，由于人 *Matveev*，西方人，后来俄罗斯瓦西里戈利岑运到俄罗斯的欧洲。描述的个性和改革的广度计划瓦西里戈利岑，波兰驻华大使内维尔，谁在 1689 年抵达莫斯科，说：“如果我想要写的，我对这个王子的教训，我绝不会结束后，足以说明，他希望能够填充沙漠，穷人富起来，人们进入番之交，勇敢的人，浪费土地和石材商会小屋懦夫。

正是在这个时期，随着地缘政治地位，加强合作，和平与波兰和乌克兰返回的结论，是发展农民改革开放的项目。根据这项计划，农民获得了继承土地，任务仅限于每年的税收彼得一世帝国现代化，相反，带来的极端形式的奴役，自由改革计划公共生活还没有发展起来，维维戈利岑并没有成为第一副彼得即使索菲被取消地方主义和中世纪的残酷法庭 - 罪犯停止砍手，脚和手指反对调查和即决处决，我们的历史时期的特点伯多禄日常做法的背景，它是更为人性化。当西奥多开始被开发斯拉夫项目希腊拉丁学院，其中规定的自由主义思想 *vsesoslovnogo* 教育，保加利亚的索菲亚和纳塔利娅纳雷什金 - 彼得的母亲实际上推翻以来，索菲亚，直到他在 1694 年去世，应该考虑裁决停滞，愚昧和保守的象征。

根据该国的内部条件，*kontreformatorskoe* 运动，随后推翻了索菲亚，以高度的概率可能导致另一 *predmodernizatsionnyh* 变换拒绝。然而，在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下主要是欧洲国家，俄罗斯是用以满足新兴的地缘政治对抗欧洲的新挑战。由一个传统，*izolyatsionistkuyu* 政策的支持，以实现这一点，几乎是不可能的。

事实是，因为至少，与十八世纪，该国的历史上非西方世界，包括俄罗斯，都面临着西方文明，现代的挑战，赋予更多的或不太成功的响应社会经济大大加快文化动力。对非人民，世界上西方地方已经被迫改变，无法适应变化，在西方文明中似乎其社会经济新的世界文化传统。不同地区的非西方世界是很痛苦的，通过现代化的一面，但在情况下，充分，对社会真实的再现，文化传统，将在对双方的实际和名义民族独立，即亏损的历史和社会

文化动力以下部分殖民地依赖较发达的国家或现代集团。福山调用号被迫改变了现代化的性质，这是欠发达国家，“国防现代化。”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俄罗斯的适应性反应，对社会的挑战，西方文明的文化制度的形式。“俄罗斯”现代化“，这在十八世纪开始 - 在第一个例子适应”落后“的国家，西方现代主义的革命。

在仅次于俄罗斯和西方落后情况下一般都考虑到其军事技术和经济技术方面，因为在这一领域的现代化变化是发生在首先进行。对于在军事技术领域的改革愿望是由于与欧洲的军事竞争无力。在俄罗斯帝国借来的欧洲技术，在工业，科学，军事领域器乐知识，以及生活和生活方式的现代化阶段的一些内容：“科学革命，在俄罗斯战争后，主要考虑和多年自然科学负责军事事务的支持。”

此外，俄罗斯政府需要“服务一流，很愿意承受与欧洲的竞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并满足更复杂的教育，社会问题日趋多样化。通过教科书炮兵和步兵军士的备忘录增加了一些共同的文化。

请注意，快速的技术进步发生在彼得的改革时代的地方，是不是在政治结构和社会生活中相应改变，这是在脆弱的基础之上。在随后的历史时期的皇权在限制了人民力量的电压可能会造成与西方同行竞争军队和军工，但这种成功一直是地方，它不符合任何民用工业的发展水平，因为它在我们的历史苏联时期，也没有成本的水平社会的发展，因为它是在前苏联的俄罗斯。

彼得的改革，我代表帝国现代化的典范，他首先以最完整的形式塑造，有意识地逃出自由包裹，“专制和农奴制下的彼得是现代化的工具。但是，一些对这些改革的结果，无论对改革者带来了俄罗斯的社会和自由，反对帝国系统要素 *disistemnye* 意图。根据彼得帝国的伟大仍然是主要目标，社会不仅为它的实施手段。在这个坐标系统，国家 - 最重要的，占主导地位的价值，统治者在他身上和公共物品，对社会阶梯的下层人物的主题体现了权力地位的想法，无甚价值并不代表政府。

一级方程式帝国动员突破时，正是这一点，确立了人与权力，渺小的人类生活的关系，隐含在建国莫斯科模型被冷落在彼得，我所体现的最明显形式。因此，普列汉诺夫，说明彼得的改革阶段，正确地指

出：“Evropeizuya 俄罗斯，彼得，这里提请极端该功能的系统，它与东方专制主义收敛...”

技术更先进，因此享有每天的身体舒适欧洲十六更高层次吸引了十八世纪，通过各种各样的诱惑时受过教育的俄罗斯社会。诱惑的化身，成为欧洲的钟表，望远镜，武器，日用百货，世俗的书，画，在俄罗斯最有活力的精英和受过教育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包括欧洲的主人。拒绝社会经济 inokonfessionalnoe 影响模式的欧洲社会的政治结构。但是，从整个植入生成它们在隔离欧洲文明的要素 - 无效的过程。

该委员会的一名代表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的实际未能指出了可能的改革定义的界限，表明排斥反应的社会经济变革 vsesoslovnogo 心态可能，在一个自由的精神文化体系。正在进行和叶卡捷琳娜二世对普加乔夫起义改革开放的方向进行检讨，停止很长一段时间，结束开明专制，这是最符合它的名字相符时期。“法国大革命最终导致恐怖她，她恢复了以前的时间。当局回到紧缩和压制。大肠杆菌普加乔夫起义一片混乱，毫无意义的表现和残酷（由普希金）俄罗斯叛乱，由定义，没有任何建设性意义的行动纲领。遗传杰尔扎温说后凯瑟琳二世去世后说：“...近年来，与王子波将金，与他的胜利的荣耀喝醉了，这是其它任何东西，并没有想过对他的新王国的权杖征服一次。对在不断增长，扩大范围需要动员，简单，快速，理想的军事指挥和控制，由陆军利益和命令的执行统一指挥位于帝国的身体。叶卡捷琳娜二世认为，“国家承担在漫长的独裁权力的人谁方匿名规则。

如此巨大的诱惑帝国的生存空间，当运动内向外替代议案，推动内部和过熟的生活急需改革的无限扩张，防止俄罗斯中部省份彻底解决。这是另一个重要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明，停滞和反复选择青睐/或帝国的现代化模式，自由模式的反对。

广泛的领土发展，在列入国家 Rossiyskogo 地区处于不同发展水平，属于不同文明留下了现代俄罗斯的特殊经济区域异质性的遗产，作为一个社会，文化传统。俄罗斯社会的异质性文化领域，主要是由于在不同文明，种族，文化和宗教形式的领土充分紧凑的安排。在十九 - 二十年初在俄罗斯国家“世纪没有丝毫机会，以解决民族问题。它涵盖了作为一个自由，民主，

进步的选择，这是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等问题的制度进化之路，不解决民族问题，结果导致了帝国的解体。“

正是这种异质文明为以后的由根据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推行的社会主义版本调整政策的失败，并引起了强烈紧张后苏联俄罗斯。这种压力可能会或多或少，这表现在政治 - 法律和非暴力和暴力 - 不合法的形式。请注意，随着时间的推移需要维持帝国的身体越来越受到限制的帝国和自由主义模式的有效性，深度和激进主义的现代化转变。

回到我们过去的历史，将继续审查情况，尤以在俄罗斯的历史阶段，我们的话语明显。经过俄罗斯的历史场面一世简短，再次出现争议期的年轻君主，谁承担了社会一些，在亲文化转变，欧洲，自由的精神。在早期时代的亚历山大我很可能是该国的自由化改革的行为，草案其中在接近皇帝的青年知识分子圈讨论。但在这些改革的绝对多数是没有任何一个具体体现仍然只是在讨论和项目阶段。亚历山大的意见，我逐渐从相对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这是由最重要，同时颇为俄罗斯的社会经济要素的时候，文化传统，伴随着古老的持续发展。

拿破仑波拿巴与俄罗斯的社会诉求的自由更多的努力，海外旅游特别是军队之间的事件，年轻和受过教育的警卫人员说：“俄罗斯军官能够亲眼看到事物的秩序战争的直接参与者在自由和权利得到适当的保护，并与苦涩感觉比是他们在海外旅行返回找到。他们创立了难以抗拒的，重建自己的国家在同样的原则。过去的拿破仑战争的军官，并成为在十二月政变运动，英雄，是历史受害者的最积极的参与者：“他们是在国际最古怪的分支，左浪漫主义，已经有其受害者（列戈），其获奖者（玻利瓦尔，伊斯兰提）。一二九萨米人被击败，但没有被摧毁。12月1825年，未能及时开始自由化改革，极大地改变了俄罗斯的发展轨迹。革命，有机会去作为伟大的俄国革命的历史上，并没有发生。

欧洲经历了资产阶级的改造，俄罗斯保守封建根基的社会文化系统。我们认为，文明的崩溃，在俄罗斯发生在1917年十月革命，主要是为此付出的保护政策和落后的旧秩序。是的，这里面是根据俄罗斯帝国的名义庞大的储备较高的文化，开花樱桃果园，它是如此一杯茶舒适的庄园的梯田。但是，这一价格停止“完美的时刻，历史和社会文化动态抑制在内战和政治压

迫自己几十年启示录消防价格感到不仅是当时的封建帝国的捍卫者的直接后裔，而且所有”社会阶层和队伍苏联千百万人。“

三十统治沙皇尼古拉一世来到了维修检查和调试帝国的古老机制的能力。尼古拉我不喜欢，也没有看到的不仅是法律 and 政策的借贷来自欧洲，而且在科技贷款，就亲切地把它这样一好处彼得尼古拉斯认为释放的农奴，建立 9 (!) 的秘密委员会，要编写关于这个问题的建议。但是，不愿得罪贵族克服，相信贵族土地所有权必须保留皇帝。作为结果，“什么也不做，或几乎没有。更可靠，比奥地利和普鲁士，俄国农奴制在 1812 年完成，确保了胜利。这场危机源于克里米亚战争，五十年为时已晚...这种致命的破裂俄罗斯至今未能解决。

尽管重要的能源和行政完整性皇帝的活动并没有对任何一方的帝国，或在更自由的形式，使现代化建设的倾向。唯一例外的是一些技术合作项目。例如，著名的时代自由主义的政治家领导的专门委员会 - 斯佩兰斯基 - 编纂，组织了大量的极具争议的俄罗斯联邦立法收集，与 Sudebnik 开始发行 45 卷 1830 年。停滞在各个领域，从社会到与组织和陆军和海军装备结束，已预先确定了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皇帝喜欢优雅的帆船舰队和处理作为一个经常性快速瞬态欧洲时装蒸汽装甲舰，有相当多的铁路和公路的数量不足。对在军事领域的帝国的弱点，在帝国的人类活动的最高领域，开辟了改革的道路。

当时的时间，以保持“政治稳定”必须支付屈辱的封建帝制，在一般最 tsenivshey 军事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在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但是，这次失败导致开始只在俄罗斯的一贯开放的现代化建设和成功的整个历史时期。显然，俄罗斯的军事弱点已要求进行彻底改革，以及前彼得时间一半个世纪我，但这次改革的深入，把社会制度，开放的，尽管不是尽量广泛，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道路。

应当记住，国家的军事弱点始终只是“而损失的时间”在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最重要的古老的混乱，当时俄罗斯是一个普遍的经济和农民，特别是封建农奴制的组织。当局认识到，“老温顺，顺从的农奴有时令人惊异的是遗忘，每一代人淡忘，尽管残酷的严重程度和在个人呼吁他们更快地软化的事实。“人们开始恶化严重，” - 我们听到老地主和管家的嘴唇不



停。“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进行了公众利益，不仅功能强大的实体，同时保留帝国和帝国地缘政治的属性。1861年2月19日宣布，“大改革”，废除了农奴制：“我们是最后的大国，在欧洲，从该机构提出了。但是，从封建主义，我们没有放弃。该社区是纯粹的封建主义残余，然后是本地人，也认为，这是一个特殊的俄罗斯人生活的，俄罗斯精神，国家的想法。”

我们列出了亚历山大二世的时间顺序如下改革：1864年 - 改革公共教育，包括载有一个新的大学对大学自治章程的规定通过；1864 - 地方自治改革，促进当地自治政府 - 1864年司法改革，1865年 - 一些限制审查和新闻界的改革，1870年 - 城市改革，奠定了市政府的基础；1874年 - 军事改革，普遍实行征兵制。亚历山大二世的自由主义改革是我们最历史，试图升级到自由主义模式，在改革，不只是技术，还有社会机构重大。

在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俄罗斯的精神和知识生活更接近欧洲的年。这些为国家的重大改革应进行更早，关键延迟到十九世纪中叶，大约两个世纪，但这种创造性的潜力也迟到，他们承诺，足以使1917年前的十月革命整个时期。不幸的是，“”伟大的改革，因为它是同时代的要求，不能把对发展欧洲型道路的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自由模式用在了对亚历山大二世皇帝与他的不幸逝世结束统治。在改革后的俄罗斯转型进程，在不同的方向发展，对人民生活古老的元素抵抗的现代化进程：一方面“，有一种有限的文化建设过程中，在温和的功利主义成长发展，过渡到劳动和社会生活的更进步的形式。但同时，另一个刚好相反，即返回到国家的价值观 *dogosudarstvennym* 破坏，破坏的权力，任何超出的感情去。这两个过程是相互排斥的，*vzaimorazrushali* 对方。”

我们知道，衡量发展的帝国在历史发展阶段的崩溃没有成功。这是悲剧对俄罗斯的进一步发展，是因为事实客观和主观因素。让我们先从后者。它应该提供“魔鬼”，纵火犯和轰炸机，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渗透的同名小说中描绘的深度。作为结果，他们的尝试成功地从字面上狩猎亚历山大二世数目，只是之前的最后资产阶级宪法的签署：“一天一个明确的雪3月1日... 1881年在圣彼得堡，一个年轻的反叛对运河银行等待的人，由哥萨克护送雪橇出现，迅速的陪同下金发女子挥舞着手帕。钝扑通发生爆炸，推翻了雪橇，以及附近的通道栏杆仍躺在雪地与灰白鬓角，双腿和下半身已被撕成

碎片的人...因此，党的人民的意愿杀死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无论对“人民自由”再次从该国的欧洲资产阶级的发展方式的发展方向，离开革命的主观意图，再次完成了维护封建为俄罗斯的文化和文明的制度有利于帝国的理由选择。

流量来源 inokulturnyh 创新，字面陷入亚历山大的现代化的转型阶段，多年的自由国家，称为临界应力的文化和文明系统，社会文化空间随机选择导致了另一种自由的形成资产阶级 disistemy 开始。当然，这些进程造成的封建帝制，导致该时期的亚历山大拒绝自由主义介绍尖锐性。

封建，并在许多方面仍然 dofeodalnaya 害怕俄罗斯所彻底改变了对十九世纪后半叶自由主义现代化项目的实施带来的。回忆国家农民的比例怯懦的重组尝试政府对农民的生活，使更多的自由，当第一个重组的行政制度，照顾他们“，使他们获得自由。”然后他试图进入农业改良。农民仍然处于被动，冷漠，有时也推翻。

类似的，但更大规模的并在 1861 年再次大农民改革，农民起义时的不仅是针对激进的改革不协调，而且对自己的释放。随后收到哪些作为一个开放的头脑声誉检查员在日记亚历山大尼基坚科，日期 1857 年 12 月，指出：“市民可害怕的解放诏书的后果 - 在农民中的不安。许多人不敢在夏季到他的村庄。从我们的角度来看，重要的是普遍的动乱不匹配提出了的马克思主义人民解放运动历史的逻辑性，但它是一个传统观念有关要点。因此，一旦俄罗斯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称，在俄罗斯“革命导致更多的权力，而不是它的削弱，他们爆发时，人们害怕的无政府状态，而不是当他从专制的苦难。”

在亚历山大三世时间的推移，在历史上是反改革，通过主导当时的公众情绪，在 1888 年卡韦林，说：好心情后“，光明的希望和狂热的活动，贯穿于改革的时代，来全面和失望，多年来，而不是没有道理：希望的光线没有完成，改革的凯歌行进已经停止，部分后退。彩虹变成了忧郁的心情，讽刺，达到一些绝望或极度愤怒。在亚历山大三世在皇权强大到反恐行动，恢复秩序和 podmorazhivanie“俄罗斯的统治，而是从根本上提高帝国末世论的思想，按照现代化建设的下一阶段的问题，但失败了。

最后一个皇帝尼古拉二世的保守主义承诺，希望在确定经营俄罗斯的社会，不仅在强大的政府文化传统，但在日常生活中，对迅速变化的欧洲世界认识不足，也导致了灾难的罗曼诺夫帝国，成为一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奏。最激进的反政府和反帝国主义的态度，俄罗斯社会的一部分认为，“与所有的刽子手屠杀专制帝国，无味豪华加卢诺夫，饥饿，西伯利亚苦役，挥之不去的无法无天没有机会生存战争。”

我们知道，在罗曼诺夫帝国就无法生存战争，但它的失败不是一个帝国的灾难，它影响到俄罗斯的阶级的一切，这是在二十世纪的第一次在俄罗斯文明中最可怕的失败。在第一次俄国革命，该国要到另一条历史的选择，无论是涉及欧洲的发展通过，因此，使用现代化的自由，或封建帝制的发展路线，继续模式越来越具有活力的困难随着时间的推移。俄罗斯倾向于第二个变种，皇帝和官僚大多愿意遵循千牛 Leontiev 宣布：“我们相信我们有勇气认为，俄罗斯仍然可以逐步从西部通道预留...我们仍然相信俄罗斯护送的实力，和俄罗斯人的思想的新鲜程度。”

在主观方面，由革命的自由派势力和之后的头几年明显疲软加剧的情况。正确地指出，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特别是对革命的前夕，“绝对是西部城市，我们不应该忘记，除了莫斯科，圣彼得堡和其他一些大城市的居民，类似欧洲的许多方面来看，俄罗斯的其他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生活，具备相应的心态。”

村庄已笼罩在冬季积雪，使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信息很难说是在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这里被认为是很明显的历史比喻欧洲封建主义上升。“在非常罕见的织的社会里，没有什么意义的贸易和货币出生稀少，欧洲封建主义是深刻改变时的强硬人为本的网络细胞，但商品和流通的硬币已变得更加激烈” - 这是对“人”关系，贸易压实过程接触，加强货币关系没能达到沙俄成熟的形式，没有时间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环境。

到 1917 年，到一个历史陈迹，现在是说要“冻结俄罗斯”和自由改革沙皇帝国拒绝付款。现代化改造暂时导致（目前的自由主义精神）系统混沌的社会文化空间，这种转变很难管理，但它们提供了未来的基础，最终可以采取资产阶级欧洲发展的道路。对于停滞的，确实的愿望，并加强通过现代化帝国模式使用该帝国作为理由，让你保持当前，目前的稳定，但由于在各个

领域的实际问题，不能予以解决或处理不力，今天的稳定支付明天的社会爆炸，战争病变并在其极端的形式，这一政策导致文明的灾难。

我们相信，在过去几百年的历史灾难在俄罗斯发生的原因和持续的时间太长希望保留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特性。在社会经济迅速，在西方文明的文化动力同样要求快速反应。很久俄罗斯政府和社会都试图寻找传统食谱的反应，在过去，使用过时的机器，技术和社会机构。其结果是，在欧洲数百年来成熟，俄罗斯必须尽快进行在一个微不足道的 5 至 15 年的历史时期：“当，而不是由政府逐步改善人民，停止所有议案，取消所有的自由，但也不可避免导致的急剧变化的需要。我们必须立即弥补失去的时间了。“成功的大跃进 - 一个现象很随机性，能够更好地在公开进化过程的形式，在不断发生变化的现代化演出。

当世界的画面被破坏，对传统的意识承载特点，所以通常的价值观念和等级褻渎的过程，开始在其极端形式的公众不满，不安，，这些进程翻译成俄文的叛乱。因此，在彼得格勒开始于 1917 年大规模集会，这在二月革命的增长。在 1917-1921 年的布尔什维克能够利用流行的起义，当两个末世论的理论发现，通过确定和胜利的布尔什维克在内战中的共同点波，在苏联超过 70 年的苏维埃政权时期。

在接下来的帝国现代化布尔什维克阶段解决一些长期在欧洲定居的历史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延迟，预先确定的，所以大量令人震惊的伤亡人数，第一次是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文明崩溃。布尔什维克革命是外全身系统性问题的帝国，一所希望 Leontyev 不仅是俄罗斯情报新鲜的表现，而是决定，情报和帝国的其他民族。完全不够的，因此，在 20 世纪 ideokraticeskaya 中世纪东正教君主制改为 ideocracy 竞争力的马克思主义，这是能够让其他在为神圣的普遍说法项目的实施时间的理由精神。这些增援暴力的全面研究，永久几乎全世纪的最后，苏联得以恢复，在全新的长期帝国非常有效的思想理由：“三国之大，在欧洲的存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 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跨国公司俄罗斯 - 只有后者要生存下去，至少到 1991 年...第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已成为俄罗斯帝国政权，沙皇帝国的继承人。广场俄罗斯独裁者得到了，在上帝的地方苏共轴承人，秘书长采取了无产阶级的优先级类的新表的霸主。Ideologeme“正统，专制，国籍”在正确

的表格到一个新的/旧的黑社会，通过所有党派来到正统派的地方，在地方权力的专制，苏共。

一定的连续性俄罗斯与苏联有帝国主义的项目和在决定世界的邪恶的主要来源。他仍然在西方，但出现了新的口音，因此，世界资产阶级已分配的作用，他（世界的邪恶），最真实的体现。旧俄罗斯帝国的世界 ideologem，结合孤立主义和侵略，是在新的，列宁斯大林的理由恢复。孤立主义的对被围困的情况 - 例如苏联，理由，在一个未公开讲话 11 月 1934 年加里宁，说：“同志们，杀死自己的鼻子，苏联的无产者在被围困的城堡，并按照本与苏联政权必须满足农奴制度。阿随时准备向海外扩张是有必要扩大到欧洲，然后各地政府工作人员的理由，从对人的剥削释放人的红军，为了推动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铺平道路。

根据时代的文件和当年的革命活动参加者的回忆录中，我们知道如何强大是我们的同胞最政治化的一部分，从世界革命的最后胜利末世论的革命热情是惊人的一些受过教育的人，甚至让我们记住至少是典型例子尔斯基谁成为教育人民委员苏维埃政权。1917 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使得不仅焕然一新的帝国，但也导致能源股热潮 passionary，铺平了道路，同时 arhaizovavshey 公众意识。

新 ideocracy 列宁斯大林在我们的历史时期是一个更为干净的神话形式的人民，历史的终结，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不仅对人类未来生命推迟外，使它更容易论辩，列宁指出，“共产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上全国电气化，最后，显然，苏联共产党领导人，真诚的共产主义，赫鲁晓夫在 1962 年推出，相信未来的胜利，一个是苏共新计划的通过，宣布说：“苏联人民的一代会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呼应了美国国会的决议第 22，苏共毕业论文。这是人类历史的终结，实现人类的梦想，今天社会秩序的建立，每个人收到根据自己的能力的社会，让他根据自己的需要，是一个人间天堂建设末世论的版本，对上帝的千年王国，由共产党领导。

毫无疑问，为我们的历史苏联时期的大部分时间，我们看到穗过去强大爆裂末世情绪是由新党计划通过刺激：“新的苏共计划已经承诺建设共产主义，一说，事实上，已经完成任务的写法神圣的词：他说：“苏联人民的一代将生活在共产主义”。建筑乌托邦 - 体现的乌托邦，因为所有你需要做的

- 的宗旨和信仰的存在。“应当指出，末世情绪，由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想法启发在全球范围，由一个共产主义的全球建筑遵循同样在他们的激进主义，不仅是平等的，但有时优于中世纪基督教末世论的传统形式。

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和在俄罗斯建立苏维埃政权/苏联建议，胜利的最有活力的和现代的，在西方的政治和经济理论的历史时刻 - 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面临的一个古老民族的生命，1000年俄罗斯农民，特色文化大床上，由湾冯 Skerst 指出，“...俄罗斯农民的类型，保存在他们的习俗和传统是从远古时代的东西。”他几乎立即面对俄罗斯的传统，在他的奔放自由的理解。另一位俄罗斯流亡历史学家神经阿列克谢耶夫说，10月份1917年，俄罗斯的胜利“民主原始，游牧，政治上无定形，半无政府主义。”适应欧洲的马克思主义的环境条件是绝对不可避免的，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已设法保持主要通过其外壳的土壤，失去 vnutrennee 内容，甚至在这方面，淡化形式，成为所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形式”。后不久，俄罗斯帝国的革命失败楼 Stepun 写道，“布尔什维主义不仅是俄罗斯自身的罪，他也是社会主义的罪过自己。”

作为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活动的结果，一类的少数觉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速度非常快，以历史标准衡量，吞咽，消化吸收，对农民和中产阶级未受充分群众俄罗斯城市。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被改编为帝国的需求和现代化建设的帝国下一阶段的恢复。谁取代了这个革命性的新 kagorte“马克思主义者”，“黑格尔辩证法的不教”，即不是由欧洲哲学，经济，政治吃力传统和文化，一般货物。

这在实践中实际，情境和重新国家重建，导致马克思主义的迅速退化和帝国的恢复。文化和文明的崩溃，在俄罗斯发生的时期，他带来了生活的表面，从记忆深处的司法理念在古老的平等，如物质繁荣的均衡，精神的理解，在一定的水准，平均模板的每件事，每个人。这是没有社会阶层，一个人，其中后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时说，斯拉夫派的人破坏“的物质欲望，银行，特许权的损害拒绝平等，股票，分红，也就是说，它通过了物理分离，导致管理的资产阶级的方法，威胁民间集体形式生命。

布尔什维克试图在实践中实现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西方激进的想法一样，在执行过程中再生。因此，设置不变社会主义革命口号，包括混乱后，

短期内需求的私有财产，家庭，国家，官方教会取消和破坏，是实现完全认不出原来的计划表。进入官方教会的迫害期间，庙宇被关闭，神职人员的大规模镇压，导致其逐步边缘化私人，地方，在一些苏联的历史时期，甚至一些边缘的，不合时宜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无神论与古典理性的胜利，因为来取代即将离任的新的准宗教崇拜，这是在假定的“唯一真正的教学” - 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在列宁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取代了苏联人的哲学，科学和宗教。

家庭，于 1920 年破获时，苏联仍然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在这种情况下不记得活动家科伦泰和阿尔芒，中频），马克思主义本身尚未通过一种新生的时期，在斯大林的后热月已经在 1930 年不仅完全康复，甚至加强了其立场。在苏联不仅没有出现任何有意义的趋势，国家的消亡，应该发生什么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显示相反的趋势，以加强它。早在上个世纪 30 年，苏维埃国家能站起来的山麓和功率可达到在二战后，这些”高峰“。

为什么正在另一个历史的选择，该国再次选择了帝国大厦？在革命开始时，许多布尔什维克，而是为帝国的拆除，被确定作为国家监狱，独立法律上和/或事实上，在芬兰，波兰，波罗的海各省，乌克兰，中亚和高加索地区国家的沙皇帝国的过程。比较后拿破仑波拿巴以来革命和苏俄革命后的法国，一个不能不注意以下几点。Kvaziimperskoe 国家拿破仑，几乎立即取代了恐怖革命政权没有强大到足以把与主要国家的欧洲历史自由的道路在帝国大厦的附录。原来，这种改变是不够的，甚至是一个很有天赋的军事领导人，它是一段相当唯意志的冲动，而不是客观的历史和社会文化条件的支持。

在此相反，革命后的法国，在布尔什维克帝国有一个更有利的历史和社会文化土壤，在几个世纪的基础，建立帝国老传统。对于一个短暂的自由发生了该国 1917 年后的二月革命，它是既不可能建立一个民主，也不改变俄罗斯的历史发展轨迹，建设一个帝国的传统，并发挥在新的历史阶段强于布尔什维克。这些话谈及法国革命的结果，但他们很适合来描述在俄国民主革命的成果：“我们不能抹去在几个月未来 20 世纪的君主和奴役。”

在俄罗斯/前苏联，都回到了起点之一，由 30 年代中期，在二十世纪，一个新的，苏联的“大要求其注册载体...开始用在革命前的俄国公式”两害取其轻“：作为国家”监狱“已缓解了俄罗斯的定义。在加入郊区停止，因为扣押说话。相反，他们提出了以下解释：在俄罗斯的一部分被列入乌克兰，因为它是比如果是后者入侵波兰。同样与格鲁吉亚：比大屠杀更好。君主爱国主义已成为一些措施，以满足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目标。遥感年 30 日他的力量，力量，强度，状态，而不会扼杀的故事，但故事退缩。

之后，在经济相对而言自由主义，新经济政策时期，并不适用，但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这些自由酒足饭饱后，已开始下一阶段现代化帝国：“在奴隶劳动的农民，工人和居民的饥荒，但对外国贷款和技术援助 - 根据五年计划。”斯大林的现代化可以说是明确的帝国主义，因为它的目的是建立一个世界帝国，暗地里在统治世界的目的。此外，折衷的方式，在俄罗斯创建的，在斯大林时期，包含所有的预类型，从父系社会的资产阶级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的。而如此大规模的前资产阶级在工业化国家很难与传统的关联性理解赶上现代化。术语“保守的现代化”也是不恰当的，也不是在一般，或斯大林特别是布尔什维克，有俄罗斯的传统生活方式的价值一点同情。

在苏维埃政权那里的历程，是在城市和农村的人口比例急剧变化的比例，从该国多数是农民（80%以上居住在村里）的城市占主导地位。通过人为的饥荒和强迫集体化摧毁了在乌克兰，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亿万农民。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康奎斯特估计，“集体化与饥饿有关的直接，直接，是对约 1500 万农民的死因。”

对位，过程 *raskrestyanivaniya*，它在内战期间开始，关键阶段被集体化，重工业的爆炸性的发展，开始了 20 世纪 30 年代和伟大的卫国战争，农民绝食破裂人口统计学。结论和弦的过程中，谁注意到世纪大多数时候，已经进行了勃列日涅夫 *sselenie* 没出息村庄。在社会文化层面，这个过程在整个期间在对城镇居民和村民的生活机会有年轻一代的支持 *raskrestyanivaniya* 激进的不平等，在经济，等价交换城市和乡村之间，在工业和农产品价格的差距。



尝试恢复农业在非黑土地带的俄罗斯，节省村，在上个世纪的 70 年间进行的，主要是由于对苏联第一个农民出身的，证明是无效。这个时候，农民的生活已经不可挽回地破坏，以及农村生活的画面是一个漫长的历史事件登上，建立横向小屋，凄凉，在他的农民老年群体的故乡 dozhivaniya，最后阶段。毁坏农民的世界，谱系追溯到古代，人类发展的史前时期。在二十世纪结束以来的一些社会，经济，技术适应流离失所，起草了几千年的农民，地方，低效率的，边缘地区，并不能保证除了身体什么生存的最低水平。的悲剧，这种无休止的痛苦过程，抽筋“静音俄罗斯”是很好的描述，文学从内战的恐怖图像不等，饥荒答：快活，答：普拉东诺夫，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的作家“村民”五斯普丁，五贝洛夫湾 Mozhayeva 等

在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阶段，计划准时达到一定程度，纪律，技术互补性，个人和工业经济的连贯性。帝国的现代化特征的列宁斯大林的历史阶段，在于封建手法。因此，在 1917 年十月革命，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叶夫根亚辛，正确地指出：“这是我们在新形式，新词陷入了封建主义的，它采取的使命，撤出俄罗斯，落后和建立先进的产业...封建方法。

这在很大程度上茎和布尔什维克恐怖 1917 至 1953 年期间，这不仅是意识形态的理由，而是企图使用暴力的极端形式，以灌输下降了东正教的价值观和苏联人的一些道德准则的范围内进行必要，即使在最简单的，，功利的形式。从历史上看，在俄罗斯的社会文化系统控制的外在形式对个人，自我个性的监测，控制不会成为主流社会或在沙俄，还是在后革命时期，它的形成过程中并没有作出贡献的革命风暴和内乱。

从 A 的伊兹戈耶夫的回忆录关于南北战争时期：“俄罗斯人民...只有这样的政府应该。其他人可以应付不来。你认为你的人（即立宪）尊重。不，他笑你，布尔什维克的尊重。布尔什维克，它可以随时拍摄。非常生动地描述了“五年的布尔什维克了后群众的革命俄罗斯美国波尔图盖斯状态：”...在松散的，不稳定的环境与愤怒爆发的军事恐怖主义抓工业热...以及最重要的是，涉及的中产阶级，乡巴佬，推动了大批工业地狱的破坏和恐惧调动到工业摩洛哥，这些人谁动摇对他们的情感和精神系统的基础颌骨...扔垃圾的社会，阶级和混杂汤，生病事实上，海，来自心灵的痛苦缉获一代流行...这是

一个布尔什维主义的天才，他设法制服一个军事社会混乱，使他生病了，扭曲的灵魂，他的贪婪和贫穷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悲惨点贪婪”。

在 30 - 40 年在二十世纪，在斯大林时代的公众意识中，挂简单的道理：不要迟到，盗用他人的（即小穗法），锤钉几乎从字面上看，在南北战争时，同人民代表不是在一个寓言，但在字面上，以推动该人员的肩膀和头钉：“”人民的安提阿，“蒙骗。在偷来的钢琴“的安提阿人”，或畏缩，或反抗，或忏悔，或鞭打在胃，或解决世界问题的孕妇，或养鸡。

野蛮的方法，问题得到解决大规模改建前资本主义俄罗斯的权利，使之适应现代社会的苏联模式的工业需求。严厉的措施，采取了斯大林时代，主要是因为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实用，残酷的镇压措施，试图建构一个“新好男人”的时代，以使其适应产业的需要。在纳粹德国在同一历史时期，有对公共交通票价逃避执行的案件，拍摄洗过的公寓窗户冲锋队。这项政策是在对制裁，由泥土和私人家门前的碎片中世纪的城市议会实行巨额罚款同一洗过玻璃，持续政策的根本形式。由于草坪草得到了几百年的适当的照顾，年内完成计划的形式，合理，文明，人类行为中位数是取得不低于长期少。

斯大林的帝国现代化主要是进行了彼得的模型，我们看到同样非常高的专制，每个级别的直接指导或半隐藏愿望行政法规和非流通，但只有执行。在这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转载无力感科目动员中央集中在选定的领域的资源，对西方技术的工厂时，数百名购买了一套完整的设备，借款是个人机器和机制获得。因此，所有的战前 5 个重大建设项目，今年计划工作的外国制造的设备，但西方先进技术的进口严重的过滤技术的相关 inokulturnyh 元素陪同。

斯大林和后斯大林“文化宗教裁判所”非常粗略淘汰“外来的信息，特别限制放在国外的信息，在社会主义国家，非常有限的有关科学和技术领域，这显然是符合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目标帝国的信息。收入，真的非常奇怪的情况，因为“其中一个地区，检查员 Voroshilovsk（现阿尔切夫斯克）提供退出当地博物馆，亚里士多德的半身像，在莫斯科地区是”舒伯特的案件，工程广播禁止，理由标志着作者 raylitu 不明，但它可以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

斯大林帝国现代化是显著的是，这是最后进行的比较成功的现代化帝制内进行。成功不是一个帝国最后的战略目标意义 - 他们不是在原则上实现的 - 但是，在解决当前的历史时刻，战术方面的问题。这些任务是，要成功地对付的军事政治对抗，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世界地缘政治的规模西方。

在上世纪下半叶，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技术发展的一个新的水平不是由于简单的机械借款和不移交给俄罗斯是整个社会制度的任何根本变化的基础。但是，帝国制度可以改变，在一定界限以外，损害了其质量体系的保护。如果沿边界的内部变化在于，系统确定后验，并试图改革时在相对自由的精神本身碰撞是为了提高在新切尔卡斯克 1962 年民间工作的活动，然后到动乱和对知识分子的一部分不满，外部制约因素提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提出：匈牙利在 1956 年和 1968 年的捷克斯洛伐克。

即使是相对自由的现代化转换证明是与封建帝制的属性不兼容。事实上，所有在斯大林死后苏联领导人站在实现或进入文明在 *ideokraticeskogo* 项目，一个固执维持末世思想和封建主义的其他重要因素继续实施现代或继续固执之间转换为现代化建设和随后的整合无意识的选择自由模式和帝国大厦。作为两个赫鲁晓夫时期，面临的矛盾，这是他对大肠杆菌未知墓碑。一方面，暴露了他们的“个人崇拜”可耻的象征斯大林的罪行，另一方面，-，对政治犯和 1956 年匈牙利革命的镇压以百万计的释放，混乱，主要是简易的生活的各个领域的解决方案，特别是在经济。然而，赫鲁晓夫期间，在国家的统治，有单独的元素，属于现代化自由主义模式，虽然不同，多进程交织在一起，每个人在创造相当混乱的图片很多方面可以相互叠加。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说，在赫鲁晓夫，甚至同勃列日涅夫和康斯坦丁契尔年科，现代化的自由模式较少，因为没有使用，实际上，以及模型的帝国，说俄罗斯主导的现代化建设。是的，有一些创新，努力改进对已经存在的东西，例如，各部委和部门的结构。但一般来说，最有可能的，不知不觉中，被评为世纪的选择，老政策，才“冻结”沙皇俄国，现在苏联。这一政策被证明是无效的，即使在 19 世纪，特别是因为她甚至不能有任何在 20 世纪下半叶有效。不过，在苏联时期已经解决了一些面临俄罗斯/前苏联举行的工

业化，城市化的重要问题，人口转变发生以来，在实现医药普及识字巨大的进展，一般社会领域。

## 第2章。解剖俄罗斯的传统主义

字母i.传统思想：精神文化调和论

自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三教合一思想观念日益在历史形式的心态和状态的文化研究的需求。然而，与此概念的工作受到阻碍的具体特点的科学理性的话语，尤其是其 *analytism*，即希望争取同它们之间的界限分明的现象，不同的定义和明确的区分。有一种方法和知识对象不匹配，由于不稳定，不确定的和未分化的唯心对象的性质。

理性意识，要处理的对象，其本质是基因前心理不同形式的基础上，成立了欧洲的科学和理性意识。在同一时间，我们并不赞同对科学的理性逻辑设备是一项普遍的工具，可以充分适用于不同的使用顺序现象实证看法。但问题是，对在其混合的对象至少有效率的有机完整的研究分析仪器。我们可以不断描述传统意识的某些功能，但我们不能在分析程序，再现生活，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而位于超出合理化，但它，并尝试给予最高 3 这种现象的三维图像。

因此，让我们开始。俄罗斯 - “硬国：没有革命，也反应结束并没有通过。俄罗斯人生活的 - 是反应和革命团结。阿定义了系统的统一，形成元素，这一系统的核心 - 俄罗斯当局，就是无论是专制和共产主义。让我们找到了确定有期徒刑情况的原因。

俄罗斯社会文化系统中的分岔或本身的关键区附近，不顾一切的确定性和特别是历史选择的不确定性：“一个永久的”不稳定“象征性的体现，”语义模糊“，是著名的俄罗斯也许，意味着最终的希望自然的情况下设置，所有的问题能自己解决，如果没有任何人的主观努力。“什么是对身体没有干边学，在图像现象的符号形式永久的愿望埃梅尔，傻瓜伊万的俄罗斯民间故事，对穆罗姆伊利亚 *bylina*，在 30 年和 3 年躺在烤箱，如果不是绝望的企

图，以避免有意识的个人选择。最终，这从个人和社会的命运，企图解放。保存有机会生活在分叉区，并在附近，而且，在维持奇迹，可以选择的信仰，不连续的因果关系仍然是一个在许多异教群众觉悟的重要因素。

这是一个内在的愿望，以避免一些，在“最终”命运歌德是很好的表述虽然奥尔特加加塞特：“生活 - 这是不可避免的需要决定自己动手写，完全是特殊的命运，接受它，换句话说，它必须解决。我们的愿望不管，我们有责任执行我们的“性格”，我们的使命，我们的生活计划，我们的“圆满实现”...（歌德希望有权处置。始终。在俄罗斯的历史命运“也是目前，在这个矛盾的外在表现开始大量 eksplitsiruyas，渴望保留对未这样做的权利，以避免选择的不确定性。多，俄罗斯社会文化系统的不一致在各个领域的体现社会和知识生活。因此，在实际的输出结果，是“半桶水，和天知道是什么，这就是如此宽敞，五，切尔诺梅尔金说：“我们希望最好的，结果一如既往。

俄罗斯哲学家足总杯 Stepun 提请方式之间的管理和思维形式的相似之处，并指出俄罗斯的混合生活的开始，在一般人，反对顶部形成和分化的知识分子的生活体现。特别是俄罗斯宗教哲学是相同的疏忽，在俄罗斯的土地管理。缺乏农业机械和方法与否定连续 usovershenstvuemyh 思维习惯一致。

社会关系和层，组合形式和生活方式通过每个芽等，形成一个奇怪和矛盾的共生关系。传统意识的主要职能是在人类适应矛盾的生活情况的混合社会关系和生活安排。适应工作由最大限度地减少矛盾，这是实现到 osoznovaemye 通过其部门，应该以任何方式作出反应，并 neosoznovaemye 因此，作为一个不存在的。

请注意，现实是矛盾的性质，但不同类型的文化意识，感知，经验和解释自己的方式的矛盾。我们记得，利维布留尔曾以思想“prelogicheskogo”，其中，特别是有法律的形式逻辑和实践上的矛盾，不能原始人的特点的思想。因此，监管的矛盾个人经验陈旧意识，只是在最小程度地，人们的行为与生活习惯相一致，涉及一套规范的行为。他们自发调节冲突，减少到一定的先例，后来神圣不可侵犯：“古代人在世界上的绝对真理生活，他的基本问题准确和明确的答案：宇宙是什么，他的国家，对人民，会发生什么后与他的死亡，等等...”。

意识古老无需解决矛盾的搜索，因此，他与世界上最和谐的关系：“虽然该男子是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不理解没有能力也没有个人行动的后果，他不必怕他。但是，成为一个人，他仍然单独与世界，惊人和可怕的。

在中世纪的精神过滤器，其职能是分离（分离的矛盾），跳过（可以理解），对他们有更大的数目。中世纪的人们仍然保持相当的意识 askriptivny 类型，这么多的矛盾，他们不知道。但矛盾的一部分，主要是在宗教领域，一个中世纪的人已经很清楚地理解。它不仅暴露了他们或多或少有意识的反映，而且也将根据变化的实际行为的结果。让我们在这方面回顾，范围和异端宗教运动的多样性，和天主教會的改革非常进程。

对于一个中世纪式的形而上学的反对派宇宙类善恶：“无处不在，我们看到在两个原则青睐学说：好基督面临邪恶，撒旦的精神世界代表的是基督的主题世界观，无论是撒旦一个属于我们的灵魂，另 - 我们的身体。而与此现象，乃至世界的本质，初步有一个邪恶的世界，和撒旦，黑暗之王，通过其诱惑企图摧毁我们。“这场对抗中，战斗的光明和黑暗势力在他头脑中成长，在时间，世界规模的，播放几乎从建立和 prodozhayas 直到世界末日。的矛盾，不属于这些双重对立的界限，或为不值得关注的感知或根本没有通知，没有固定的主体意识：“黑色的，没有中间的白色 - 这是中世纪的人民的现实。”

中世纪式倾向于认为，一些对人类意识的外部矛盾，并相应地解决这些矛盾。因此，解决这些可以是社会/宗教背景的暴力方式的转变。作为一个例子，我们可以回顾许多农民起义和宗教改革时期的宗教战争。但是，与古老的中世纪式的意识，更个性化，适应个人的意愿和自觉的行为策略使用的心理模式。

在解决矛盾的模式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在现代文明的自由框架。自由主义文化的感知为主题的必然属性的矛盾是，让他们主要是在内部，即由轴承的创作活动的个性，他亲身经历的个性，并给出了高度个性化的反应，因为，由备注 W. Beck 公司，“我们大多数人被迫寻求'传记系统性矛盾的解决办法”。

自由主义的文化问题负有为“对自己肩负的责任是一个人在法律上意味着它无法责怪自己悲惨命运的任何人，但他自己，说他们的受伤的原因应该

寻求自己的懒惰和懒惰只，指出，要摆脱所有问题更严重的（自己的）的努力。“

在一种文化自觉的方向，被送往的历史演变载体，正是这种意识的类型，在扩大开放的欧洲大大西洋文明的现代性。在整个从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的演变成一个更大的自主意识的人的历史进程中，移动，最终，这种情况的，其中“我们的自由必须由私人独立安静的快乐的状态。”

请注意，在传统主义的心态是一个古老的中世纪的类型，这也解释了固有的唯心的混合物。在一般的传统主义的对立面是一种扩散到欧洲新的基于时间的动态和个人自由主义：“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个人主义的基本价值观，秉承”自由主义“的形式。和生存能力 *tratsionalistskoy* 的心态主要是由于它能够摆脱个人的选择，代表的倾向他的团队，最具号召力的领袖，宗教部门需要的人。作为一个典型例子，我们都还记得大审判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传奇”。

但是，尽管所有的以及在私人 and 集体努力的历史已知终于摆脱了选择的必要性 - 摆脱他是不可能的，但由于治标不治本的解决办法可能是转移到另一个人，在大环境的情况。为了获得需要作出持久的选择消除，人们下意识地怀念的古，当意识的进化神话与事实阶段开始（1 这是全资拥有的国有潜意识自我“的日子。

著名的俄罗斯 *culturologist* 机管局 *Pelipenko* 认为，陪同在他生活中的和谐，一致的状态，遗传记忆的人。它创建的幻想，人们不能只运行空间 *dualizovannogo* 文化的，而且在这个自由的个人选择非常必要的。

由传统主义方向，包括俄罗斯，秩序，尽管在不同程度上，社会宿命论和耐心主导文化作为国家事务的确定性，授权由社会文化传统。形成一个复杂断块谱系回到“基督教信仰第一的原则，特别是在与邪恶和罪恶 ... 被教导，他们是罪人，基督徒，罪，原始和个人，在一个人的生活目前，随着良好的开端，但是今天 - 比以往任何时候以往任何时候都基督教本身开始耶稣基督的受难...“。在这一套特殊的故障，不仅是固有的传统意识的人。因此，副局长梅列日科夫斯基说：“我知道我要去，你不能一...走出“地下”，战胜孤独 - 我们的任务是...“，即这是克服，从社会绝缘，个人主义，表达了对基督教的集体运动形式的需要。

由原罪和个人的罪，这拒绝从传统的行为规范中定义一个人组成，应能：“谁是神不是罪过，国王是无罪的？”。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国家的立法矛盾的性质，因为它通过了其质量和日常行为，在一段时间内，后来的权力，与另一个当前时刻的利益一致，实践中可以相互要求整个法律“的程度。”

请注意，对这个问题的传统主义社会的社会心理的特点，比现代的社会问题的优先次序根本不同的体制。因此，世界图景的协调是通过下令职能和在更高一级的倡议社会团体代表团。这个问题是如此之高的优先，削弱了负面影响，陪同其决定专横暴政和匮乏。传统，感受其社会稳定的成员，文化空间，在那里一切转载按照传统，因为传统，能够承受强大的暴政可怕的表现。因此，每小时米卡拉姆津一位来自伊凡四世，当“约翰前不久的一个显着的刺穿人之一的小故障命令，为这个不幸的日子，在可怕的痛苦生活的统治，例如采访了他的妻子，孩子，不断重复：”上帝！怜悯的国王！“这就是著名的俄罗斯人对外国人骂他们是什么：盲目的，无限忠诚的最从国家和人类的法律的偏差，鲁莽国王的意志。”

但是，当有这么一个不确定的情况，这个世界图片侵犯 *disistemnye*，不负责任的权力要素，以及其褻渎的进程。骸骨失去权力的地位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社会动乱的激进程度不同，表现在内乱，叛乱，革命的形式，骚乱的外国人，智力不满，去的人。只有在一个人的社会文化的连续性违反开始作出反应，至少在对物质生活的艰苦条件反射的形式，有意义的物质补偿不足，从它的欢乐和成各种超人，末世论的项目，服务领域涉及日常生活转让其重要的能源党的思想帝国。类似连发的反映，有时传递到激进的行动，我们可以间接地观察在俄罗斯和世界历史。例如，托克维尔指出，法国的这种仇恨，因为他失踪的前一天，在他的首相从来没有灵感“封建主义。任意最小的表现路易十六创造了超过了路易十四的绝对专制的不满。短期监禁，这是在巴黎受到博马舍造成超过 *dragonnady 1685* 骚动。但是，尽管世界上的事物的权利稍后概念一致的情况，他是有能力承担更多的市场份额下降到压迫，专制和剥夺。

在传统守旧的社会文化模式，文化更加本地化比在现代社会中特定的，尽管后者常常被认为是仅仅考虑他们的文化，作为一个独特的现象，一



般传统主义的价值观和原则。在广袤的土地，从印度到智利，俄罗斯和伊朗的广泛类似社会关注的救世主，每个保持对西方的雇佣军，通过一个真正的精神价值的承诺，人民的生活传统主义精神的基础上海拔的特殊作用的历史神话。在支持我们的论点的例子非常多。

除了将我们的生活中，通过几个世纪的蒙古老亚组成部分鞑靼统治带来看得见也同样严重，罗马帝国的影响力。最著名的是罗斯认为在基督教信仰拜占庭帝国的经验，由教会大炮的陪同下，建筑（建筑的教堂），拜占庭主人的技术方法。此外，出现了地缘政治与第二和第三罗马的连续性。

在这种连贯性，我们想留在更多细节。番鸭后下了君士坦丁堡土耳其人打击下跌，以及后来在俄罗斯帝国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重建构思，恢复拜占庭帝国，集中在俄罗斯的国有资本 - 莫斯科。已经“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目的，原则上恢复拜占庭帝国，在莫斯科为中心是一项普遍的君主制，在所有的东正教单一电源团结。俄国沙皇现在不仅必须采取拜占庭皇帝的地方，但要成为他们的...”。

这一传统一直没有中断，后来想起了令人失望的统治，在俄罗斯社会中，在与 1877 年奥斯曼帝国东部的战争 - 1878 年军队奉命攻打君士坦丁堡：“然后，俄罗斯社会不能只是亚历山大二世，第二，为什么他注意到了这些威胁（英国和奥地利。他是怯懦的性格和缺乏指控。谴责，并大公指挥官，许多人认为是谁应该敢于违抗命令，并需要您自担风险进入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的海峡，悬挂主题跨过圣索菲亚响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理由。

当我们谈到了拜占庭遗产的实际部分谈话，就必须首先提供了拜占庭帝国的看法，以及东正教本身帝国 *ideokraticheskoy* 模式，在不同民族的历史发展，文化土壤东北俄罗斯，后来莫斯科大公国，俄罗斯和苏联帝国。在价值系统拜占庭帝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欧冬河 *Deylsky*，法国编年史第二十字军东征，写，描述了拜占庭的政治传统，即“他们普遍接受的观点，即没有人会说作伪证，如果他允许罗马帝国为了自己”。作为帝国的拜占庭的任何影响，以最大的丰满性和真实性看到其他利益优先利益的一部分。

一旦再次记住 *Leontyev*：“在专制国家拜占庭手段...在道德世界中，我们知道...这 *Byzantinism*，在一般的基督教一样，拒绝任何对人民的普遍繁荣

的希望，他是最强的对立面在世界 *vseravenstva* 意义上的泛人类的思想地球 *vseshobody* 地面 *vseshovershenstva* 和 *vsedovolstva*。我们相信，在基督教的发展在其东部的范围，特别是在其历史上拜占庭时期，帝国神权学说是国内接近正统。回想自己的帝国地位，历史的原因，数量，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债权仍然没有实现：历史和宗教传统，对君士坦丁堡身边，照顾下降，并遵循了土耳其统治长期，获得帝国地位已经失去了意义。

注意拜占庭状态等特点，已对俄罗斯的建国后的影响。因此，拜占庭主教尼古拉斯的神秘，在向保加利亚国王西美信说他是暴君和反政府武装说，对保加利亚独立的愿望违背了上帝的王国图标一个统一的东正教帝国的原则。在保加利亚，只要他们寻求分裂帝国，应受惩罚的。在这里，明显感到了作为一个非选择和自我事先考虑国家维持世界和谐的来源，在这个意义上说，继续罗马帝国的传统。最初的罗马帝国，随后整个帝国/成为至高无上的和持久的价值，因此“现在”，一个完全成熟的国家应在此基础上举办的。

“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国王在与新罗马公开的斗争，不正是对无比的自我观念后自决酒，但 *prityazaya* 重塑自身动力都是一样的制服，唯一的东正教会的权力，旁边不能有任何其他。（试想，为什么对他们的战争，特别是从暴力 - 他们是为拜占庭，不好战，及冒名顶替者，煽动。）“应当指出，复杂与国家相关的想法，是在流行的神话意识的关键之一。在自然调和的，它保留了国家，社会，国家机关，今天谁也为我们同胞的一部分，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有些低分化的概念。

在发展到一定阶段番鸭需要有新的思想，在这方面应当是直接的历史遗产的想法，*vospriemstve* 国家（帝国的第一和第二罗马（拜占庭））。该项目的俄罗斯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代表涉及与俄罗斯人民的主要特征帝国根深蒂固 *ideokraticeskogo* 执行。自后，帝国思想和帝国高估的想法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看法和公共生活的百年实践的一部分。根据现代在“美国的帝国历史思想统治的办法 - 为理念与现实 - 是，显然，在一个定义性特征”俄罗斯“。

我们认为，俄罗斯 *ideokraticesky* 项目开始作为一种功利主义的项目，帝国思想是有需要的帝国开始形成地理，蔓延到其他外来的文化和文明生境，包括其在伏尔加地区（喀山和阿斯特拉罕）和西伯利亚地区的穆斯林

异教徒地区的成员。一些研究人员，特别是二卡加利茨基，认为这种想法是，莫斯科 - 第三罗马，第四不能，执行“思想的补偿作用。越俄成为世界体系的边缘（根据大肠杆菌沃勒斯坦氏在现实世界体系理论，更多的她试图断言作为世界的文化和思想水平，自己为中心。“这一立场主要是由于全球经济进程的分工和贸易进程的性质。因此，我们认为该过程发生在番鸭生活的经济领域，是重要的但不是在塑造帝国意识形态的决定性意义。同样，这是帝国思想，首先，有必要的服务和保持身体新兴帝国。

在其最多样化的私人帝国形式的想法和现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日常生活，并在意识形态领域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包括他自己和苏维埃政权的十年。在同一时间，文化和文明系统往往不能等同于自身，它的变化，最后苏联时期的激进。我们相信，今天达到了历史和社会文化动态的过程中强度并非建议的传统，完整和真实再现的可能性时，“一切都回到原点”，所有的事，会有什么。但是，除非帝国和帝国思想观念，又如何能有她，在他的身体和地理的化身？这个问题，我们将回到我们的最后一章，考虑到后现代化苏联进程。

为了更好地了解背景的变换地点，现代化，我们想谈谈对俄罗斯的传统主义的具体情况，对俄罗斯的唯一文化意识的特点。

这一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在欧洲各地区的普遍主题，在基督教与异教之间的关系，不同的历史时期。在地理和社会文化限制，采取古代，“伟大的潘死”，在旧异教的神的信仰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基督教的过程主要是自然的。先知和修行执行上帝的话正在发生的迫害和折磨，不支付异教剑和暴力，但这个词。因此，基督教烈士之一，“答 Kaprus 被活活烧死在马可奥勒留的时间，微笑着，并回答了问题：“我看到主的荣耀，我很高兴”。

之外，以前被占领的罗马帝国，基督教的传播主要不是从下面由先知和个人修炼和新手的说教，而是从上面，当访问的野蛮王子和他们的近似，而这种待遇往往是通过武力发生。Nrodnaya 世纪生活中依然主要是异教徒，尽管旧的偶像流传下来的农村避难所，代之以基督教信仰的象征他们，在异教的节日天所规定的大基督教节日。作为结果，出现在大众的意识奇特的基督徒和异教徒的思想交织。而矛盾的基督教异教徒的意见相当，从形式逻辑的角度明确，一个混合的思想，他们没有意识到的逻辑。

欧洲基督教其根源伸展古老的文化。保持与古代遗留在其地理分布，原始基督教的传播蔓延，几乎完全是在西方罗马帝国，即边界基督教世界的界限几乎刚好是罗马的边界。后来，他们被扩大了欧洲青年时，德国和新兴拉丁人，介绍了在旧超越情报手段的工作区和 - 如果正确理解 - 在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状态爆炸信念...他们 *retsipirovali* 是无限的野蛮人，超出其内容的水平。随着这些人在国内还活着，这是贪婪地吸收，充满了新的果汁，振兴和依然是古代“。

至于斯拉夫异教，它是，所示，特别是大肠杆菌伊瓦赫年科没有通过了其固有的历史周期基督教的时间。异教周期的不完备性，在东欧导致基督教的传播在空间中的一个积极和可行的异教的世界：“在东欧出现的最高强迫基督教，但基督教的民间信仰，是成为世纪之后，当寺庙传来的城墙从直接监护下和赞助，权力，并到人。“俄罗斯基督教仍有与人的灵魂异教的长期斗争中，寺院和人民群众的订单，在俄罗斯解决实际问题，并没有出现集中。

在他们大量的时间异教的基督教东部斯拉夫人尚未进入衰退，衰退阶段，异教的世界观能源继续作为一个文明的进程来源。但是，“异教 - 它是，除其他外，对人民生活的能源元件...破坏，压制了他的精神生活的积极阶段异教可能只有当它被摧毁或人同化。”在非国内能力用尽介绍古代异教，特别是一些较受欢迎的抵抗被迫改信基督教显着水平。因此，切斯瓦夫米沃什在他的著作“西东地区”，指的立陶宛基督教的传播，说：“基督教史诗传播的主要原因是，谋杀，暴力和抢劫，黑色十字很长一段时间的史诗仍是一个不幸的象征，比瘟疫更坏”。

其结果是基督教传统民俗意识的异教成分已表示不对称性，因为异教徒的元素是由基督教介绍远远优于要素。矛盾的宗教意识，特色鲜明表示深切内骨折一般的文化意识。“在俄罗斯人民的类型一直面临两个元素 - 一种原始的，自然异教，对土地和无休止的俄罗斯东正教自发性从拜占庭，接收，禁欲主义，与外部世界的愿望。对于俄罗斯人民同样的特征和自然 *Dionysism*，和基督教禁欲主义。

对于东斯拉夫人，从异教过渡到基督教是在同一时间，从部落社会与国家地位的比较发达的国家形式的早期形式过渡。在这方面，应该记住，这

个进程是不是绝对的，只有在非正式的比例不变的结束，过去与现在的形式转变的优势：“文明的形成不是一个”历史性变化“提早安排的形式，而是通过”上层建筑“新的精神和社会结构和“前从属”选项。“部落”的内在结构和文化准则和态度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存在，同时保持通过建立一个新的关系，特别是在“后花园”和周边涵盖了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团体，始终重现“遗迹”。在东欧，有交织在封建机构和异教的传统元素和自然的关系时编织的创新，以及后来的相互渗透，以便在相互关系的元素，在许多方面体制不同确定了俄罗斯的文化 and 文明系统随后的发展的特点。

内部世纪异教的持续不断增长的文化规范和基督教传统的影子。这个过程不中断，直到俄罗斯二十世纪。因此，调查了 1926 年在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外汇卡尔斯基学院领导的下诺夫哥罗德地区的一些农村地区，传统的异教信仰和神奇的做法。这个外汇基金卡拉实地考察的结果是在人力科学院，题目是“在一个人种学和人类学博物馆的藏品在 1928 年出版的俄罗斯魔术师”的问题的会议成果司介绍。

引述参与这一领域的项目研究，N.尼基京一：“在 1926 年我研究了 Novoslobodskaya 教区 Lukoyanovskaya 县的下诺夫哥罗德省夏季的生活，我很惊讶的权力有多大，巫师。在强大的向导的记忆，人们一眼，杀害在飞行乌鸦，和向导，狼在新娘火车包装，发送一个瘟疫的牛，仍然不仅老人，但有时年轻人生活的故事。他们说，现在已经变得不那么强大的向导，但在上个世纪九十年是巫师，他们的名声响彻整个社区。“应该强调的是，这些证据不是孤立的，不属于地域或年代，关于这个问题有一些出版物意义独特。论其族谱异教徒养护，证据和 J.弗雷泽提出：“在作为造成雨水，用来指一些游泳南非和俄罗斯西部地区。有时在教会服务，教区居民直接被泼在地上神父的长袍和淡化水它...当雨感到需要在库尔斯克地区，一名女途人抓住了入侵者，并全身心地投入到河流或从他的头部浇英尺的水。”

在人们的意识深处异教徒的生存价值，不仅有神奇的仪式和做法，更明显表示，它们影响到日常生活和在心态的水平。这是对他们来说，作为他的理想状态，日期提醒 dogosudarstvennomu 社会，以及无限，无国籍农民会，不应理解为有权建立自己的国家和自己，以及有权离开“的神话，说什

么和秩序”。请注意，这从政府外流日益摆脱了国家的领土扩张很多是俄罗斯帝国的中心边缘了。

根据其族谱的基础上异教徒，民间心态离开了俄罗斯国家性格上的印记。

## 二。正当的，俄罗斯的传统意识的存在

二律背反适当和他谁是俄罗斯的传统意识中，“世界的相互矛盾的组织和被当作物质与理想，物质与精神，并授予人类感知矛盾的基础。”

这种对比并不总是明确阐述，但周围的文化空间结构。这种二律背反的分析，揭示它的意识水平可以理解的传统意识的深层，以了解其性质有机敌视自由价值。这个悖论的思考也有助于理解为现代化的自由形式继续拒绝的理由。图案应/神仙存在，传统媒体意识的强制性和自然形成，传统主义思想的概念多神话，在计算单位的具体语义，而不是普遍的概念范畴，即遇到这种现象，而不是解释它的本质。

对于传统主义者，包括俄罗斯，一般的个人和集体的思想有限，甚至无法与抽象操作，包括金钱的具体特点，作为投资媒介，对各类证券，股票买卖，即业务，独立，从具体的，个人和独特的物质世界的抽象表现。这一事实极大地阻碍着现代化的自由形式，不仅在经济生活领域。

俄罗斯的抽象思维的有机拒绝特点不是唯一的。在传统的欧洲社会，人与事抵制图式，抽象的数学应用到经济和社会。在对事物的共同的思想超越范围的补充完美男子的神圣的原型。这些祖先是抽象的，而是由定义是罕见的，独一无二的。在文化和社会的现代数字和符号，取代了物质，那里的东西，其生产显然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的数学传统的世界的多样性。

阿在他的各种表现形式的人，因为一些教区，一个工艺品店，消费品和服务的成员教友也更个人，但不得使在随后的时期，但以大数法则获取的正式的，抽象的价值的特点，容易。新的时间是改变生活，意义，价值观念，破坏了传统的存在完整，人际关系的温暖，分化日益取代混合的：“一切都曾经是有形的眼睛和手，她转向抽象。集市已成为交易所，俱乐部，报纸，餐厅，酒吧，为会议厅。之前的颜色，形状，面容，声音 - 是一个数

字，标记，字母，符号。这个过程不是绕过和俄罗斯，但在传统的意识仍然存在特定语义单位的热情。

在俄罗斯 *culturologists* 特殊贡献的二律背反研究价值的发展方面应/他谁是俄罗斯航天传统的介绍，使中空文科。在一般的，认识到它作为一个概念，我们将侧重于问题的某些方面，治疗我们的话语的范围内。

原因是什么？“理想（应该）被理解为绝对的初步 *sinkrezisa*，这是最高的完美境界。在群众觉悟水平的部落生活的理想形象 - *Belovodie* 或共产主义。在神学研究水平 - 在永恒，在本质上，是一对永恒的形象神学反思什么圣人大公团结，坚不可摧 *uncreatedness* 超越罗达，从过去到未来，茂运行到宇宙的大小。因此，历史的强烈否认，由于历史的客观内容 - 社会文化 *sinkrezisa* 不断分裂。历史是理解为持续的运动了，远离理想。在这方面，谁处理舞弊，只有末世论的观点带有它希望解脱。

这个定义包含中空雅科文科，需要评论。首先，我们注意到，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应该不一样的理想，虽然它是类似于概念。理想的，无论抽象和不可能的程度，承担一些理性成分，也可以这样说的规范。在理想的情况是我们可以说，他可提名一个替代方案，即理想的日益包括元素，可以作为概念化和评估或多或少独立的，即理想可能受到的分析程序。这是不正确的，这是更加单一的和不可分割的，在这个意义上接触到古老的意识中的语义是不可分割的职能，签署和磁赤铁矿。由于削弱了人们谁拥有古老及 *postarhaicheskim* 意识，但这并没有挽救番鸭和经常性的自发的反形式，中央集权后 *Rossiyskuyu* 帝国社会生活状态模型内在拒绝。

让我们在这方面还记得，许多农民起义，这是在排斥 *gosudarstvennicheskoy* 模型人民的普遍情绪反映了社会秩序：“农民并不十分希望得到摆脱农奴制，如何摆脱国家，无论是代表业主，警察或军事指挥官，如果他们找到合适的话，他们会说，他们并不需要一个故事，但足以为农民生活，并要求他们保持永恒他们的生活方式。作为传统意识的关键调解人时，由于从而执行一个函数的一种心理治疗，有助于更加温和的看法，内部矛盾。

请注意，在世界末世论的语调感知的彩色组件都存在，不仅在宗教或准宗教，而且在俄罗斯一般意识。在我们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相当数量的

逻辑上，其中包括农民乌托邦，Belovodie，神圣俄罗斯，共产主义的黄金时代的照片以自己的方式。三是妥善黄金时代服务作为关键 subdiskursov。乌托邦没有得到详尽的几个末世论意义上，我们仅是对俄罗斯的末世幻想为数不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乌托邦。历史学家俄罗斯教会的影音卡尔塔绍夫，谁一次的口供临时政府总理，说：“从异教徒光明老信徒完全分离，只在古代以色列的先例。俄罗斯人民看到基督教 - 的启示未来的救世主地球和对教会的虔诚政权的建立，而不是罪恶的，邪恶的世界，一个完全圣洁的。”

今天，在后苏联时期，在公众的意识仍然是重要的二律背反，这重现社会发展模式的新阶段摩尼教的头脑中，与一个光明与黑暗，善与恶明确分开，向外人回答“谁有罪？”。找到答案，为什么我个人了，作为改革的结果更糟外部强加，问题是国际流行的阴谋理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不会去指责别人，不是我们，我们是好的，是什么问题，责怪别人，别人的能力赋予了神秘的力量在其邪恶和可怕的力量。在历史和社会文化动态，这些力量的作用可以执行人民的敌人，苏共“zhidomasonry”，外国人，美国人，后来丘拜斯先生，大财团，各少数民族代表，经济，社会普遍成功的人谁，不过，但消极情绪引起排斥和嫉妒，欲望的场合，，为成为富强，因为它们。

极简化，配方，以解决现实的社会和文化问题是，必须摧毁另一个，或特殊，内部或外部“敌人”。粉碎“对手”，并输入“上帝”的王国，那里没有问题和矛盾，但和平和个人的谐波国家的完整。

对潜意识的质量理想是实现一个静态的，“消毒”世界历史以外的国家时，世界上达到了历史，发展和最终的。表演。约翰 Meyendorff：“对俄罗斯文化的特点之一...这种能力，一种倾向，生活在两个世界，一个与历史的一种二元论，仿佛同时，在摩尼教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完美的，但目前的心弦，从那里来的光线，那里是真理：他们是自由的，独立的历史过程...摩尼教，一项有关历史的正统派的二元增长分层...”。替换历史主义末世论是对文化意识的特点，沉浸在范式必须。

不奇怪，通过他的小说主人公少年韦尔西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踊跃表达了一个世界末日的最后日子里，历史的终结愿望：黄金年代 - 梦想是最不可能的，但什么是人民赋予他们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的部队，模具并杀死那些先知，没有人不希望生活，甚至也不能死！“。



作为世界上的形象，神话中的黄金时代感性认识的一部分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他指的是古老的神话过去遗留的时间，，祖先的新艺术“意识禁止的 *neoposredovannom* 回到神话的主要来源回归的想法。对于一个神话般的过去形式的觉醒，只有未来地平线...”。“黄金时代开始思考不仅是如何克服远离自然下降，而且作为社会历史的搬迁与所有冲突，冲突和矛盾，。整平过去和未来之间必须接受失乐园和天堂发现：在古老的黄金时代满足了当时的最后一个故事的黄金年龄的差异，最终达到在先知的构想开始：有这么一个救世主式的时代：“和平 - 这是一种救世主的时候，当人们的方面克服分裂的分离开来，人类与自然它，它真的会在与那些从人已被分开...在先知看，救世主式的时间 - 和平是了解在人民之间和谐的形式，男人和女人之间，人与自然“。

在对上帝在地球上的王国执行的梦想，实现全面和持久的幸福不仅是最好的，但也是对立的自由主义现代化其合理性，世俗，民主程序，是反对在世界上非常范式逐步改善，现代化进程中展现的世界，在他的水平尺寸，谁是。俄罗斯著名的宗教哲学家布尔加科夫，描述了第二次召集国家杜马的成员，表示非常在我们的话语环境方面的重要：“我清楚地看到，事实上，远离政策，即散文的日常维修和润滑国家机制，这些人是分开的。这不是政治家的心理，不审慎的现实主义者， *postepenovtsev*，不，这为神的王国在地球上，新耶路撒冷，和，而且，几乎明日实施焦急的人得意洋洋。我不禁想起再洗礼派，和其他许多中世纪的，启示和 *hiliasty* 共产主义教派，等待早期基督教千年王国发和清理用剑，一个人民起义的方式对他的共产主义试验，农民战争，想起约翰和他的莱顿在明斯特的先知一行。”

现代化的特点恰恰是一种渐进和稳步提高，功利和务实。这些特点的社会现代性的文化环境，这是创新，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生活的活力。在商业的成功不仅需要创造新的商品和服务，而且新的市场，使经济行为主体，以获取最大利润，有一个经常性的经济结构调整，资金会在有可能实现尽可能高的效率。创新的产生和使用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新，刻板印象”通常链正在发生的最大变化是在定型的地区，失去了“稳健”，是规范的确定性。相反，在异质性的刻板印象晚现代性而言，相对较小的寿命。

异质性表现在统一的风格，即没有自己在 *polistilistichnosti*，当地的刻板印象。

扩大刻板行为边界有利于创新的扩散。通过我们新的信息系统创新变为可用（已知）一套的人，不仅在这个国家，而且在不同地区的世界，在那里创造了必要的技术能力。我们观察到的文化空间碎片迅速增加和创新的迅速蔓延导致事物和拟像，这与它的问题充满共存，其中考虑，但不属于我们讨论的范围。

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一些改革，将不仅有助于现有世界变形，而且也为另一个重要的功能：创新的文物，意义和效果可能介导人与世界的关系，填补了实质性的方式疏远他们之间的空间。因此，什么位置应提交的精神表现形式庸俗，资产阶级，在自身条件，对自由文化组织是统一和融入世界人类文化的空间进程的一部分。

我们最近的历史特征，大规模的苏联人，即使是在最压抑，思想上时间试图解决自己对某一个普遍的各种机构实体专利障碍创造适当的。举例来说，我们将讨论德国文化为主题的出口货物在二战结束到苏联境内。对于苏联的人民，这个过程是自发的欧洲文化与熟悉的形式，打破铁幕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带出了很多图片，餐具，家具，家庭用品，书籍填补这个空白（简单）无产阶级的生活，至少部分足以满足“小资产阶级的渴望”的福祉，填补真空的财产，客观世界，使之更持久，稳固，“资产阶级”。

苏联公民的愿望，哑盘踞在世界上谁是阻止他即使在最低水平，保持和复制其生物和社会文化形式的生命。在适当的形式纯粹的各种机构实体可以生活只能在有限的时间，您能记住的战时共产主义，公民和伟大的卫国战争，未来的一些程度上的列宁斯大林时期我们在一般的历史，但没有让步，谁不能以任何长期存在和世界的内心世界正确的。总之，可以说，和平应该对他的世界谁是在于为生物和人类生活的社会文化的再生产所需的能量一般寄生虫。

在建设应/福利是通过其私人 *subdiskursy*，其中最重要的表现是上帝，秩序，真理，即“一个翻译的单词”真相“，同时表示”真理“和”道德和自然规律的权力“。这些反过来 *subdiskursy* 被分解为更私人，穿孔 *neontologichnuyu*，但对于一个被适当的物质的存在必要。

中空雅科文科说，“意识，在这种观念应该是活着，是从世界划分不可分割的两个层面。水平规范，或需要，作为唯一的真正的，神圣的现实和恶劣的人，如虚假，不完整的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经验。在这个世界上图片必须被理解为永恒的，上帝赐予的自然存在的，这是在神圣的过去，现在和将占上风，在末世的未来。

对于苏联的人，谁的社会空间的文化传统，现实，超出了正常/他谁就是承认尽可能少去生活质量。永久隔离（从纯不纯分离）是在历史事实方面：即把合适的坐标系统的二律背反事实，应给予他/谁是规范，事实不适合实施这项计划忽视，或不重要的，无关紧要的治疗。

由于这种相对的历史经验“的历史，以某种方式 sakralizuetsya，在神圣与神话和传说，一个圣经的模仿这种社会主义的历史转折点。”建造这样的方式“神圣的社会主义历史像其他任何番鸭，俄罗斯/前苏联，后来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没有收到一劳永逸的所有数据，冷冻方式，它在不断的议案，作出修订，修订，须重新考虑反演的作用和地位的历史人物和事件。

在对世界的看法的最重要体现，通过这一概念应/正是对历史和历史记忆功能的态度棱镜。在其根源很奇怪，乍看之下，这种现象不仅对俄罗斯的不可预测的未来，而且还包括它的历史。在离散的历史和事实的具体情况，其内在规律和逻辑很可能没有充分，因此不属于世界传统图片。因此，考虑到时间知觉的特点是固有的，在后农民的改革时期，俄罗斯的历史学家鲍里斯米罗诺夫指出，“农民认为的时间在一个圆圈运动，周期性的，因此代表了全世界所有的重演，但不会更改。从正常的，即重复，他认为事情很了不起，是邪灵的工作，对女巫的阴谋的结果，因此暂时的，过渡偏差：“Obomnetsya, obotretsya - 所有旧去'。”

由于，这是它的方式之一，表现为没有将有限的利益，是与对历史社会文化的时间不符合不可逆转理性的认识。为在适当时机，也没有不可逆转，而该人拥有传统意义上认为，在任何时刻您可以停止时间和历史的重新开始从头 - 。如果没有历史的局限性，如果没有较强的因果关系 - 那么为什么不发挥社会组织，或者至少是一次不同形式的周围/非常不只是财产重新分配的？

之间的福祉和刺穿的各种机构实体客观世界戏剧的关系必然造成社会和文化的矛盾。这两个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谱系追溯传统文化不敏感的理性世界观，因此人的倾向，俄罗斯的思想（神话）对现实的解释。由于 *nadrealno*，它先于现实，不与实际存在，并非是为了配合他，而不是与帮助验证：“意识，在这种观念应该是活着，是从世界划分为两个层次分不开：神圣的规范或作为唯一的真正的现实充足和邪恶的人，如虚假的，有缺陷的商场理解。

但这个看似有力，唯多事的混乱仍然存在一些规律，不断调整的过程和神话与主要 *subdiskursami* 关联正确。因此，下面的基本技术。

1。驱逐的记忆，历史，一般的事实，这些或多或少的生活不符合正确的。在工具层面，这大大促进了黑色鞋油有关从这些事实的书面证据来源的做法，从名单编年史和与我们的重写与修改历史教科书的解释正在进行的激情结束，有时有意义的内容，历史人物，改变了国家预算和公共标志数字。由于目前典型的例子是发黑的画像，并在苏联的课本和斯大林时代，苏联的书籍图书馆 *izyatie* 被流放或以其他方式疏远政府作家下降百科全书人民的敌人引用。在苏联时期，只有“样本的故事改变了，至少两次：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取而代之的是生产和技术的历史，她反过来，其伟大的历史。”但是，在他们遵守有关事实的主要机制分流/不遵守应该是内部性质和工程的心理水平，采用了一种“内部检查员”。

2。矛盾的解释时，他们的理解两个版本，同时对面的事实。例如，证人集体化一方面，记得，我可以告诉所有的恐怖，因为它实际上是。另一方面，他认为这一切都发生了类似的集体化的小说，肖洛霍夫的处女地朴相过程描述。如何解释这一矛盾，是否涉及精神病理学领域，意识分裂？由医疗领域，这种现象是不相关的，因为根据特殊的逻辑关系，应/他谁所有的解释和理解。在这样的历史事件的看法重叠的实际情况下，哪些应该在思想上彩色图片和合法的神话。

3。选择性录音属性和对他们遵守有关规定的基础上历史现实特点应，他们的隔离，即办公室清洁（适当的不纯）（不相关）。但半真理，是谎言，最糟糕的一种，根据康德，可怕的是解散的道理，“它仍然是自己的责

任是向严重违反和不可原谅的行为，因为它涉及到我们面临的人的尊严与债券发行计划的....我们的思维方式的根源

结果总是历史的回放，幼稚俄罗斯的历史意识不合理的反。在此背景下，故事并不意味着即将开始的新统治者的权力的连续性，可能它带来的机会，提升空间和生活。最近的过去是很少越过他的一些实际的结论，其在新阶段的使用，可以消除新的 bug 和测试的社会。在对官方的迫害前统治者，同时也是一项传统的精神积极参与和支持电信，我们爱压迫和被践踏：“领导者，谁失去了他的席位，获得的所有想像不到理想的功能（我们可以说一个人。他像一个不幸的同伴，并于好，正是因为他们不再从监狱返回后根据大赦美联社权力。来到昔日的工作地点，在行政办公室的安排放荡，曾与警察对抗，称他们法西斯，爬行动物，叛徒，同时指责他们，他们是“斯大林中毒。

新的统治者的到来，但在过去 10 年，并选举新的立法，往往是一个奇迹般的变化伴随着广泛的非理性的希望（更新）世界或至少在他们自己的财务状况立即得到改善。相关性与客观社会的大多无法向传统意识的文化现实，这些夸大的期望。在他统治的开始，政府可以利用问题的故意夸大主体的存在，几乎神圣的期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失去了他有能力改变世界的信念，一个传统的意识可以执行对政府的子民，反演，移动在其提交它的杆位，在好邪恶的对立面。

传统媒体的意识，在思想的类别应/存在，更重要的，不是实质性的言论权力软件的一部分，和谁出声它的个性。这就是为什么在未来政府的主题，重要的是这样说，在共同的，小的私人不多，以免尴尬，没有进入的诱惑 vvvodit 小孩子，给他们一个机会，团结的人统治的支持。当时间的政府失去了它的主题与各种机构实体适当连接过程中，他是在他谁，陷入了孤立，非真实的事实，他获得色调 unoriginality 世界。大家也许记得，在这方面，我们的同胞的态度，俄罗斯前统治者。

因此。统治者，谁是正确的涣散，没有电灯，就忘记了，作为一个例子，我们可以回顾了对帝国的夕阳时代的共产主义领袖。在这个系列是通用的苏共勃列日涅夫和契尔年科局长。统治者，谁在这种或那种形式反对适当的，为恶棍，其作用同样在世界传统图片必要的，以及英雄和圣人的作用

mifologizuyutsya。因此，听取了上个世纪的“列宁主义是唯一”正确“的学说在 20 年代末它的对立面，它的否定 - antileninizm - 在形式的”托洛茨基主义“。存在的谬误和邪恶是确认真理和善良的存在。“近代这个神秘的“恶棍”的大规模传统次数排名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

但是，回到 1950 年苏联的经验主义风景如画的介绍 - 80 - 载体的弗吉尼亚科兹洛夫提出：“相比之下您好”领袖“，被定义坏。两次被定罪的犯人在 1959 年 4 月先令写信给赫鲁晓夫美妙滥用的信：“你大腹便便嗜血成性的动物，通过眼泪和释放一个高尚的人血液中的牛肚，在办公室的地位，持有王位手和牙齿，希望世界成为一个光明的未来这将启动后你的葬礼。你不知道，人性的狗，强迫马林科夫让位给下农业的观念中借口，提名为自己的自私的目的布尔加宁...”»。

由于传统媒体的导向意识指责的七宗罪他们，但这些费用通常是主要的事情 - 他们减少权力高架形象，实现从神圣到世俗的势力范围内。没有人民和国王和大会秘书长解放者特别感谢，因为他们远离下降正确，已进入被异端下降。记得在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在大众意识的照片，时间接近我们描绘明显消极的含义。完全不同的认知程度的统治者形象，它可以承受比赛的审查会。这一切人的素质正在逐步消除，当局在适当的主题 - 这可能不是一个人，甚至没有超人，而是一个更高的人情味。

阿在列宁和斯大林市民心目中的形象记得当时的典型例子。因此，在对格鲁吉亚的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国会揭穿了大规模示威活动，发展成为骚乱，在此期间，哥里在第比利斯的卡车抵达约 2000 人，领先的汽车是由装甲车框架。它有两个人，制成品在列宁，斯大林，是由同机的人穿着水手的形式，在他们的肩膀枪带包围。在这个场景，我们看到正是这种“超人”的适当，身体的死亡是无法阻止他们在历史进程的参与，不仅在调解的形式，领导素质的体现，而且还亲自。

这个数字可能会继续语义许多例子。例如，在白俄罗斯作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杂志 1977 年发表一首诗，是诗人，他说，真正的苏联人，总 obrattsya 提供咨询和支持，共产党数 1 列宁：“我们有权利：布迪！我们有权利：呼叫！...哪你无法忍受，我不 smolchu。我们呼吁所有伊里奇！”。在这个坐标系统，从领导者应成为“圣人在其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

kvazireligii 版”的“圣人”谁可与个人和集体投诉，纠正社会问题，从适当给予赎回申请，联络线，“文物”，这始终是可能崇拜和得到支持和安慰。

在这里，我们的做法是迷信权力的问题，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的主导范式的文化后果，/在俄罗斯的文化意识人。这个问题的分析，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俄罗斯的社会规范和到我们社会的现代化自由形式的文化空间，引入价值持续拒绝的原因。在俄罗斯的社会经济机关文化传统，更是一个形而上学的范畴，而不是社会，如果外部，“礼仪”的功率水平出现作为一种社会制度，那么国内深层次的体现它的形而上学的本质。从权力理性的角度理解是两个方面的：作为一门学科和比率。

与俄罗斯，从古老/欧洲的在其本体论的差异嵌入式电源这些模式的文化意识中世纪调和论出现。在俄罗斯的权力文化意识是其中一个主要 *subdiskursov* 正确的，它的直接投射，履行了调解制度的重要职能，以保持最低限度的运作和社会文化的完整性一般再生产必要的。俄罗斯不仅规定了当地社会经济的权力，在社会的横向片，有多少链接括号的现实使文化进程的形而上学，善恶，从而保持整个社会文化系统的完整性垂直 *ierarhizovannye* 极点。

在内部分裂的基础上，缩小目前正处于在经历了临界应力潮间隔系统由 *mediativnyh* 横向联系的发展加剧了小，中区。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文化权，是粘合剂和固井力量，外部的横向社会世界：“莫斯科不是主权法令，皇帝莫斯科。电力收购了大量的性质，并 *samoprichinnost kosmologichnost*，获得了具有先天将不会受到世界屈从于任何制衡的阻碍。在这个意义上古老的气息，其预测减弱，那些东西，其中重要的是要坚持“生产力的神圣国王为了回忆，这意味着大量增加，在各地：在自然中生活的生物...（后来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国王，确保繁荣陆，海，和他的统治地球和女性生育丰硕的果实。

在这种情况下，调解的执行自己的具体情况，比西方，调解的主要形式是对话的具体细节等。在中世纪的欧洲，谁之间在各个社会层面，这是封建领主的关系，主要是基于对话和相互的义务，因为“对话 - 这是在建设性的，在寻求解决问题的思想内部矛盾永久的解决，同时保持创造性活动的电

压。在他的问题一直宣称的“我”的关系，他对自己和他人的地位定义的空间。

在俄罗斯社会和文化现实的框架内调解工作，主要通过独白。在其各种化身，俄罗斯的临时政府在 *monologichnoy* 试图层次的空间组织，即横向的世界，它的各个环节连接形式。但 *mediativno* 关于世界 *ierhaiziruyuschee* 的影响并不总是成功的，所以说，“主要的困难，它没有任何应付基辅或莫斯科或圣彼得堡俄罗斯，正是在这个支离破碎的民族与文化，民族和国家，被剥夺了这个优势的文化传统和妨碍治疗一旦发生了差距。

这对社会经济秩序原则，文化空间，阻断了对话文化的发展。独白，有系统的赤字 *mediativnyh* 职能一般文化的等级性质的调解经验被高估，被视为是对国家的 *samoidentifikatsionny* 签署文化认识的基础上考虑。在我们的条件很清楚地之间的政府和社会，这是缺乏反馈为什么如此难以组织未经当局批准，直接在俄罗斯的任何东西。

截至这可能会导致软弱的权力后苏联俄罗斯政党缺乏最明显的例证之一。这种情况，作为政府与社会是一个深渊，但沟通 *monologichno* 的性质，被认为不仅是正常的事情，通常的，而且也是表示敬意。俄罗斯在这方面并不孤单。一个人与在墨西哥和印度，其他国家通常位于欧洲以外，美国当局的关系非常大的距离。关于主题和美国当局在德国和英国，即最小距离在国家属于现代文明的自由。详细参数针对不同的文化，考虑到荷兰人类学家克霍夫斯泰德。

权力地位又一次与俄罗斯和西欧一样中东中世纪，在欧洲的最高权力早期受到了限制法，是强大的演员能诱导附庸严重违反摆脱他的合法和非法手段显着性差异。去宗主国对某些功能，不利于要么加强自己的权力，也不是大小保护控制作为附庸可以找到自己的另一霸主，他领导下继续他的财产开始领土。在极端的情况下，封臣可能在足够长的时间隐藏，如果有必要，并捍卫祖先的城堡。因此，一般在西方欧洲地区，并在社会文化系统的某些共同的特征保持国内稳定，抑制了强大的暴政的破坏性表现。

但是，俄罗斯政府采取超越宇宙的地位道德和法律的问题，对他们所说的那样：“在天上一个太阳光线，并实地俄国沙皇。在俄罗斯的历史，我



们正在目睹的发展视为从罗马帝国（拜占庭）思想 *caesarism*，当政府的问题，同时代理自上而下的等级权力关系，得到很高的地位的来源。

这种对王权神圣本质的想法可以追溯到古代王国。例如，在古埃及第四王朝国王被视为由神拉儿子提出：“国王陛下，虽然表面上，并且是他父亲的儿子，也是最高神的儿子。”艾萨克马萨认为，俄罗斯“考虑他们对国王的最高神。外国人完全分离的意见和莫斯科，并特别提到了教会领袖，已故的十五 - 十六初世纪，约瑟夫沃洛科拉姆斯克，作家权威写道：“国王，就其性质而言，正如任何人，但他的立场，并希望至高上帝的力量。首先，所有冲天，俄罗斯当局可以进行唯政策，在任何政府行为规则的主体：“上帝的真理和皇帝的意志。

例如，如可以在所谓的在他们的董事会真正的社会主义检查与苏联法律的行为（决定），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遵守？这个问题是一个先验的一种修辞性质，因为“皇室将不会受到审判。”声明，效率低下的苏联宪法，从宪法到 1936 年斯大林，被认为很清楚组成部分苏联社会的主要条件之一，在 60 出现的二十世纪，载体，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是：遵守苏联宪法。

这就提出了一个合理的问题，因为它是可能的结合，共同成长，在相同的职位的法律待遇的政策，苏联时期的法律权利的规范，主要是与西欧和北美的法律制度 *skalkirovannym*，和历史上根深蒂固的专制传统的专横？内这一难题“的法律结构”绝对不可避免，不仅 *vnutrennyayaya* 竞争，而且是消灭战争，自然希望实现更大的内部同质性。方向，更多，更普遍的今天，像俄罗斯的世界旧的：“事实是你的，小个子，勇攀在包家！”。

在道德领域，以及在法律，东方和西方之间的欧洲，有很强的差异。在西方的道德原则是独立的 *mediatsionnym regulatives*，因为“所有的法律，道德的根本一神教（基督教的普遍形式....”的东欧大陆的道德原则的情况下得到的是更流畅，相对的。

由于权力是适当的第一个表现，它决定了他的措施符合在道德领域。作为道德和所有对应于一个适当的，记得不太遥远的过去，当决定和革命政权的行动来决定是否恰当，后来在一时的权宜之计“道德体系的一部分”。截至 *neartikulirovannyh*，但承认公约俄罗斯的能力绝不比神较小值，在宗教领

域，实际上不可能是绝对的道德标准来源：“上帝的主权权力全部是肯定的。”道德准则比较容易根据不同的论述应在现金话语的主题倡导机关。

愿望是由于它的包容一切领域，而不是回避从对立的两极善恶，表现为一种更高的性质“的渴望本身 - 神谁既是一个魔鬼，...，其实是一个古老的造物主。他最初，只有他，以后所有的矛盾是，他不知道，也没有一天晚上，既不好也不恶。他是 - 一无所获，他 - 一切。我们无法知道它，因为我们知道，只有在矛盾的东西...“。它应该看起来和俄罗斯政府的最重要的特点之一谱系的起源 - 它的矛盾。

在一种文化中位数的区域不自然发展，以及善恶到宇宙极紧密合作，当局不能生活中位数方面，从内部连接系统。这可能需要两个极点的组合，既，像一个从外部系统压缩箍。一个国家的事务有些类似类似物被视为早期中世纪时，根据乔治杜比，法国国王的结论“并不构成对3个单独的部分，一部分计划：因为他提及了秩序，也就是三个数字构成法院社会’。”

上方，此功能，而不是在社会，矛盾，决定了俄罗斯当局的能力，既是一种来源的好处，和邪恶。一方面来说，无论是苏联和前我们的历史苏联时期，我们看到不断呼吁当局寻求正义，因为该学会的索赔，而不是诉讼，对 *redistributivnoy*（再分配）的其他 - 我们看到建立了一个社会的一般特征并同时“根本不信任”好源头。当局“因此，所有试图谁“给人们生活，不能停留在政府的领导。邪恶，总结执政，立即处理。

当局犯下的罪恶，是不是邪恶的本体论，它的佣金是由高利率决定的，应合理，不仅不可能，而且有罪，这就是“上帝给的权力，谁 *pohochet*”。传统意识总是有理由的暴行当局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需要打击的人来说，敌人的第五纵队全球祸患。对当局的犯罪行为大多被视为是“不协调，这是必要的更大的和谐，使那些谁听到这种和谐，不把他们的不和谐。

政府暴行 *neontologichny*，本体论的罪恶承担世界存在，不正确消毒人的罪性。在此 *neoznovaemoy*“罪恶的意识传统媒体”的基础上的增长，而不指定当局十分明显被动，无助设置，，此人不仅易于操作，但需要管理和监管当局：“我爱警察局长，谁，在火警和我到颈背，所以我没有站双手合十。任何暴力不能“， - 说康斯坦丁 *Leontiev*。以及有关的亚历山大二世统治

时期自由主义改革：«不 reshimsya 我们要求强大的父（皇帝），他不得不继续威胁我们？“。

矛盾标记为一个相互矛盾的原则混合的融合代表政府形象的问题公务员摆布，是一个充足的条件应。因此，在列宁的神话形象，强调了超人，优于地面测量和天才在同一时间 - 简单，人类和圣餐方便。类似的，但略有不同的方式是斯大林。他还既内在与超越，结合张口结舌与古朴神秘的讲话：“谁哨子，谁 myauchit 谁呜咽，/他独自 babachit 和探头。按照形象和行方式的其他功能组合的语音特征创造了一种神秘色彩的秘密神圣的意义，这是半开着的只是轻微的不适当的口头申述壳无形和不可言喻的存在。这是直观的操作生成正确公众的期望给出了在权力斗争下的竞争者决定性的优势。

权力和意志不足的表现主要是由于权力受到来自现实生活的隔离，但由于她的智慧和伟大的表现认为 invertatsii 这些科目不协调当局。说得好对各政府行为的传统观念“歌手”的保守主义和俄罗斯的特殊 Leontiev：根据我们的基本法律帝国“，实质上是我们的民族精神的法律和福祉的一切来自于最高权力机构。该法在法律上和奴役它是班上的人民的良好分离（或“国家”），一切都在他的时间好 - 与旧，封闭法院和体罚。以及法律和销毁所有这一切，不是等优点很多，但由于最高权力是非常高兴...我们是这样，不相信这家俄罗斯，谁不知道如何思考，尽管他是最诚实，最有用的本国人民事务的头脑...“。但是，故事也为此付出的便利，和法律，它将作为轴“，并在经济，政治投掷，并为此陶醉丰满的权力可能意味着严重的内部制约，制衡机制，不仅皇权，但缺少和整个国家都必须支付 1917 年文明的灾难。

Mediativnaya 政府职能是必不可少的 subdiskursom 到期渗透世界表明，我们的日常生活现实。这 subdiskurs 由于俄罗斯方面强调了其主要建立一个功率等级（垂直社会所有领域），因为正是通过这些各种机构实体是必须考虑地球最偏远的角落渗透，被日常世界的内在逻辑 monologichen。

政府职能 Mediativnaya 他在世界上谁是通过具体的社会机构表现，态度和传统。的主要机构之一，是一等级组织机构官员，即定期和经验的确认。因此，院士吨扎斯拉夫斯卡娅提供关于苏联官僚，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人数下列数字：“根据资料，1999 年引用下面的研讨会”俄罗斯向何处

去？“在苏联在改革之前是七十〇万公务员，但在目前俄罗斯 - 他们一百二万。在三年半的时间每百万人口的管理“！

为什么俄罗斯是伟大的国家，为什么官僚如此大的规模了这样的一个社会的重要作用？外部控制补偿的文化，法律，经济，政治控制和个人在自己生活的项目，参与的国内形式的不足，在社会事务。生产，而是分配和重新分配，以决定个别尽可能问题，在个人的谈判模式，至少，没有明确的法律对待。但是，并非自我追求是重要的，一些官员是所有是由国家承担的职能相同数量而定，其固有的愿望整体。

当自由主义导向的俄罗斯社会在 90 年代初期，在二十世纪的载体，谈到有必要尽量减少国家的作用，以减少他的作用，以“国家 - 的守夜人”的方式，这意味着只有一件事 - 不妨碍我们的生活，工作，自己有点照顾自己。阿的生活世界从你有活力的组织仍不能再等下去了，因此，至少不会干预。你可以是有用的只有一个 - 在警察职能，即建立，与西方的“...繁荣的比喻 Rossiyskogo 状态，因为有一个用步枪男子经受住了利益和权利的后卫美元，英镑，马克”。但社会并没有从连这样一个最低的功率收到，看来，政府支持在街上基本秩序，只是控制社会，媒体，作为一个整体营商环境。

原来，在俄罗斯，以打击街头犯罪，应至少安装一个独裁政权，并以消除该强盗商业结构的屋顶，有必要以国家企业本身（或至少大），并建立一个极权/ kvazitotalitarny 模式。布拉沃，先生们！原来，在俄罗斯国家可能是一个大型综合（老大哥看着你），或没有，就是无法与他的职责任意留下了少量应付。这是一个可怕的社会所面临的困境，并可能在权力的集体实体最具智慧的一部分。

现在，对非理性的简短评论，使一对俄罗斯的权力迷信。理性的，相反，会员水平，地上的世界，这是。而从对权力的理性主义的论点，其性质和传统主义的行动，认为不但害怕，而且更深入，更有意义的文化禁令，因为合理化导致当局的不合理的破坏。正确理解当局不应该，但经验，由具有宗教意识，这不是比喻合理化的运作机制，并直接体验与宗教体验的行为超越了工会。

非常 rosiyskoy 权力的性质和国家的建设由于摆功能，在历史上和 sotsiokulture 动态过程逆的性质。请注意，一定幅度的内在的历史和社会文化

动态的过程，一般来说，被展示，包括在暴发户最发达的国家，是对 counterrotating 程度问题，是否存在共同的意义，在一定矛盾的极端立场，共同的语义空间的情况下进行对话。对于西方古典现代的国家，这些振荡是挑选的创新手段，在社会经济传统空间文化传统纳入其中一些。随后的发展阶段，仍然是相当高程度的连续性与上一，纠正私人发展和文物。

在俄罗斯，一切都不同。在俄罗斯社会的框架内，文化制度本身并不可怕振荡，但其幅度的范围，最低的两极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答：贝赞森指出，俄罗斯的土地“，至少从 Falsdmitry 一成不变的成功，并定期互相两个元素。一涉及到相对自由，在社会使用私人主动进取的潜力和它的公民的积累财富，技能，知识和其他国家的宝贵资源的努力。对面的另一首持久的开始。其表现形式 - 具有明显的极权倾向的状态。时代的变化进行或多或少显着，但它是不可避免的。在胜利的价值官僚主义的第二阶段。在前一阶段的经验资源被征用，国有化，ogosudarstvlyaetsya。

到了即将离任的历史时期的结束，是积累了不一致的巨大潜力，并通过深由于其混合的民间真相上升。旧秩序的崩溃是觉察喜形于色，有一个适当的庆祝普遍希望。在这里，感谢上帝，已经开始表示，在他的回忆录中楼 1917 年二月革命 Stepun 驱动程序，是在地面，受洗。学习说，有关在彼得格勒，1 克丘尔科夫从士官人民革命：“仙将不再”。在新的历史阶段，最初是被视为试图建立地球上的神的国，尽可能接近 1 或至少必须对前政府的罪恶奖励。

对俄罗斯的国家地位摆运动是伴随着思想的方向和调解的变化无论是在力量方面自己，最活跃的头脑社会的一部分。只有在处理这个寓言，但它准确地代表了俄罗斯的历史和 sotsiokulture 钟摆反演过程的两个极端，在极端的运动幅度之一，有一个“扣押”，并按照治疗的多数人的社会信仰现状。这一运动之间发生相互排斥的两个极点。第一个杆位是一个几乎不受限制的自由杆，在社会上被认为是无政府状态，当法律的削弱，是从根本上减少社会文化的规范性，共存和竞争今后可能规范的多文化和社会发展趋势。这种自由杆，部分混沌可能包含一个新的社会文化空间，创造性杆，其中不同的方案，为国家的可行性时，不断有来自外部的社会文化制度创新，越来越多

的进口。换言之，自由极了 - 这是他谁是一极，生活极。当然，他消除了大多数国家，而一个匹配。

第二极 - 极点近似正确的，其最大可能体现在这一历史背景。这 - 一对在俄罗斯的社会经济秩序极，强烈足够的权威有关的文化传统，有时成为一个极权主义社会控制形式。这对任何和所有层次的绝对胜利，当所有的小法规不允许的 - 当然不容许极。在对人的适当领域的极点吸引牺牲，他们的精力，时间，在伟大国家的伟大思想，生活魅力的机关的名称。在极右有很多的敌人，外部和内部，他们防止和不可改变的最后胜利到期，因此必须予以销毁。如果敌人不放弃 - 他是被破坏，都应该像他说，莫斯科在 1968 年党会议的诗人谢尔盖米哈尔科夫：“没有仇恨的敌人疲劳 - 这是（真正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因此，从一极秩序必须 - 即使不是死亡杆，在不死，一定 kvazizhizni 最好的一极，为可能存在生命是如何超越现有的世界奋斗？

副局长梅列日科夫斯基曾表示说：“俄罗斯的深度反应 - 不是政治，而是经验，而不是一个地方 - 超越。反应 - 宗教。看来有时候，俄罗斯去年的本质 - 对宗教的反应。当接近极应最大限度的代议制民主体制变性，制衡破碎系统，动力更清楚地开始集中在一个人，宗族，党的领导的手中。在今年的权力阶层的需要意识形态的调和与现有的材料多数的社会情况，使升华自己的利益，在能源，因种种原因不能被人类用于自我的物质存在的水平平面的实现阶段。

思想，要求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假定 *superpersonal* 目的，在其不同的变化，为维护和俄罗斯帝国增量的关切包括，针对在社会最古老的部分文化传统（的人），依赖弥赛亚主义，无论是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个重大的历史的诱惑，多样，包括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的侵略。请注意，俄罗斯经历了国际社会主义的历史的诱惑，出现在公众意识，甚至解毒一种，如果不是在与社会主义等，那么，至少在涉及国际层面。但是，国家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或多或少积极形式的世俗，或诱惑，更可能的是，宗教的形式还没有到来对他的任何大规模的解毒剂，还没有制定。

在特殊情况下，和宗教有很大的潜力 *etnointegriruyuschim*，但似乎是当局的诱惑，痛苦地决定如何将静态比较自由的信息空间的社会，没有发生重大的战争，威胁，一般敌人，缺乏思想。但在后帝国，但近年来的新特点日

益明显，对宗教身份的科目帝国国家重点不仅可能导致民族融合，而且对国家的解体，并没有放慢 - 但加速了帝国解构第三阶段。很显然，在主观方面，该项目的参加者，作为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宗教没有意识到，这意味着其从相反的效果行动，对它所导致的认识，即使到那时，显然，没有群众，有可能在事后才。

而在这方面，另一个很重要的一点。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在俄罗斯和导致了马克思主义，这楼 Stepun 为“社会主义的罪恶与自己定义的重生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胜利，以及作为公共宗教思想的基础上制定的正统的使用可导致同样悲惨的后果东正教本身。对哲学的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说的创始人之一，在一对以下类似：“对世俗政治目标的更新内容，是指宗教的”中立“...现代法西斯蛊惑与宗教图案也只是作为一个雾化过去宗教遗迹，它涉及任何油脂破坏信仰。在传统宗教的残骸来看，他收集什么是对的目的合适，并丢弃其余尽管虔诚的短语，他从一个检查完全务实的观点，宗教。

回想一下，在这过程中发生（可能发生附近的正确的顺序极）。依赖于在一些极端的时候，俄罗斯的立国钟摆开始向相反的一端回运动。在从最远点的波动幅度运动最初部分是最明显的纠正扭曲，错误的过程，以及不合理的，这种社会的极端状态，文化系统的特点。这个过程是公众的广泛同情，治愈的成功“头晕”，开始融化的措施，规范强大的暴政（或自由，无政府主义的理解）的基本法律准则。随着俄罗斯的社会经济进一步运动文化摆在常识的区，区的利益平衡，政治稳定，社会的精英和一定的共识。

有趣的议案在常识的领域钟摆。从这里穿过附近的二元对立极边界...在这里，他来接近从常识区的出口，社会了解的是，精英会犯其他一些时候犯下历史性的错误，有一些新的反对，而被销毁或移民到钟摆的议案，在下段。从常识的或波动地区敞开大门，呈现逐步，而我们灼热或低温下一个乌托邦...

特别是在现代化的自由形式，不符合正确的，因为它假定存在的水平面完成自我人格的实现。成功的现代化进程，而显然是与人均收入水平相关率在水平面的存在，可以促进或阻止个人自我实现此时此地。创造的物质的东西 zhizneostvleniya 大规模有意义的机会，以及将标志着现代化的完成，令人垂涎的集体无意识“历史的终结”，但讽刺的世俗而非宗教的形式。

与贫困作斗争正在形成成功的消费商品，服务，文化产品大量层方面的重要。

因此，在俄罗斯消费者越成功，越会仍然非常重要，不仅为人民地下，山的高度和深度的精神，而且对前语义空间资本主义的人一般。Zhizneouschestvleniyu 在—项配合世界的形象，减少到超市，那里有许多正式（金钱物质上的）相，形成互补的人已故现代开放的生活空间的功能。

有一些替代方案，这意味着个人价值的实现之间存在的水平面选择和潜力的未实现升华，为替代群众觉悟，逃避现实的生活情景与地面的可能性，横向的自我实现和个人的意义。在自我存在的水平面群众的其他人取代，包括反社会和垂直定向的生活策略，边际地区。如果没有，补偿方案 zhiznestroitelstva 来作为自己—种，在该地区的副尘世的物质生活实现脱颖而出。

该项目的实施水平 zhizneustroitel'nogo，事实上，需要现代化导致订货，kosmologizatsii 俄罗斯的社会文化空间。现代化进程中所涉及的人物，具有自律，愿意服从位数的文化，有能力控制其重要的活动，比较规范的传统观念和病理他们，进行计划的项目是至关重要的。这样的人都离不开“背后的警察总长的地位。人类在晚现代社会生活中显示为 chreda 实施，创造射影 dostizhitel'nyh 行动，这样做，即使往往只有在大众消费形式。

在对自己有意义的机会的情况下，在世界的实现存在，即物质上的存在在外地，未实现的人格权必须在发出补偿的民族主义，救世主式的教义，宗教原教旨主义，世俗和宗教范围的意识形态。在生命的纵向和所有衍生体现这一措施，包括与国内的宗教，哲学传统，最明显的复杂的思想表达的名义下“俄罗斯思想标志着要素优先。”

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这种思想观念的—套象征，象征意义，它的态度分为支持者和具有显着的垂直分量的项目对手的社会。同时有一个思想建设纵向的时间足够有效的对生活在边远地区的人民群众再社会化的进程。确定项目的社会的基本物质资源的个人 zhizneouschestvleniya 水平的规则，对人类群众最有效的。这条规则的例外，和—些私营，—个人可能都相当被横向和纵向活跃。



据大肠杆菌盖尔纳，“民间社会可以比作一辆自行车：崩溃的速度时失去经济衰退时，再也不能确保其大多数成员的福利不断改善。其中大多数是准备放弃的伟大原则，为的是非常真实的自由的幻想而牺牲。“现代化苏联解体后的浪潮带来了胜利的存在，地区，决心从一般到具体，*polistilichnosti* 和价值相对主义的社会和文化发展的主要载体。曾经被公开，而在外地必须在国家利益方面，它成为私有。有一个巨大的扩大私人，而缩小范围，容易公共控制。

来吧，人是自由的 - 它是正确的，为大审判官，谁说，饥饿同饥饿：我知道如何。“这是唯一的俄罗斯。没有这么多的“理念”如何生理 - 是将其作为一种自由的感觉不敬虔， - 奴役，作为接受...在自由 - 罪人的枷锁 - 圣徒。圣徒的奴隶。圣俄罗斯 - 奴隶圣地。外汇自由，自主，地方 - 的权威和宽容，相对来说，啤酒在阅兵仪式和火炬游行节，使古老的团结意识：我并不孤独，我们有很多，我们的人民。在一般的俄罗斯现代化的历史背景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挑战过程中的适当和对存在的本体论地位的批准。

### 三。封建帝国作为社会自治的形式，对俄罗斯的文化和文明系统的组织

在文化和文明系统有一个在输出它不再是本身的内部变化的某些关键门槛，是失去了其内部的身份时，自我认同。对自我的过程，对文化和文明制度的最重要因素再生产发生。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文化传统，这是“与其说反对改变，多少形成了具体的时间和空间有关的改变成为一个有意义的形式特征方面”然而，颇为普遍的意见，根据该原则，系统地组织社会文化的形式同样也可以在各个方向发展，这是俄罗斯的社会文化系统，可以随意被模仿瑞典文，中文，韩文和其他模型，不论其基本的文化和文明特征。这种方法的自愿其理由是基于进步主义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版本奇怪的组合不接受任何人的意志的限制，以及魔术，东正教异教信仰的奇迹，是不稳定和不明朗的轰动效应关系。

费尔南多，在他的著作“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的菲利普二世”时代布罗代尔说，“文明基本上是处理空间，人民和历史的组织。这就是为什么有文化的界限，文化空间，具有使用寿命长：所有世界混乱是无能为力的。“文化和文明的系统无法发展，随机选择的方向，只接受那些创新，促进其内在的发展，并反对任何违背它：“为什么，什么样的这类攻击是这样的：科学是没有给我们？这就是谜语：立法，你想，但没有你不会在商店去，如果你背道而驰的民族精神。“没有，即使在科学和排斥和处于转型 *inokulturnyh* 创新，提高的程度因某种原因不属于历史上形成的基础的社会文化系统。

在对俄罗斯的土壤自由现代化项目的执行情况的极端复杂性正是在于之间应该怎么做，并导致社会文化系统的悲剧性矛盾。因此，叶戈尔盖达尔在接受“消息报”，回顾后开始，苏联的改革，说：“我们不再想什么做的，什么可以与历史和社会遗产进行采访，。”但是，该系统也不能否定的整个流程 *inokulturnyh* 创新，逐渐导致了替代系统的组织 *disistemnyh* 因素，这可能最终取代系统内一次起源。在同一时间，著名的体育 *Sztompka* 波兰社会学家认为，“内”或中性的变化关系到整个系统的“最或更经常的，促进其繁殖，而不是变革。

如果我们把找到的定义，俄罗斯文明的精华，满足其基本特征的系统，那么这个定义，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封建/ *kvazifeodalnaya* 帝国。请注意，封建主义/在我们的理解 *kvazifeodalizm* 不能归结受到社会相同的名称，经济结构，通常是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编写的。封建主义/ *kvazifeodalizm* 不仅是一个经济概念，而且是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从心态，这反过来又决定了其全球相应的图片和价值尺度的特殊结构产生的特殊制度。迈克尔 *Voslensky* 说：“我们的时间问题，不是资本主义的形成已经用尽自己，这就是封建社会还没有完全用尽一切努力，以延长它的存在。她这样做，说在极权主义的形式，“东方专制的时间”：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阶级专政 *politbyurokratii* - 命名。这种反应是垂死的封建结构，代表了人类黑暗的过去。作为我们的话语，我们主要是在俄罗斯有兴趣，是非常具体的封建版本/ *kvazifeodalizma* 的一部分。

我们的主要论点如下：*kvazifeodalnaya* 帝国是内在自我的最高形式，社会组织在俄罗斯的社会文化系统。

对峙的帝国制度注定必须与后者的文明交流，造成帝国的自由和升级的交替过程通常是分开的停滞“期”。尽管在保守的帝制反弹的历史重演，定期开放的现代化建设带来的系统要素，就其基本封建帝制的理由 *disistemnye*。这些因素 *disistemnye* 逐渐组织成另一种制度。这会，但仍然过于软弱一种替代制度，尽管比 1 的后十几年，苏联的改革，将在可预见的将来旧体制 - 一个问题，没有回答。

这种变化的可能性，是对我们国家的一部分今天几乎世界末日的预言，在这方面，对完全失去反对的基础上著名的物质福利的精神或者说概率 - 或。在这方面，我想提请鼓励的话皮蒂里的金娜：“取代了文化的基本形式之一，另一个不会导致社会的和文化，这是受到转型死亡。

精神的核心传统文化和文明是一个系统的神话的方式，这是一个神话的核心一套相互关联。因此，我们认为的作用和作为对 *kvazifeodalnoy* 帝国 *sistemobrazuyuschego* 帝国神话的地方。对神话的主要职能之一是确保对形而上学的历史影响，在历史进程中产生的，是按照适当调整的要求。而只要活泼的中世纪神话意识，文化和文明的方式适应不断变化的适当形式的内部和外部环境。请注意，对帝国神话骨干非常基本的神话留在时间（时间有关）的广播时间的推移，可能会修改它们的语义调解。

认为最重要的神话，把其中关于封建制/ *kvazifeodalnoy* 帝国的神话。因此。

作为最重要的神话应分配 *mythologeme* 神圣俄罗斯。应当指出，俄罗斯的神圣概念与其说是地理和历史为内容接近柏拉图 *Eidos* 公司，存在的观念，不管这种可能性或其经验的实现是不可能的，总是等于自己，一个完整的和不可分割的。在俄罗斯末世的神圣俄罗斯乌托邦神话中占据中心地位，据她说，“祝福神圣俄罗斯，对此并不需要什么，既没有权利，也不是外部的财富和地段，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秩序 - 这已教了旧斯拉夫派”。

在俄罗斯的神话意识，努力以外的地缘政治的规模，在全球规模的目标，占主导地位合法化了各种适当的调解时间，在优势的想法，最初在道义上的优势为基础，然后蔓延到生活的其他方面。在不同的历史时代的“通用”获取权力和学科领域的规模。因此，“斯大林的道歉，不仅获得皇帝的声音，也包括空间，他夹杂着历史，外星人的东西，外层空间。而在俄国马克

思主义只是从有神论的世界观企图过渡到空间。在适当的神圣俄罗斯能够也必须保存在此位置，世界其他地区，能抵抗变化的历史和社会文化的救世主式的复杂背景。此外，今天的今天，找到拯救世界的方法，俄罗斯没有停止。他继续说。“

过去的时间，一个神圣俄罗斯神话逐渐成为我国最重要的话语在帝国神话的一部分。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的典型的神话“人神”的了，但几乎没有共同影响，在某一特定地区的人民生活，矗立着帝国的状态。我们注意到，对个人和社会的利益，国家的绝对优先作为一个整体。帝国国家继续尊重这个传统从古代世界未来的状态：在此之前一般将一个国家的公民“是完全孤立无援，无力...国家像地球上的上帝，单独的人是这个世界的神的奴隶。”

作为国家的帝国神话的一部分，是力量，它可能导致人类的末世论的天堂，达到历史的终结和地球上的上帝的千年王国。帝国体现 **ideocracy** 正确，不仅是一个执行手段，而且对神的项目，作为一个人间天堂不仅要俄罗斯帝国的原则，有组织，而且是他自己，扩大到所有大陆，并已纳入了整个人类属。

当然，根据事务的确定性状况，国家的概念是一个神话的概念。**Mytheme** 帝国表现，特别是在不言自明的说法，国家应该强大，更强大，更接近正确。因此，有必要加强和健全以任何手段，而不考虑定期强化项目成本。

相称的价格，由于悲惨的巧合并二十世纪引起，历史的十字路口，并提出了一些问题不仅在俄罗斯，而且在德国。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权利黑格尔的东西据说是强大的国家，而效价显着回升的良好修改论文。通过了看法，即“国家（功能限制在任何情况下的资本主义经济）保护私人个人的职业存在，在工业社会的孤立，因为它是由于分工，但在任何情况下，没有超越它，不行使的道德的支配。

我们知道，从历史，一个强大的俄罗斯的状态很容易比生活各个领域内的国家更多的控制，执行有关的社会和道德的支配回缩在其影响力（聚会）的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区分别是帝国整体的一部分。对于这些内部和外部的项目实施工作的重要工具，是社会的军事化和它的一个衍生 - 侵略和扩张主义的外交政策。它是不是作为一个目标，并作为一种手段军事化扩

张，但宣告（和尝试实施）的地缘政治目标，将作为一个理由彻底的政权的手段。

不仅我们的，而且在世界历史表明，强大的国家，主要是在其 *totalitarnom* 和独裁的选择，这是一个有条件的好处，下面是 *podiskusirovat*，与到在苏联温馨的家庭厨房发生类似的讨论/俄罗斯在 60 - 80 年非法入境者和二十世纪在 1946 年在德国的纽伦堡审判。请注意，在自由的国家，国家是不弱，执行不同的方式与其他社会职能，因为它旨在体现社会绝对。

作为进入历史的空间，神圣俄罗斯神话揭示预计通过对历史的神话部下从获奖者的地位作出。我们区分它们。

因此。番鸭是唯一的基辅罗斯的继承人。其他俄罗斯境内，按照其前正确的作用，只是边缘，问题是第一个在莫斯科基辅，后来。事实上，这个神话是不符合历史事实一致 - 明显。还有一个继承线，传统称为民主社会的文化传统，从基辅罗斯运行通过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公国。但主要的一点是，在俄罗斯的土地，而由立陶宛大公国的权威已发展的城市通过了马格德堡法和中央与人民的关系在条约的形式管理。

下一个神话的这个系列。圣俄罗斯（莫斯科大公国，俄罗斯帝国，苏联）的外部敌人包围，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里附近的敌人。只有在上个世纪的内部敌人没有参加左翼政党，包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然后，在 1917 年，白人，投机者，富农，新经济政策的男子，技术人员，作家，红人员，神职人员，各反对派运动和偏差代表世界气候（二），这名单可以无限期地继续下去，仍然是不完整的。

在已故的苏联时期，他参加了人权团体和持不同政见者普遍。在对“多元化”的政治同情和俄罗斯社会的不同部分反感，首次获委任的历史时期不同，也许，在敌人不是从上面立法委国内的敌人二十世纪概念的九十年。十年没有国内的敌人，只有真正的思想是如此不同寻常，和专制社会文化的传统，他们的追随者推寻找两者。另一个问题，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联合创作并没有超越的东正教，专制和民族永恒的主题，一般的解释。在搜索到的敌人，幸运的是，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指控，以及拉丁帝国的间谍活动，也没有发生。

今天，决定限制在同一组织的尊重人权的税后费用，在租赁的阻挠和与外国参与的人道主义基金，并与尚未超出了寡头控制的参与。我们希望重申，我们最近的历史，与其说是为“第二次是闹剧的悲剧”。俄罗斯的帝国下一阶段现代化/恢复仍然发生在一定限度内，如果你可以作出了对不断发展的体系，几乎所有的内部“制衡”，外部制约因素将更加强大，因为对他们的耐心地地缘政治游戏不腐烂，致敬（税）是不是 donachislit。如果俄罗斯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真正的历史是很奇怪的固有孤立主义和侵略的结合，在它被认为是受害方为真理的神话。根据神话，在神圣俄罗斯帝国的形式体现不得不忍受的阴险和侵略邻国无端的侮辱，但她从来没有在任何人的攻击。周围的土地附加只有当他们要求到莫斯科手臂，并提供兄弟般的援助，也被迫，它必须提供，只是回应了被压迫人民的人呼吁，并拒绝这一要求不能正义，因为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在神话的逻辑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忘记说：“不是人为的，纯机械的方式绑定到机构的成员，这不是与他们有联系的有机。”

下一个神话是给所有的周围世界，特别是西方的主要替代的封建帝制，建立了消极的，有时损害俄罗斯的人力素质文明。对世界帝国可疑的和负面的看法有助于不断 vosproizvodyascheyasya“mezhdunarodnaya 困难的局面”，这恰巧是支持和历史数据。在俄罗斯的故事经常出现的时期远远超过了和平（36 彼得统治俄罗斯年知道在这个只有一个和平之年“）。

另据传说，罗马俄罗斯先发制人的打击，是不是要侵略，如何防止作为单独的国家 and 整个人类的敌人的侵略意图， oblagodetelstvuya 的。在俄罗斯帝国列入是为远近邻国的“正统 Rossiyanin 好，是完美的世界公民，和圣俄罗斯 - 第一个国家。”作为这一论断的相当长的画像，我们现在摘录的传单，在俄罗斯，1905 年，为士兵和军官设计的日本战争：“让专制制度的敌人认为，这场战争 - 是心血来潮的独裁权力。知道我们的历史会明白，没有让步的鸭绿江提示叶尔马克季莫费耶维奇对额尔齐斯河上，而不是拉佐夫有涅韦尔了黑龙江，而不是国王的暴政口造成目前的战争。在历史性的转移到东部，这场战争表明，俄罗斯是第一次遇到现在只是有一个勇敢和强大的敌人，在其运动在过去几个世纪以来西方，她遇到这样的瑞典人，波兰人和土耳其人。战争，也许解决了一系列战争：测试是否对俄罗斯和波兰的命运就

成为太平洋沿岸她的威胁性，因为它代表来势对波罗的海，维斯瓦河和黑海沿岸。“

**Mytheme** 俄罗斯 - 西方。这个坐标系西方不仅是永恒的敌人，而是俄罗斯的对立面，通过必要的窥镜，在这里，很少回来。这是第一次 **Boyar** 儿童被送往西欧的研究，所以这是和，最近，在我国历史苏联时期，移植到我们的同胞，看到西部在苏联公民其余几乎如果月球或澳大利亚黑社会人民一边。因此，告别 **otezzhayuschimi** 在谢列梅捷沃机场严重，相信 - 这永远：“作为妻子无数强大的后宫沙阿/改变只能是另一个后宫，我/取代了帝国。这一步是受制于/该漂流烧毁四面 - /虽然在胃的乌鸦方面的交叉，有五个。/到一个空心管，你的苦行僧，/我通过在绿色，/蛋冷嗅其罪恶的斧头禁卫军的队伍走了，吹塑/如入水的时候。现在，随着盐/水的味道在嘴里，/我冲过终点线。“这是两个世界之间，俄罗斯/苏联和西方，几乎像冥河和航母进入国际航空公司的绝对作用 - 那种集体卡戎行。

它还具有独立意义的神话，是该帝国的任何科目被告，没有例外，一反一套西方的特点。在所有的对比建立的神话背景是很抽象的，俄罗斯是一个抽象的西方男子，论文和对立。因此，我们把这些基本的反对。如果西方国家中后期以来的时代，逐步转移到个人人寿保单，但仍有市民在其最高表现是生长在大教堂：“社会上已经开始的基础，地面俄罗斯历史，整个过去，现在和未来...社会生活的物质的...没有个性的基础上，不能在此基础上，但他认为，个人自由和意识 - 自我否定最高的行为。如果私有财产在罗马法传统的西方的了解，在东方 - 其拒绝。也可以这样说，大约 **privatizme**, **antiprotsedurnosti**, 渴望生存的成文法，而是由经验丰富的直觉真理报（良心）。的意思是相同的范围可以归因，和排斥的措施以及在所有人类形式的放缓，通过真诚愿望，据称贫困和禁欲主义的补充。今天，这些神话的不同，并不总是严重影响俄罗斯人，扭曲的生活实践，但是，现在世界是俄罗斯人民群众的人的特征“。

另据，且在我们的话语神话方面的重要 - 帝国是唯一正确的社会和可能的方式历史存在。单词“帝国”并不一定阐述，我们考虑到苏联适用于指定的苏维埃政权是不能接受的。但即使是元音或以帝国的基本概念禁忌默示条件，这个神话的本质仍然是相当明显的，因为私营神话不仅是相辅相成的，

而且每个弥补传统意识等混合的连续。任何“信号”论述在整个复杂的思想现实化—mythologems 通过与行为 samozakruchivayuschayasya 螺母比喻，（他轻轻地摇晃，螺母包装自己，即丢弃，自由主义，反帝国主义社会）文化的终结者。

这些基本的神话陷入更多的私人空间，并在各个领域的分布时间社会的福祉。他们不仅创造了美国历史上不足的形象，但继续影响群众意识，扭曲了世界的实际的情况，并把她神话特色。持续，尽管在不同程度上，这些神话的相关性继续影响动态和在俄罗斯的历史和社会文化进程的方向。

注视着我们的封建帝制国家的传统形成的历史进程中，不能提其相当的稳定和对自我的能力在不断变化的历史条件下，繁殖。在此节目的稳定和天今天众多的转移，主要体现在，并在众多的社会学研究，主题是对俄罗斯的态度自由。不要全文复制有关数字系列给只有几个特征数。在回答这个问题，您可能更愿意与人身安全或政府的大力弱保证充分保证人身安全，特别是选择了唯一的 0,5%，58.7%，第二个情况下，只有 4 - 5% 的受访者，“完全没有民主准备放弃，改为自由的东西在任何情况下。注意到与社会学研究的结论：“很明显，所依据的基本价值观没有被完全摧毁和破坏只经历的优先项目肤浅制度。像凤凰的基本价值观，从灰烬中重生。

在谈及了俄罗斯文明的上述特征的形成原因，我们注意到，“原产地一直影响到人。在这些国家都诞生并作为其在所有的未来发展形成影响服务的情况。俄罗斯文明的形成是基于北俄罗斯东部地区在地理上从谁在服务领域的希腊罗马从古代世界偏远。地理距离和时间，从一个统一的罗马帝国的存在相当长的时滞，因此难以样本古代文化的继承。有来自拜占庭这些样本部分知觉，但在把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和东区（东正教）部门产生从拉丁西方文化的不良影响 serzny 过滤器。

对于百年来，按客观（蒙古族）和主观的原因，莫斯科大公国推行了关于天主教西欧的文化孤立主义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民族性格的特点是由其传统的正统和敌视外国的事情，特别是拉美俄罗斯教会的基督徒组成谁憎恨和害怕。这项政策也有助于保护生命广泛，包括经济，战略，而不是在创新的历史时期以后，包括技术徒劳的，来自欧洲，而不是亚洲，也不成熟，在国内直接。



这种类型的文明出现在与欧洲作为其独特的对极，其中有几百年的再生产，发展过程街道，并加强俄罗斯的帝国文明和 *otbrakovyvaniya* 非质量帝制。所有的历史考验不仅加强了封建帝制，从他们更强大，更单片出现，永久延长被占领土。因此，“为四百年俄罗斯境内增加了 36 倍。这个事实依据的俄罗斯历史，从根本上确定了自己的风格，不仅在俄罗斯土地管理，但在一定意义上说，每一名俄罗斯风格，并做创造性的工作。”

古典封建主义，在 *lennyh*（合同为基础），在欧洲存在的关系，它很遥远的相似，在番鸭存在/俄罗斯帝国，它未能 *preodalet*，得到了群众的公共机构摆脱奴役，最终导致一个直接相反的结果。正如另一 N. Danilevskiy 指出，俄罗斯“没有卷入任何好的欧洲或欧洲的邪恶，她怎能属于欧洲吗？不是真正的谦虚，也不是真正的骄傲不会允许俄罗斯把欧洲“当然，他认为，作为一种文化和文明方面的欧洲。

早期在欧洲和封建主义的基辅罗斯看起来大同小异，但俄罗斯在普京建国中心位移，苏兹达尔，和国家的首都，在俄罗斯，然后再前往莫斯科，根本性的分歧越来越明显。近俄罗斯问题研究专家，包括国民党巴甫洛夫，西尔，“记录 *kvazifeodalizm*，那里的许多类似的现象他们的欧洲同行，而且在本质上的起源和它们的后果，差别很大。这就是为什么封建主义发展的经典罗斯没有具体的法律，变成它的反面 - 为所有的人口群体强制服务独裁国家。

俄罗斯与欧洲不同，不知道发展多层次的等级社会结构，社会，俄罗斯，莫斯科大公国的文化空间，俄罗斯帝国的不同，所根据的阿希耶泽尔，“一个混乱的高度。”在欧洲，封建关系主要是对话的性质，使罗马法，其内容“的原则：”什么问题都必须经全体“- 是为使命”的理由，和代表已经认识到有必要在第十二 - 十三世纪。在封建关系番鸭主要是 *monologichnymi*。在欧洲，一个责任人，也保护法律的法律形式：“封建剥削进行了系统之间的相互义务的市民，这有助于他们的某些限制规定。

这些权利的行为，限制社会看作是一种专横的表现，而不是按照规范的更多，所以“在其合同义务领主的附庸失败是因为需要遵守释放他们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主权权利已发展到企业的原则，那么民间和个人 *samostoyaniya*。“诸侯不得不做他的宗主国只是为他们收到的亚麻。兵役强

制性付款的日期和已经预见到，如果想要更多的霸主，他不得不进入与封建领主新的协议，并承诺在新的让步要求归还他。对于这种合同，甚至是有组织的逐步会议或代表大会，由友，或议会的名称。这些友和逐步形成了中世纪诞生了。

在俄罗斯的社会，政府对存在的主要理由是绝对权力的服务部门，如适当的位格，这样就不能发展，没有发展，却只字不提。光 Cavelin，描述了俄罗斯的社会结构的特点，指出，与其他欧洲国家，我们“是贵族，从来没有任何贵族们，现在和将来的精神，商人，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但从未显然地，将不会神职人员，商人，小资产阶级，在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屋。我们所有的水平，但不排除贵族，平均占领，一般征兵，草案或服务，但他们从未有过的价值与生活政治或社会结构要素的社会团体，社会结构。”

在欧洲，封建模式的发展已经达到其合乎逻辑的结论，作为资产阶级文明的现代建筑的天然地面服务。在我国封建/ kvazifeodalizm，以及阶段之前的阶段和随后的资产阶级，共存部落生活方式。不过，俄罗斯的封建主义版本/ kvazifeodalizma 是一个建设和建国帝国再生产类型的有效工具，他参加了一个系统的地位，在俄罗斯的多元文化社会，。而在 1917 年 10 月 gozhda 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新形式，新词下跌（国家 - S.G）到封建主义的，它采取的使命，撤出俄罗斯，落后和建立先进的工业和方法，以便对封建。

有追溯的法律，历史根据这项古老的古代社会生活按照传统（神圣的先例），主要是法律的封建自由安排。在法律领域的封建社会生活的安排上，我们的社会几乎从来没有在正式的书面法律生活。这并不意味着正式的法律根本没有，让半矛盾，他们是另一回事，他们的形式上有所不足，严重赔偿可以达成协议的私人，闭上了眼睛到了自己的部分，甚至完全失败。矛盾的立法提出了离开的自由，能够以某种方式与当局进行谈判的许多官员的脸。

在关注，习惯法，这在亚历山大二世所进行的自由现代化建设时期，是为乡镇世纪法院工作的基础上，俄罗斯的农民。俄罗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继续生活在同法律权利的要素，协议，才能有效只要不与缔约各方的利益冲突。生活的倾向在正式的法律中，有些城市亚文化的代表表明，不理解的社会。

封建主义和封建抄录了属性的类型。这不是私有财产，在一个开放的社会，虽然在收益和非水平表现“法律”规范是经常说的。封建财产 - 这是关系主体之间的财产和权力产生的，由于这种实体接收为交流服务的所有权（喂养，收取租金，等）（或在软选择 - 忠诚度）。由于封建所有制的权力帝国系统确定财产所有权和财产本身的 pravoustanovleny 尽管一些，几乎手无寸铁，那么在这个层次的官员的地位，远远高于正式业主。

业主明白，完善，正如在十九世纪中叶 NGChernyshevsky，“他们的孩子，急于放弃交易服务活动通常。这一趋势通常是封建社会的特征，类似的过程的特点，例如，和意大利城邦，那里的富裕，和商人，宁愿购买房地产和领导一个生活中的贵族的典型。这种做法导致了深刻的停滞，落后，保护的事实，即资产阶级世界的中心是英国，而不是意大利城市国家，谁在这个时候，更丰富的商贸传统。

大部分的扩散和直接拥有的权力，不仅体现在总 governmentalising 苏联整个经济生活，但前实践，革命的俄罗斯的权力。因此，在伯多禄现代化 governmentalizing 集体财产帝国阶段：“在 1714 年。彼得一世规定了对土地所有权的限制：所有私人渔船在国库选中，养蜂场和 bortnye 土地，以及所有私营工厂被宣布为官方并在此基础上，核定费用（1704），所有的工厂也正式宣布和周围是分期，监测其活动制造学院，权利的土地移交给土国库（1719），在欧洲所有的森林，俄罗斯已宣布（1723）公共储备。

国家管制今后继续财产，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活跃。在 1915 年创建的国防，燃料，运输和食品，以及数个委员会特别会议。他们被迫，情境行动，远低于国家的交战国家的经济调节的过程，但在其他国家，这在战后被解散，改组，降低结构的任务，只有在俄罗斯，政府管制已成为布尔什维克的胜利，首要的重要性。

同时代的事件充分理解这一规定的原因是，“俄罗斯 - 该国最贫穷，最无知，最 negrazhdanstvennaya 所以它处理的损耗和衰减是最有力的步伐。任何地方，因此，没有经济意识的调节过程更加迫切的客观需要。布尔什维克上台创造性地发展了的关于国民经济非沙皇政府的影响，经济，暴力手段使用的方法，使这支部队的组成部分尽可能完美的程度。

这是制定详细的俄罗斯封建/在 OE 诺娃和 SG Kirdina kvazifeodalizma 经济方面清楚地表明，讲义俄罗斯经济的性质。转移的经济是一种经济制度，有“...以下特点：整个物业（土地，资本货物，基础设施）有一个公共服务性质：个别部件被转移到商业实体的规定和规则的使用条件和特殊的政府机构控制。经济组织的基础，是服务工作 - 在劳动力参与公共服务属性和地点（或）执行符合公众利益的某些职能。提供物质条件下进行公用事业财产的任务进行通过发行机构进行。生产方面的问题和创造财富的实施是通过研究所的交货地点。反馈信号，反映了社会再生产所有参与者的反应的问题，通过行政投诉机构通过。经济的驱动是配药机制，以协调委托，配药流程。

它是确保这一机制曾在对封建经济布局的逻辑和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大规模再分配的功能 - 是它的功能。由于俄罗斯 kvazifeodalizma 分配经济占统治地位，市场表现只能以补偿，额外的功能。配药经济概念 kvazifeodalnoy 允许理解似乎荒唐，过剩和在俄罗斯的经济观察今天的扭曲。它们是建立在市场经济方面，而且在经济方面没有配药。法兴 Kirdina 确凿表明，不论是由市场或分配（再分配）主导的经济不同的社会，我们不能改变它自行决定批准。

在俄罗斯时，通常有市场关系的广泛发展短的时间内，它只是意味着市场的关系在现阶段的分配经济发展的必要后，到下一个更高的发展水平过渡，在那里将离开市场经济，只是一个额外的，补偿的作用。在俄罗斯，苏联时期没有制定全面的市场关系和欧洲资产阶级的形成，不是这样的：“即使是旧政权俄罗斯商人，谁从不洁的方式获利，并作出了百万富翁，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种罪恶，以弥补这一罪恶，和不同的生活梦想的时刻例如，游荡或修道院。因此，即使这个商人是为西欧式资产阶级的形成坏材料“。

在配发的经济职能和苏联时代，人们认为部分工业生产有组织，按定义，涂尔干，对“机械团结的基础”。工业项目，以重现社会主义的传统社会态度的因素，以他特有的拒绝 dostizhitelnoy 的个性，他的行动破坏了传统的混合体，zhiznestroitelstva 集体形式。

即使在今天，俄罗斯的社会环境抗拒在他们的族谱 sinkrezisa，个人的命运，个别陈旧最终破裂，一般和部门的收入差距，收入差距，特别是支付专业技能，个人主义集团以外的，一般一个成功的模式。二 Pfayler 德国学者

指出，在表现“从一个普遍性等级的方式，个人是集体中的结构包括思想继承了拜占庭的申述;结构本身是上帝的宇宙秩序的一部分。”

传统的态度明显美妙的财产在新的，苏联解体后，历史发展阶段，当在仅仅作为国有资产最大的业主聘请的人私有化的开端。这是第一次遇到寡头状态，寡头们自己。这就是为什么当局仍然在某种意义上的老板是不完全正确，因此有可能重新分割财产，看看收入的财产花，在缴纳税收，比方说，他们的目标是购买英国足球俱乐部或石油生产再投资。在俄罗斯社会的传统框架，文化系统应作为一个阶级，企业家必须共享，过剩的税以资助各项社会计划，在其雇员的尊重家长主义。

俄罗斯封建所有权始终，在原则上，疏远，其中，由备注德库朗日，与一个封建秩序的一般特征一致其中“地球在这种占有权，它的所有者不是，严格来说，其所有者...土地的使用是有条件的，即主题或会费，或服务，在短，众所周知的职责，这些职责的失败 2,200 占有损失。“请注意，在现代俄罗斯条件下的“土地”应被理解各类财产一般从石油巨头，在啤酒的立场。在正式的法律和规章对某些财产申报的法律保护，不应该大量误导。在俄罗斯人面前，国家公共权力的权利，无论在经济领域取得成功。当局可以拿走的所有者，谁，因此，始终是有条件所有者的财产。

这足够的例子，它仍然在莫斯科的君主的话，只会令是如何进行的人口交易例如，新兴的俄罗斯资本家，酱牛肉。以下是国王的态度，其时间的大型企业在俄罗斯旅游在十六世纪，民法和约翰弗莱彻神学硕士博士下半年：“妒嫉和在任何人的手中的财富是不满，特别是在农民手中，带领国王他们首先选择部分，20000 卢布，有时一次，有时更多，直到最后，只保留了他财产的一小部分，而其他所有转移到皇家国库。他们的名字是：雅各布，格雷戈里和 Semeon 儿子阿尼基。

现在是。重要的是要记住，财产 - 这不是属于一个人好，所体现的合法性和可持续性的态度。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俄罗斯的企业家不是业主，因为它们的所有权是有条件的，无论当前情境接近或任何权力可以追究违反空气中的一项有争议的法律，税收减少，等等，不断盘旋的问题负责 neblizosti - 下一个是谁？如果这些目标不太适合当时的法律，它总是可以调整和/或追溯性地采取行动，即，以评价动荡的历史事件的条件下的时刻。

在俄罗斯，任何财产，除他自己的力量， - 有条件的，暂时的情景，这是准确的发言，直到此属性并不矛盾与当局的利益。

因此，我们的祖国是非常特殊的盗窃，而不是昨天表现，而不是在苏联解体后的现象。在伊凡四世（雷帝）已知的的话，转向英国人，金匠：“俄罗斯的（我的所有科目的小偷。”对俄罗斯的合法性，盗窃现象值得关注。回收的中文 Trubetskoy 的定义：“贼的理想是非常密切的联系与一般老百姓的特殊梦想，以及自然和道德，似乎是由两个主要因素考虑整体。第一个因素是古老的起源均衡关系的性质和文化，文明环境：异化的文明环境 - 在相同的森林整个地段，和谁，你看怎么过 - 没有失败，因此，“犯罪与正常行为的界限是很模糊的，很传统。这是即使在词汇出现。尝试翻译成英语：”采取这一松散周围地势。“的确切含义这句话有阐述了很长时间。这种对英语文化的语词一种不可思议的失误。

第二个因素是软弱，如果不是完全没有私有财产。作为一个例证，让我们回到从生活的 J.弗莱彻指出：“如果任何有任何财产，那么他试图掩盖它，因为它可以，有时给寺院，有时埋在地下，在森林中，因为通常是与入侵的敌人...人民，尴尬，并得到一切失去任何不想工作的权利。“对“概念的界限，”和“外国人在公共意识”是模糊的，基本上传统。在这个价值体系的基本坐标的任何财产的本体论地位是他们没有人。这个主题也出现在群众觉悟：天空，大地，空气，水，森林，石油，天然气（矿物质的总称） - 这是神圣的，一般。

这就是为什么它是如此混乱，效率低下举行的俄罗斯私有化的国有资产，在这个过程中，所涉及的演员，没有保证，在俄罗斯的私有财产 - 是绝不会改变，这个问题是不是传统的定义，因此，在没有达到这一进程的合法性必要的程度。俄罗斯的国有财产私有化进程的目的在于不仅提高经济效率，但同样一个确定的趋势改变最终的社会政治制度。国家官僚机构不知道在私人手中转让财产，对行为不可逆转的，不可撤销的，作为对俄罗斯经济运作的基础原则。因此，开展了各种力量重新分配财产，因此有相当的财产制度的蔑视。

这是很自然，这种心理基础上，才能成长主要是广泛的，寄生的生活策略。在心理倾向的最生动的形式使用它们就是在过渡表现，我们的历史危

机阶段。因此，在 20 月初的二十世纪 PBSruve 载体评价第一，共产党政府在俄罗斯的经济活动的初步结果显示：“共产主义是三年，他在资本主义和生活费用，特别是军事资本主义经济，在他牺牲的东西股票。现在，他吃了这些储备 - 因此苏维埃俄罗斯的经济情况极度激化。这是一个加强寄生虫危机掠夺经济（我们的楷体字 - 法兴），陷入了自然经济反应的国家。

但是，相当大的苏联是我们的历史时期内，这些生活战略，是在从大众使用刀耕火种的农业已经在该国某些地区持续至十七世纪，当经济是在农业转变，这“是一个系统的建立，俄罗斯大片可耕种的基础上缺乏土地和森林的所有权。一旦上瘾投掷出售...再次成为平局。这对原材料出口，广泛寄生战略是一贯的和历史的重点：在十五 - 十九世纪的出口麻，木材，蜂蜜，毛皮，并在最后一个季度的第 XX - 二十一世纪的开端 - 石油，天然气，金属矿产及相同森林。通过期间的商品出口仅增加的武器，这在开始说期间，俄罗斯购买的出口。

从上述情况很清楚，我们出口的商品的性质是不是后阴险的发明苏联精英，他不仅生产对天然资源，但没有对总体生活的广泛的战略，则该国事实上，在资源租金的生命，金钱形式支付了世界各地。这一战略还没有完全用尽本身之前，俄罗斯在出售配额参与污染环境，商业的基础，但超级目标和环境的过程中，奠定了京都议定书。主要是政治上对俄罗斯的主要地区以外的很大一部分人口生活产生不利影响。“调查已经导致彼此矛盾的结论的科学家。外部的福祉和一些俄罗斯的经济增长，真正的人的潜力正在迅速退化。原材料和能源价格高企销售创造了持续的国内发展的幻觉，但实际上它会导致财富的增加“生产地区的资源贫困的省份。对生命的广泛的战略载于俄罗斯的不断各级做法。

在后我们的生活苏联时期，我们的同胞们最常用的预包括避免对大经济体的生存农业资本主义的适应战略，在其最大的表达涉及呼吁更多的古老形式 - 在所有的方面，即收集收集的成果不仅在土里，一般都认为是不好的，只要有很好的 - 太。在这方面，财产权利可以收起的尊重“人的”。数据选择与适应战略，特别是对个人和集体的思想有限，，甚至经营资本主义不可能抽象的细节，最重要的是这些钱，各类证券，股票外汇及场外交易，即任何操作，独立，从物质世界的具体表现抽象。

调整的广泛寄生，窃取生活战略的成功，更适应人们的意识中的传统主义不能让他移动到人生的资本主义战略羡慕。“嫉妒 - 最有力的社会意义上，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目前的集体抑郁症。羡慕可以“工作”的社会控制，制约的个人成就，同时团结在一个方面日益增加的社会不平等的繁荣和快速增长的个人和团体上升造成的社会。“支付一般这种意识，并特别嫉妒，更何况作为决定性的实际行为 - 响亮。在这样一个制度，价值坐标并不需要一个人对自己，没有明显的个人发展前景，导致非常低的预期寿命和人口预测负。

确定性状况有助于实现社会流动，不可预测的动力，人们可以上升至在其上层社会的最底层，可以反过来说，从上向下的底部。仅在过去的世纪，大批 Oktyabrskogy 类似过程发生在 1917 年革命后，在斯大林镇压的 30 下半年高度载体，并在第一苏联解体后的十年。在同一时间，社会流动的动力，这些激烈的时期交替她十分缓慢，直到几乎完全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边界闭塞。最后，下一次的这样一个极端的例子可能放缓，作为社会和文化在该国局势在所谓的“勃列日涅夫停滞期”。应当指出，俄罗斯社会已如此明确和一贯重现作为西方社会的社会分层体系。爆炸，社会角色倒置变异，并促进国有资产的流动。

在所有制问题是紧密相连和自由的问题。在任何社会中，个人自由的范围内，他是一个独立的所有者。至于他是剥夺财产，所以他是优越的社会当局的财产。古代的奴隶被剥夺了财产，他是业主。农奴有他的土地和小型农场，并分享因此，自由，相应部门一小，但假设拥有某些权利。但是，不可剥夺的人权问题，而是欧洲的概念，而不是俄罗斯，因为我们的相似，欧洲的封建主义。俄罗斯农民不囚禁在单位，但集体在新的世纪，当欧洲大部分地区除波兰及日耳曼公一些，他们始终是自由了。彼得余起，农民陷入了奴隶制国家和奴隶奇怪谈论的财产和自由依法强制执行的权利。

反映在 1917 年的俄国革命和随后的民事战争，理查德管指出，“自由，是从人民所施加的，生活其实它们之间的合作和相互依存的限制解放理解。因此，前销毁所有的人在任何地方，体现了国家，社会，秩序，秩序的想法的。在城市地区 - 警察，行政人员，法官，工厂 - 业主或经理，非常的存在



是一个你需要提醒的工作得到报酬...在乡村 - 邻居，最近的家园，一个贵族，即符号权力和财富的同时...“。

不合法的，合法登记和不可剥夺的财产不是非法手段，对个人和无情和毫无意义的叛乱合法权利问题，更大的任何和所有层次，包括文化排斥。根据刚刚句话 PBStruve，1917 年革命后，整个人口“，连同个人财产权利，本质上带走的经济自由和的根源，切断最流行的个人自由。俄罗斯共产党在新形势下的经验再次的社会和政治的真相，指出该财产和经济自由的基础和各种形式的个人自由靶，即使是最细微的顶点。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缺陷和矛盾的过程发生在俄罗斯在二十世纪最后十年的地方，它们导致了或多或少的财产实现，因此 - 在较大或较小的自由。

但至少传统的帝国范式的车主更难以管理，因此政府不会，也不会是希望实现最终结束了 90 年代，愿望终于合法化业主私有化。因此，有可能是希望维持一个公民自由所有者适当的水平。作为结果，存储和播放的旧现状，这布罗德斯基在 1972 年首诗说：“也许当你往前看，/在特维尔显着，在伏尔加：/种植其他人在贫困的服务/长。/快速，敏感的我/什么快速，灵活的工作/吃在私人命运/残暴完全的自由。”

在不久以前，我们的历史权力的口号下，“在苏联时期想回家，然后一个”下岗后，封建社会的本质，是有罪。在这里和义务，在处理和仓库等领域的可收集的作物，它成功地收集的一部分，执行军队服役，边防地区，在 stroyotryadah 建设工作，利用传统的，在这里和非经济胁迫工作，拨打电话报警，发送一个 101 公里，在并不遥远的地方，是在对个人（你不能 - 教，不希望 - 集体的力量绝对权力的信念）。和所有的停滞多年的这个相对自由的，更不用说前苏联历史上任何时期。

什么样的封建主义，因为没有什么该条约（lennyh）关系，封建主义的古典式的内在？但是，所有元音系统相同，但主要是默契和政府之间的谅解和社会仍然是。将遵守既定的游戏规则，你会沉默当有必要 - 系统将带您到配给经销商，会增加一个严格的，但护理是当局手中的制高点的机会。但背后看的奴隶制国家更加深刻和基本原则，这 kvazifeodalizma 门面。在这方面，尤其是斯大林时代，从农场和集体企业的封建领地的人在被送往集中营的“主权的建设方面透露，这是奴隶劳动的典范。走向生命的终结维维舒利

金指出，“奴隶 - 农民面包给斯大林贫民，奴隶 - 奴隶，士兵打败希特勒...奴隶制有两个方面：一个可怕的和创造性。奴隶创造了金字塔和尼罗河的洪水宏伟的使用。聪明的教士控制的奴隶，是一种现象，在它是值得考虑的。

这相当于 *kvazifeodalizmu* 和社会的成熟斯大林社会的分层。在社会阶层是主要的帝国水平这个层面 - ，人属于祖国，党和同志亲自。斯大林。

是什么原因，我们仍然不能摆脱这种状态 *kvazifeodalizma* 呢？其中一个缓慢的转变的主要原因，并提出异议的事实，它仍然充分运作和有效的社会组织形式的谎言。在这种情况下，为国家制定上述相当多的问题过渡到封建其属性和镇压的组织更加合理和人性化的形式。社会不会让已经过时的理由，并保留许多传统的混合体，根本不可能有另一个国家，但出于同样的原因，不可能进一步国家的内在发展。

对虐待驯化和有效运作，对俄罗斯的土地借来的自由形式。绑定，生根 *disistemnyh* 创新推出了社会经济领域，现代化的文化进程，特别是其自由阶段，很难直接将其排除在提交一个舒适的历史性机会，在未来的自由过渡到现代化的模式，包括帝国。而“如果自由呼吸的波动期，则选择是不可动摇的。但事实上，它不能复制长期本身。经过所有，他始终任何国家资源挥霍，其散热强度，并确定其存在的期限。”

*Kvazifeodalnaya* 性质中世纪本质上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表现为一种在社会生活的多样性，行政等级联系向下流动，在维持生计的农业形式，包括我们著名的租金和各种形式的扣押交换易货服务表现邻居房屋价值 - 土地的学科领域和经济财产的使用目前的解释，在一般。在这个系统中存在的有关的状态等级，就业服务，祭品，它的喂养自己的制度，他们的列日法庭。一个类似的系统，是关系企业，城市规模复制，各地区，省，那里 *kvazifeodal* 试图超越为神和所有的法官，显示了“独立，好战，随意性 - ...封建贵族的典型特征。”

这为国家的兴起一种是秘密的，有时显然是一个神秘的地方领导人的恶梦，有时表现的梦想。这使我想起了它的程序叶利钦地区普遍喜庆，涉及到 90 年代初期的上个世纪的载体：“以尽可能多的国家的主权，主权，其中部分原因是前提的，如在状况中世纪的法国，根据 *Glassona*，“获得的封地一切：土地，税收，收费，司法和惩罚，权利，租金，办公。

作为我们选择了转型的现代化主题的一部分是很重要的为什么现代俄罗斯的问题，各级那么容易了黑帮生活的“概念”？由于这些概念反映了 varvarizovanny，而是有机的公众意识的方式韧带部族和封建关系。电力土匪差不多是国家的，但没有被负担由部需要应该它，因为它似乎是随着越来越多的“自己的”认为，涉及众生是，它似乎更容易达成一致。

美国罗伯特普特南在他的书，民主一直是考虑不同的方式对北方的发展和南部的意大利，比较的黑手党扩散原因为主的纵向或横向结构的社会：“在 19 世纪，在十二世纪的根深蒂固的垂直分层结构，有一个黑手党，是所谓的人的根深蒂固的黑手党的文化。在同意大利北部和中部，那里曾经有城市公社，有社会团体，工会，政党，互助的社会，等等...黑手党 - 不是抢劫，抢劫是：它出售信任的状态下介导。垂直等级的国家，没有横向关系 - 主要是潜在的，不在状态。黑手党填补这个空隙，同时从过去的合法权力。只需是不言自明的说法，俄罗斯的社会，完全是由垂直连接和缺乏控制水平，直到在运输网络，当周边地区更容易获得配置现状，通过国有资本的再生产。

在封建精神，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已经出现了暴力行为，将权力移交给国家的共同地方各级职能，使每个大的商人被迫建立自己强大的安全系统，由内政部，克格勃和其他安全机构的职员。对自己的安全部队状况是一个必要条件是一个庞大而经常大中型企业。在这些过程显然追溯到封建男爵谁“应该通过武力才能行，对他的仆人 predvoditelstvuya 部队，以保护他们的财物，否则他不会成为男爵的附庸，否则不会为他和他的土地他的伺候系统和在这个强大的法律统治时期农奴成为容易被其邻居，好战的贵族，或他的霸主。

有时它来到之前组建私人军队在整个 90 年代初期，-载体保护服务大多数银行在莫斯科召开了如此众多，所以专业，是政府利用其员工风暴大会堂（经互会的前建设 1993 年 10 月期间发生的事件）。中型和小型企业的水平，如出现一个可信的商人，即事企业家与他们的业务范围内力量的组成部分，在一个微妙的任务，包括了一般的刑事世界前运动员和/或人，从事一群人。在这里我们再次，“继续向下”在欧洲中世纪按照其个人的自由，了解了解，有些是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自由联想的看法：“自由 - 是有保障的地

位...它可以实现的依赖，国家只有在保证最低最高尊重他权利。自由人 - 是一个谁拥有强大的靠山。“

封建/苏联生活的各个领域 kvazifeodalny 的性质并非没有察觉，不仅在国内，但在最有见地的外国观察家，谁应该分类，和 G.贝尔：“暗示了与共产主义沙皇政府在二十世纪苏联是不够的 - 和他们在我来说服力。对于苏联显然是一个封建国家在压迫下进行不同的退出...”并进一步指的是在苏联，居所有层次调整，队伍建设，补充说：“我希望你明白：苏联 - 由一个封建国家工作人员。

在 90 当局企图背离了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严格控制一切尝试无权进行民间社会，横向联系，发展的一些功能，并自发 kvazifeodalizatsii 后苏联空间。这个过程的范围是令人印象深刻 - 这说明了群众的精神基础上的 samorazvertyvaniya 存在。但即便如此 kvazifeodalnoe 自发的国家流入俄罗斯的社会，随着国家媒体帝国的削弱，更进步，这表明个人更大的自由度，比在帝国的奴役状态的原则的理由撒谎。

第3章。现代化与社会在俄罗斯文化进程自 1991 年以来。

字母 i. 在社会，在俄罗斯文化 1991 年后的情况

1991 年的事件和在俄罗斯和国外的估计含糊其词：一些给他们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意义，有的人觉得他们只不过名称政变的陪同下，从一个官僚机构的权力的过渡到另一个氏族。在第二个版本的青睐显示了苏联和后直接个人的连续性，苏联的精英。因此，头部。社会学的 RAS 澳施塔诺夫斯卡娅研究所部门指出：“在研究的超过百分之政治和占百分之 61 的商界精英的 75 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精英界的研究成果 - 来自前苏联特权阶层。新的政治精英组成主要是前苏联共产党和工人，以及新的经济精英从分子和共青团，商业行政主管领导补充。”

这些数据间接表明，社会革命是基本上完成的默许和直接 parthoznomenklatury 的支持，在大束的头发该事项，并绝对压倒性的多数公众失去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根据弗拉迪米尔布科夫斯基的 parthoznomenklatury 在 1991 年 8 月事件的大量“只是说法并不意味着革命，而不是从专制压迫的解放，当然不是理想的崩溃，但只跳迅速加快在旧层次几步权利的事业。这是发生在预测上世纪 20，劳工处托洛茨基的“重生”parthoznomenklatury 发生的特权非常定期交流的财产：“的特权，只有一半的价格，如果你不能让他们在继承他的孩子们。但是，将是所有权是分不开的。不够的，对信托董事，你必须是股东。官僚在这个关键领域的胜利将意味着成为一个新的属性类中”。这就是为什么 1991 年的事件已成为 polubarhatnoy，出奇地温和的俄罗斯社会革命。

苏联的崩溃已经达到了极点，在无休止的后期排队人紧急委员会的支持对话，但除此之外，它不是粗俗。这是在那里，他们去的脂肪，而不是我们的业务，也是好的，国家紧急委员会的命令应该是疯了。它是在背后警察队长 - 左边是为了人民的无人 - 没有秩序，警方应该归还。但是，这很简单，思想是不够的，保护社会主义制度和苏联人，如果不是大规模的，但至少有任何明显的性能。苏联 1991 年 - 不是在 1973 年，智利在两周保持了防御叛军士官学校，焚烧头盔的 La 莫内达，萨尔瓦多阿连德，宫殿和持枪包围，成千上万的智利人未知捍卫理想，谁相信，辩护到底。

在苏联，没有一个军事单位或上层建筑的一个单元，这将有正式的忠诚宣誓苏联，一个人员或遵守党的工作者，进行了非正式的时候了苏共的忠诚，忠诚与油墨邮票列整齐的会员卡，见证按时支付宣誓捐款。捐款已很久以前是有限的，和死亡的权利，继续支付任何人想要的。在一个土地有第六并不之一区委员会，地区委员会，地区委员会，苏共，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将打开保险柜，拿出一个长期在这个级别上，他和武器不采取与热心人士红旗，靠一天到来奠定会秘书长外线防守。假设一个星期，3 天，6 个小时，并不重要，但历史事实是一个历史事实 - 没有人会。爱好者没有找到，也许是历史上第一个时代结束了如此一致 - 安静。结束，然后 - 宣告结束，并没有 pereshibesh 鞭屁股。

祸害 pereshibit 试图在两年内对接时，很显然，西方是没有他们的存在之前，人间天堂，资本主义经济不涉及牛奶和蜂蜜牛奶和蜂蜜，不低，预计真正的社会主义。1993年，它远远不及 - 抵制保存基地“骨架苏维埃政权”，抵制了俄罗斯最高理事会。同样白宫 Krasnopresnenskaya 堤和 1991 年 8 月和 1993 年 10 月，几乎相同的代表，但事件的内容根本不同的。在 1991 年 8 月天数的莫斯科人来了，不只是为了保护国会议员或俄罗斯的民主选举的领导人鲍里斯叶利钦总统和尤其是保护他们作为个人，但其中一些具有一定程度的魅力。保卫希望，它不仅包括日常访问大卖场，对欧洲未来的咖啡馆露台咖啡，看书，看电影，购物，即对文化文物，目前在欧洲消费，现在消费阅读，观看和磨损。在我的生命捍卫了希望的时候再次到党和共青团的会议，示威的工人，而不是在电视上看到每一个晚上，面对下一任秘书长到外地。但这是唯一的，最重要的和表面，并在同一时间，最理性，对谁的人在 1991 年 8 月开始在白宫的动机面撒谎。

还有一个隐藏的，所以很难讲，几乎遗传动机，在它的光芒和力量远胜于前者。是的，权利和向超级市场每日访问的可能性 - 这是不错，但没有死他，这不是动机水平。人们对站在路障民主的动机。理解是可能的，尽管它不那么合理，如果合理的。答：大蒜回忆：“若漫步在面积 Kaer /和积雪的烂根来看，/到土地，没有首映，podtyanuvshi 裤子不屈膝... /唱同样的管道，唱同样的旋律，唱我的 Potma，/升我的兄弟，在那里跌倒冰。“记得因此只有“7 年（1934 年至 1941 年），数以百万计折磨，执行，不是天生的，通过监狱和集中营获得通过，检获 19 840 万人，约 7 000 000 杆。营友回去了约 20 万康复“和”7 年（1929 年至 1936 年多年的集体化。村子里消失了近 5 万个家庭。”

请记住“科雷马故事”五沙拉莫夫，他的“主要普加乔夫，谁在最后一战营逃跑时，前几个 trehlineykami 士兵献出了最后一仗 nastigshim enkavedeshnikam。该国所有的苏维埃政权七十年当时膨化上升，如在坦波夫省和西伯利亚二十出头，然后完全消失的眼睛从 60 - 70 二十世纪载体，内战。即使在 50 年来农民茅屋下的屋檐发现 trehlineyki 设计莫辛 1886 年，而农民的生活，直到与以往习惯你，真诚地希望结束存储酋长 - 的集体化。

因此，在 1957 年，为反起诉公民，苏联的消息，在法庭上说：“我不需要辩护。对你，我会为自己辩护时，我将有一个武器。我写这些信，我会写。我们有他们的手。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奋斗...” 1991 年 8 月 - 这是主要普加乔夫，这些谁没有住最后一战，最后一战却非常想生存下去，直至天亮。这是值得很多，这里的坦克助理薄弱，必须愿意拍摄，切割，杀人。“但没有意愿。疲劳的。它结束了时代。

在 1993 年，可比的动机强度白宫经常捍卫者不见了。您可以保护墙，国会议员，其余的部分，可以保卫苏联。我们希望回到苏联，我们有一个美好的时代。指数缅怀失去的天堂，销毁储备，我们幸福的童年，两个香肠和 20 伏特加- 3 62。指数渴望失去正确的。由于死亡，因此，是否等待黎明，所以你怎么想的敌人死吗？理所当然的 - 这是可能的，为在 2002 年香肠 - 不能。他向记者出去副俄罗斯和一般影音鲁茨科伊总统：这是我的机器，这是一个润滑剂，不要拍我，不要拍...作为 10 月的事件而一直在其成员中许多伤亡，以及休闲的证人，是非常本身不会造成最深切的遗憾和同情。是的，这些事件可能，在一定条件下成为内战的前奏，但幸运的是，仍然在历史上当地的战斗。因此，通过又 1993 年的历史选择幸免这次俄罗斯的历史上。

考虑到 1991 年和 1993 年事件，应该记住，他们没有参加这么多的公民，对苏联人口的绝对少数。社会绝大多数已显示出独特的漠视这些事件，认为他们不涉及日常生活中，个人的生活前景，个人的未来。这不是被动在俄罗斯历史上新的，象在 1917 年 10 月，当煮彼得格勒的情况，有战斗在莫斯科，俄罗斯和其他继续生活或多或少正常的生活在革命活动的开始，，很少有人愿意在他们的直接参与任何一方。在政治方面，俄罗斯公民积极的少数派，以满足该国与普通版本是在这个时候接受的外观只，因此真正的科学理论 - 马克思列宁主义。

对广大人民的消极态度和积极的少数，在这两种情况下都选择，无论是在 1917 年和 1991 年 - 是一种常见的事情，这些看似很团结不同的进程。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主要是，在 1917 年人们去迎接新的版本应该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努力拥抱整个世界。在 1922 年，米哈伊尔伏龙芝，写道：“在革命工人阶级的历史进程中非常将被迫转移到攻击，这对形成这种有利的形势，作为运动的第一阶段向全球蔓延的苏维埃政权和世界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建设

必须抓住一个欧洲 - “，因为这在前面边境附近又定义之外的旧世界大陆。” 1991 年来到了应有的照顾，护理的逆过程在当地的私人生活，简单的人快乐的优先和关心。

1991 年 8 月后，在随后的 13 年中有了很大的变化，改变了文化和社会。困难和拖延民主改革，我们看到这些年来，没有改变之间的后期和苏联解体后的现实的根本区别。主要的变化是在人们的思维方式根本性转变，由于死亡应，这是几个世纪以来，在俄罗斯文化 tsivilizitsatsionnom 空间的开头骨干。

对于晚期时代的特点是玩世不恭，虚伪，总额谎言，几乎传闻形式赞扬当局，在未来总书记的化身。在此期间，当局承诺从外地由于他谁是外地的道路上失去了神圣的最后突击相当复杂的过渡。鉴于帝国的经济和物质方面，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初级商品的出口，选择的增长模式的石油美元为基础。在精神方面的苏联帝国的衰落的时期维持在适当的惯性，这是没有对所有的一切不再 doвлеlo，但仍然是提醒人们对事物的正确顺序，先验优先，但却是当地人称，公开，除了。在 1991 年，与苏联意识形态崩溃，应该。但这种下降是不是瞬间的，而不是完全的最后，和我们在一起他的许多 subdiskursy。

最主要的是，在九十年丢失由于其普遍性，严重改变了社会，在俄罗斯文化的情况。他 subdiskursy 仍然保持独立的权威的看法，国家并没有（在最好的情况下没有得逞）成为或多或少全面的社会制度。其余部分必须佩戴为主惯性特征，现代企图重振昔日帝国的范围和 vseproniknovenii 它很可能对这一进程的发起国的成功，只要导致其模仿，而先天不能有效的。你不能尝试把一个“科学”的经验，迄今表现为减少专制社会主义警方重拍“科学”实验，该国下开展的列宁，谁“是典型的狂热 naukoveriya 俄罗斯领导了。

让我们回到我们最近的历史。在苏联时代后期，由于发生了深层次的内部侵蚀，倒置的原则，在俄罗斯的心态统治和控制范围广泛 smysloobrazovatelnyh 渠道，就表现在他的本身。后期时代应该逐步贬值，失去了深度和语义的调解，而在 1917 年至 1953 年他担任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彻底性。在 60 在这种意识形态的苏联人的思想原则 20 世纪次年，不仅失去了价值的必要，但逐渐不再受到重视：“没有人喊”要马！“/贵族减少的根



源。/无论你 Pugach, 也不斯坚卡。/冬季采取按自行车。/朱加什维利储存在铁罐。/无声的甲板炮。/在我的脑海 - 只有钱。“

应逐步从内部摧毁由于多层面和多层面的自由西方文明的影响。在 60 非法入境者在最年轻和受过教育的一部分, 社会, 一个新的历史传说, 说是天堂, 但不是天上, 但在铁幕的另一边, 但在西方。过去的时间, 在成长壮大的神话, 尽管帝国意识形态的官方解释, 尽管视觉效果, 这表明苏联电视。在这里和贫民窟, 罢工, 犯罪, 失业, 对未来缺乏信心高的水平。苏联的宣传描绘西方不喜欢天堂, 而是地狱的尘世的化身, 他几乎 12 圈。社会是越来越习惯于思想上彩色翻译评论当局完全相反。如果宣传声称, 有 - 地狱, 所以 - 一天堂, 其中冠, 构造故事 - 消费社会。在重组改革年, 是神话成为所有时间内的心理思想创新的基础: “新思维”, “”普世价值, 市场经济。

今天, 退役军人, 同人民谁去集会和游行, 今天去数百甚至数十人的数以十万计的渴望民主运动。回收罗伯斯庇尔的话来说: “共和国丢失, 海盗高兴。但是, 这改变了时代的事情, 因为死了, 人们脱离政治活动的公开展示, 他回到他的人, 私人的胜利和悲伤, 是为了赚钱环游世界, 为自己的生活和他们的亲人。另一部分人, 这些人根本不准备进入一个自由型的民间社会。他们是与神话“的逻辑从苏联帝国解体的天堂自动提前预期”的法律得到全面遵守。一旦自己来解决敌人, 立即来到天堂, 你可以进入黄金的“城市友好系列” - 这些共同的幻想和许多开明的知识分子。一言以蔽之, 很快就明确表示, 花园不是真的, 但有足够的激烈竞争, 没有西方的天堂, 而哪些不是, 不能输入到俄罗斯 - 又表示在其苏联/反条款苏调解由于全面崩溃。

今天继续给予 subdiskursov 惯性的存在, 但它的关键组成部分, 即在末世论思想终, 我们以最大的诚意希望。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 - 的历史末世年底的成就 - “光明的未来” (共产主义) 在苏联解体的时间 - 是完全贬值。但到了死亡的历史的讽刺, 应剥夺苏联人质量, 不仅是主要的形而上学的指南, 而且是传统系统的日常生活坐标。

在公众心目中的信仰盛行, 根据苏联共产党统治下可存活数百年多年来, 苏联人民在今后的计划, 认为这是相当稳定和可预见性。娜杰日达在 1975 年曼德尔斯塔姆回应答阿莫尔里克著名的断言说: “我听到你说, 这一

制度将无法生存，直到 1984 年。废物！它将生存数千年！“。意见书对今天的生活和关联订购服务与未来，内容指导填写它和一个被不断链两旁的地缘政治和社会的世界秩序的不可侵犯性。有了适当的苏联人是“容易生活，是因为他总是知道如何与物质的首要地位和他的夹克削减，到会和白诗的数学抽象与抽象雕塑，自由，性别和肤色的上限，嵌合体和良心口味的酱油。尽管比较严峻的态度，官方意识形态的建设，大规模的苏联人民仍然从中提取了一些积极的内容提供商，心理治疗作用，并加强在日常生活当然，其存在的事实，给了他一定有根存在。

当然，必须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有条件的，记得在后苏联时期，世界观以前处于边缘地位的类型，艺术实践，经济活动逐渐掌握了矛盾的地位。尚存外大时代的伟大传统的风格，往往放弃法律领域内，他们在同一时间内得到一定的亚文化的借口，承认。渐渐地侵蚀了高风格，伟大传统的苏联时代：“最初，这令人震惊社会的突破，在新内容的行为，思想，等等，出现在狭窄的环境下，在不同的群体，这与文化得到整个反文化。如果通过传统社会存在惯性，没有经历一个过渡的情况下，对这些人的行为仍然是异常的评价。

边际，个人主义超出了规范，新颖的款式，在随后的历史时期的生活态度的限制，进行了隐藏的能力，表明他们有能力实现指涉的地位 - “重振俄国的资本主义精神，是不是出于对新教工作伦理（在俄罗斯没有也可能不会），但是从艺术的意识。

在 80 日的二十世纪多年了很大的变化和苏联的社会成分/俄罗斯的社会，提高了知识分子和公民在第二代和第三代数字。在苏联帝国晚期的城市社会，sootvetstvenno，大规模的城市文化方面发展与大学城万人的，而且主要集中在主要的帝国中心 - 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这个事实大大加快，因为它的思想，制度和管理方式，苏联解体，计算一个更原始，教育程度低的社会环境。通过对历史的讽刺，因为只有大量的苏联人民获得更多的教育和多样化的发展，一旦他获得单独的房间，私人图书馆和无线电 - 苏联已经不再满足其基本需求。

销毁苏联文明 - 这一次，旧的和新秩序的诞生崩溃，尚未结构，取得了规范的地位。在后苏联时期，之间的适应能力紧张的体制，价值，监管制度

和社会文化的爆炸动态，创造性效力的混乱，产生新的意义，价值观念和行  
为。在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面对一个进步的社会失范“的贬值社会规范  
和程序上，新的个人和群体的目标和要求的介绍。

常规失去了社会性文化空间与奇异混合填充真实和幻想的可能性，赚  
钱容易，不稳定的，不稳定的社会角色（如“社会企业家，银行家，经  
纪”）。在对演员的涉嫌在游戏中的作用是否足够的问题，决定以最生活成  
本高。在虚幻的感觉，生活不稳定，产生了强烈的愿望生活“今天”，“明  
天”已成为边缘化的味道（“只有与过去和未来，这就是他所谓的生活”的时  
刻）。有分歧的价值规范的系统，当它的元素都不能声称普遍性的规范。苏  
维埃体制的空间解构的过程，向新体制过渡，规范，价值观念和现实生活是  
很痛苦的：“在一个地方机构崩溃的社会，立即宣布自己是”一个原子的侵  
略，“承担”的所有斗争的性格“。”

由于一个世纪一体化的社会，给俄罗斯的，后来属于整个苏联社会的  
人的经验。死亡应该成为一个严重的分裂社会和文化因素，造成了存在的异  
化，这在俄罗斯采取了长期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自然的过程，内部分层和  
社会，常常被认为是一种负面的碎片，造成更多的混乱和破坏。我国公民的  
部分试图通过呼吁恢复到旧的/新的思想嵌合体，一个“拟像”，也的确应该，  
但这只是他最后的后卫失去了统一行动。

期间 1990 至 93 年期间，是革命的时间，对历史和社会文化动态激进的  
加速时间。有重大改变的价值，俄罗斯社会的规范性制度。国家再也不能履  
行其传统的家长式作用：在为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是在国家家长作风，发  
生矛盾的可能性大感失望，因为”。

“自由是赤裸裸的，/在心脏投掷鲜花。/我们，她的腿走路，/现在讨论  
会，就“你”... /让姑娘会唱的窗口，/加古之间的歌曲，输入/输出忠诚太阳/拥  
有主权的人民“在二十世纪的俄罗斯 - 生活在在自由的条件，变成无政府状  
态，在 2 月间隔 - 十月革命。第二次自由即将超过 10 年之久，尽管在最近几  
年刚开始复兴，社会文化规范性。在 90 年的国家没有到垄断声称拥有对世界  
和人类监管知识。该名男子独自对自己，他的私人问题，年龄周期，专业的  
自我实现，即在本质上是一种分离的障碍消失了，反对从 *existentiality* 现实  
生活中分心防守。从生命的恐怖被迅速转移在共产党移民和苏联的生活，成

员和持不同政见者运动，阅读，艺术勃列日涅夫和 samizdat 三部曲 - 系列可以持续很长的时间。活化和灭活在特定情况下，是一个纯粹私人的事情，作为一种行为，没有任何私人和社会意义的形象。有多少机会逃离自己，集体的同情和怜悯，是什么范围和类型丰富，有戏剧和闹剧，制定社会业绩。

随着苏联的秩序失踪，超过七十年表示，由于国家的问题已经足够维持秩序一般的基本形式。俄罗斯进入限制自由，那里的外部控制解构主义是对人格的只是部分增加其内部控制轨迹，激进的社会文化的混乱，一般的规范性减弱，减少政府机构的能力，对新兴的民间社会薄弱的陪同下，补偿面积。社会在该国的文化空间，在此期间是与多渗透-，混乱的冲动，但在文化和社会的过渡时期的，叫做创新，最大程度的自由，有竞争力的选择，为今后的斗争同朝着常规方式一些创新元素的可能性。在进一步的创新是公式化，结合方面的连续性的社会与历史和社会文化动力的新阶段器乐演奏的文化传统。

在我们的一些同胞苏联解体后的转型震惊，广泛传播社会失范的过程中，虽然它是将这种当初预期的发展。在社会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在过去时期的变化失败者，积累了相当大的负能量反对后针对苏联的改革，作为一种破坏性的发展，破坏在国家社会经济的框架内，对价值的文化传统，俄罗斯的社会规范体系的合法形式设想。

现在，说这是更明显，对我们的共同思想谱系几句话。自从彼得一中，俄罗斯新的欧洲化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创造了国家权力，在社会上产生的欧洲文化，教育，只有那种可以为自己的目的。社区选择性地学习欧洲的价值观，这对于其权力所采取的来源，因此“...了解了紧密在市民心目中的联系与功率值。脐带连接，这与皇权俄罗斯社会的教育，只有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减弱，但革命前的知识分子后，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摧毁了一部分，但部分流亡。新的苏联知识分子大多数情况下，社会的农民和工人来源，原来是严密的帝国权力。对于她，苏联不再监狱人民和国家的第一个在世界上的工人和农民的成功 - 是它的成功。

这是多么强大峰值是说明了后，我们的历史苏联时期，什么时候最知识分子哀悼，90年代中期以来，苏联，载体越来越多地实现我们的政治派别

的左翼漂流。原来，苏联知识分子一生帝王的国家工作。当这个国家是不是后悔原来，为国家“每个人的新的条件，必须提高他们的能力，雇用和扩大其项目（计划）的投资组合。如果有人出于某种原因不能这样做，他很快就被边缘化和社会关系之外，在某一阶层，从而减少了新的建议和项目的感知能力迈进。当有苏联帝国状态，那么苏联解体后的知识分子开始不仅保证物质存在的根源，而且也失去了自我意识，价值，属于重大建设项目和其他成就的时代。

原来，为了赚钱，你必须离开 kurilok 研究机构，由建设部画板，我们必须向公众只有这样的精神和物质产品，它同意收购。难道这不是对俄罗斯的知识分子戏剧，你不希望这一切污垢和 melteshni 更好地呼唤政府：给一个新的思想命令时，国家观念，一些顺序排序，只是饶了我，免于在赚钱我们，我们好，我们不会对你坏，厨房，更在媒体上做。于是 - 万岁共产党和/或新帝国主义的权力，只有这样才能 prigolubit 和同情，给一块面包和一半的自我意识的价值。在后苏联时代的知识分子饥饿新/旧“秩序”，一“，”订单“往往不惜一切代价的话”相结合。“因此，这项安排只可能带来“硬”的手，僵硬，不屈不挠的领导者。但如果这是真的事要问 - 你可以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已经似乎已经收到了。

不仅是知识分子的一部分，而且是更广泛的一部分，俄罗斯有一个稳定的社会对立，表明了自由选择，可以减少无政府状态和安全性，作为一个权威秩序的形象。“作出的反应总是到处是对极端分子的阶段出现不可避免的后果是一个普遍的历史规律。现在的问题是：是什么反应，它是如何工作的？是否恢复必要的东西，根据社会的健康和温和的力量，或她反过来，流入极端，从而产生新的变化？（着重号后加 - 法兴。

在 90 年代初期，许多非法入境的国内和国外似乎在这里，一点多，和俄罗斯将成为一个自由的欧洲国家。就在那时，民间社会随时准备保卫政府，认为也许这是她生平第一次，在她的家庭义务。那是在 1991 年 8 月，因此它在 1993 年 10 月，当市民来到莫斯科的市议会，并准备保卫克里姆林宫，俄罗斯将捍卫自己的权力。这是一个惊人的感觉，自己的权力，并没有持续多久，从大约 1991 年 8 月的总统鲍里斯叶利钦第一届任期结束。还有人在前南斯拉夫，在普里什蒂纳护理外长科济列夫的俄罗斯伞兵开枪的事件。

当局又曾考虑与俄罗斯帝国主义，在皇帝的语气，谁之间那些认为权力和权力正在逐步转化为一个狭隘的裂痕深渊本身画。但是，说我们的语言能力，不能完全原谅，而是要设法了解，甚至 1998 年 8 月。政府并不想谈的对话模式，以社会，倾向于在尚未 *poluezopovom* 俄罗斯帝国主义的言独白，“清洗”的媒体，并展开爬行国有化 - 是外国人的民间社会，以及火星的力量，走在土地战三脚架，在小说 HG 韦尔斯火星人入侵“的描述，是一个不同语言，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态度的人。而今天，在俄罗斯的历史阶段仍然存在，在适当的规定，两股力量：自由 *nepugannoe* 一代，在一个自由社会的 90 - E 和一个死帝国的灵魂 - 在他的遗嘱执行人紧张 - 电力。

在这里没有关于在其不大纤细的眼镜有条件的权利队伍存在和时尚的领带幻想，除了要有良好的智力和高专业水准。内部自组织特征的任何系统，对统一努力，终于从切断自己所有的外国人，记得一些图哈切夫斯基被逮捕后，他最近的同事真诚的快乐，花纹小提琴，所以这是红军司令喜欢。啊，谁知道它甚至手风琴，也许一切的成本，以及与它，明尼苏达图哈切夫斯基一般。参照动物代表，生理水平的感觉，谁拥有，谁是陌生人，也没有庇护，没有逃跑，或者你可以把污损俄语，如同在在权力高层苏联时期的习惯，做 3 或 4 - 5 个字中的错误“集约农业” - 没有帮助。

有一个系统的，这是非常难以逆转，当他们说的“A”“乙后”的内在逻辑 - 继续到处，依此类推，直至字母表的结束。它不能是“有些怀孕”，所以你不能拯救自己的民主要素在其“管理”的建设。封建帝制的逻辑要求和适当的复活与对特殊服务和陆军特种部队的语言社区的所有讨论相转移。在这样的语言传递“对话与对社会的权力”故意输，因为平民能够学习和教授和治疗儿童和成年人来建造房屋，经营企业，写书和文章，但显然没有研究，无法至少然后抵制“*spetsnaz* 格鲁乌。对于社会，以“对话等的字段”是致命的，作为最后手段，铤而走险的方法，让我们记住在亚美尼亚，维尔纽斯电视中心和“对话政府和社会与戈尔巴乔夫的”其他许多问题兹瓦尔特诺茨机场。

此外，真正的历史，没有什么恢复失败，只有能够成功，或多或少现代化的变化就同一问题，现存的历史经验所证明。回收的施米特的保守主义革命著名理论家的话说：“不要罗伯斯庇尔，但梅特涅打破了皇冠。有时只有自我毁灭，自杀。恢复 - 毁灭的具体方法和恢复的破坏。为什么？因为它

是自我毁灭。因此，没有修复！无论教会也不是国家，也不君主制也没有民主，也没有王位坛，谁也不自由左侧或已退休的义务和权力表格形式。神话为主，但不能与现实，按照他的“逻辑”，就可以恢复话，你甚至可以追溯到古代俄罗斯，群众意识异教相信这一切是完全可能的。像拜占庭，俄罗斯正试图从他自己过去的力量，不断回到它的神话和迷信的故事和思想，但“在前天思想开花是昨天开始的痛苦的思想明确迹象。这就解释了他们的神志不清，神志不清的性质...试图激励思想永远是公正的揭露其最终死亡。目前，今天的俄罗斯没有任何有意义的政策不确定性的延续历史时间，避免历史的选择，是矛盾的吸引力和西方文明，现代性排斥延续。

死亡帝国，达到了几乎所有社会生活领域的界限，并没有受到帝国意识的同时，大规模的解构。从帝国过渡到后俄罗斯建国帝国的形式，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结合，涉及的生活在密集的广泛的战略替代品。从旧体制的统治过渡到自由式的替代系统需要俄罗斯的社会，精神状态的深刻变革，或许更全面同化的经验，欧洲大西洋文明的现代性。

帝国的基础，不能是大规模的军事暴力，因为它不能进行重组和惯性维护当局的恐惧。死者不能复活的思想学说，是不可能恢复帝国秩序的基础上，贫末世理想。帝国的复辟基础上，大规模的腐败的权力结构，充分利用，可以相当有效，但必须承认，今天，谁拥有枪支，更比一人谁不。在 90 无形非法入境者，但当局和社会的果断行动，是一个老的口号是：我们要站在一夜之间出现，但当天举行压缩到无限的历史时期长期存在。

对于这样一个人的世界观，自然，并为此很强的客观原因，大肠杆菌等著名经济学家亚辛，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1992 年通货膨胀的首要人物 - 百分之 2660 1993 - 930，1994 ... - 320。在 1995 至 1921 年百分之。这是一个尖锐的转变... 1997 年百分之显示 11 年通货膨胀。但在接下来的 1998 年，拖欠的时间，超过 3 倍美元的增长，破坏了主要商业银行，一个新的通货膨胀。这是很难说是否有在最近时期的，俄罗斯的历史时，在这种程度的人，以避免长期制订长远计划的未来时，将作为多元。

在整个后苏联时期曾经生活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幻想，在原则上，从一个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过渡到另一个时代的遥不可及。我们看到在这个时期，在一定的历史选择购买西方的窗口，和西方生活方式照一般不失去社会

主义的社会利益，尽可能顺利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尖锐避免。在以后的时期 1991 年，有可能朝着实现更大的自由价值观同化的进展，因为由俄罗斯城市政治上积极少数民族代表分享了他们的一些内容。但它无法挽回，在共产党的审判不会成为第二个纽伦堡，根据过去的苏联极权主义路线是用一条腿进行，另外在这里有，事实上，没有点丑化我们伟大的历史上，苏联时代，尤里加加林，共产主义飞行，这是“世界青年”，并下降到了苏联，苏联人的时代青年的普遍不同时期。这主要是因为这种精神，政治情况和早期 90 年代中期的自由经济改革的二十世纪的非法入境者遭受了不彻底性，并为适当的行为缺乏政治意愿，但最重要的是，如果不排斥，但在任何情况下，等效他的非在改革社会的很大一部分参与。

在东欧欧洲，从共产主义解放早些时候开始的，是渐进的政治解放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家发行相吻合。但是，主要的区别因素是长期存在的封建主义的内部过时，由 80 年底的过程中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非法入境者在二十世纪几乎完成。但也有，把我们带到了东欧的情况 - 我们在意识普遍改变。反共，反在东欧苏联的革命发生在 80 转的地方 - 二十世纪的 90 年，已经确定了模式，即与旧的和新的主导制度 *disistemoy* 主要由根植在社会上首次确定激烈对抗的程度。换句话说，所有的对抗更加激烈和血腥的，更大的是该国的所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如罗马尼亚，越少它标志着作为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波兰，社会主义 - 少对抗，以及如何因此，“天鹅绒”权力更迭。

在俄罗斯于 1991 年用尽自己，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失去了任何现实生活中有意义的影响的可能性。但是，“天鹅绒”性质的革命，而是从天上甘露，我们没有工会“团结在波兰或布拉格（莫斯科）的春天”，在 1968 年，当时只有 7（7）在莫斯科人聚集在捷克斯洛伐克红场已收到此期间流亡营地和勇敢的行动的行为。那么这个答加利奇唱道：“你可以去广场，你敢进在预定的时间该地区，几十年前，他在一组诗”对捷克共和国，“有关类似，为国家的荣誉拯救，在 1940 年 - 米，在同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军列组成，我们发现在 M.茨维塔耶娃：“...其中一名警务人员。/从小树林 - 生动地 - 论巨人/ - 但左轮手枪！ .. /损失/好消息，/这挽救/捷克的荣誉！ /所以 - 国家/故不要，/就是 - 战争/所有这一切的！ “。



7人严重不足，社会革命没有遭受或多或少的苏联社会各阶层，他遭受他是绝对的少数，智力，物质力量，并没有进行全面的自由化改革。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如此不稳定，还有恢复帝国的诱惑，而不会产生一个新的末世论的思想是不可能的。故事情节的展开本身不，它使人们谁不具备在后的良好和有效的改造前苏联俄罗斯不够。

记得在 predrokovom 的托马斯曼，被他结束了它的百年歌德的先见之明的话，在 1932 年德国：“诚信，今天仍然提供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历史，这是真正的短期贷款的基础上，仍保存完好的信念，民主和真的能做到这一点，但如果他们假装相信，可以使它成为敌人的力量，即冲...转移情况，并在新的世界经济。“在我们目前的情况下，这种信贷需要，希望俄罗斯的过渡到一个创新的，后工业经济体系，可以利用的智力资源的同时，我们的教育体制和整个社会。

的弱点和在上个世纪 90 年的自由收益不稳定不是来自权力的罪恶阴谋。相反，她指望自己在生活的各个领域的公民组织。俄罗斯权力世纪 90 年代初，载体预料，社会主义思想拆除和新闻界的国家干预和控制在社会各界的严重限制将导致人格自发爆炸。当局事实上，指望积极足够的受过教育的大城市的居民，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俄罗斯主要城市。看来，创意，活力，进取，受过教育的人很多，他们可以安排自己的生活，而是通过经济和政治活动，为更好，使其符合欧洲和北美最发达的国家所采用的标准，它的社会生活。正如我们看到现在，这些希望过于乐观和期望过高，表现在几乎所有的重新本身评价。

在政治，公民组织起来，政党本身的可能，有或多或少的有效程度，以反映这些公民的利益。遗憾的是，我们必须表明，真正的党的建设在后，我们的历史苏联时期失败。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一直是旧政权的政党，突出显示了一定的记忆 - 共产党，并具有尚未完全成熟的党，在最好的，他们的胚胎 - 亚博卢和 SPS，原型各方表达了某种意识形态。余下的教育结构，在各方的作用行事，有一个特殊的，非经典性质。他们是智慧的创造性的权力，权威产品，没有画一个适当的机构，它可以提供几乎任何名义，党的体制，党的思想流溢。在我们的权力在后的议会选举中，前苏联时期被这些政党继承。没有详述到他们个人的审查，只是表示其相对较高的选举结果的基

础，是必须惯性的影响。由于死亡，但仍然是等同于政府自己的惯性，最好尽快一个更强大，那么个人，与它合并，感到自己强。我们可以假设，由于惯性阻尼线应该有党的建设进程的实质性内容，将改变形成一个更经典的群众性政党的方向，但这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

各项 *subdiskursov* 惯性轨道，必须采取更明显，在电力。因此，有关的叶利钦总统指出，一 *Klyamkin* 的特殊性而言，在俄罗斯的传统观点的权力“，倒不如讲”选举专制“...我提出的表达不仅使得在国家的历史背景，目前的政权，反映了继承，尽管在削弱形式，特别是。

在苏联解体后的几年，在社会削弱文化规范性增加了更自然，“自然”的一些个人谁也没有必要升华，因为有较少限制的定義文化，减少社会的动力，科学，艺术创造力。其中可升华和部使用的应该是在日常生活完整性付出的能源，行使个人的自我的材料和现代世界所提供的精神产品的消费打开了无限的可能性的实现。

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俄罗斯关于这一主题的文化有关的新问题：“是否值得普斯科夫普希金会费呢？”，即是否“高文化的专制国家权力，检查，但在”铁幕“，由于这项服务”？看来，一些简化的文化，它的豪华车市场定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代价扩大为一个人的死亡规则的界限，更自由的个人自我实现。同一个长期在俄罗斯的心态改变历史进程的加快有关现代化的新阶段。激进的更换过程中的心理因素，谱系可以追溯到“垂直”世界元素层面产生的横向方面，涉及 *zhizneosuschestvlenie* 此时此地，在一个人间生活的明确的框架，和解与“中间”，一冷正式 *pravoustanovleny*，可能的，必要的认识措施搜索食谱普遍“拯救世界的人”，死亡应。这种过渡的证据是大量的幻肢痛，由一个东西远远超过了生活条件更高水平的重要物质造成的损失创伤性休克的深度。

## 二。系统 *disistema*。情景和前景

尽管俄罗斯根深蒂固弱的土壤，还是在俄罗斯的自由主义的倾向自由主义项目形成了一个替代系统形成的基础。但它是弱，但仍不够稳定平衡占主导地位的帝国传统，平滑的新的严重程度，现代化建设的现阶段帝国和专制的表现/恢复。

过程，清楚后表现苏联时期，表明了封建帝制，削弱和一个自由选择活动的形成。的主要因素促成这一 porotsessu，死亡必须，因此，原同在改变内部的利益之间取得平衡的理想调整公共意识的帝国和现代化进程的自由的组成部分。在对二十世纪的九十年，我们观察到的趋势，增加了在现代化进程的帝国部分的比例相对降低，自由中所占的比例。但是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必须认识到，帝国组件仍保留了主导地位，极大地在过去几年有所增加。

然而，在概述在过去世纪的九十年，这一趋势至少可以带领自由 disistemu 与帝国，封建制度均等，在特别有利的历史条件下可能出现的中期重要的，使之成为主导系统。我们认为坚信，所有企图复活，使更有竞争力和效率的封建帝制，只能导致其不可避免的临死前的相当长的时间。第二次是成功的空翻重复布尔什维克革命流血，倒在旧/新内容，新形式的帝国主义 - 不会得逞的。在这个时候 - 的手短，这是帝国的恢复政策，严重的内部和外部制约因素更严重。这些外部制约因素确立框架主要是在世界经济和地缘政治等领域。

现在，从封建制帝国关系的一般特征和新兴的自由 disistemy 出发的我国公民的适应过程，以表达对他们的分析后生活的苏联俄罗斯的新条件。最紧迫的是我们大家的适应其两种基本形式的进程。对前第一组资本主义的适应战略，是封建帝制有机产品。

这是假定后经济 - 自组织过程中，个人积极性的表达 - 苏联的现代化进程是创造一个竞争的市场，俄罗斯和西方的经济学家很多，目前的政治家认为，国家控制总量取消会造成私人倡议和企业的海浪，建立一个庞大的一些新的资本主义企业。因此，答，对苏联问题专家阿斯伦德阵营的国家，谁告知在独联体 90 多个国家的政府在二十世纪载体在改革之初，说，“俄罗斯将出现，在自由企业和自由价格的第一年已经数以百万计的企业。实践证明，

这些希望都过于乐观，因为俄罗斯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潜力已大大高估了最就其斯拉夫地区重要的。

结果进行了在苏联和部分前我们的公共政策历史的苏联时期是稳定的自我心理情结的形成，在一般的怀疑，特别是经济上的可行性，以对俄罗斯的人口状况不断眼睛生活的一部分，首先，前苏联知识分子的代表。早在苏联解体后的改革，许多俄罗斯的社会，仍然是经济的优惠支持，由国家等待，根据不同的参数无法执行独立的经济实体的作用。

错误估计 A 的阿斯伦德和其他许多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原因是，事实上，长期以来，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神学家布尔加科夫：“人，当然，不是一个经济机器，在一个春日开动经济自身利益必然与代理直率和准确无误的准确性，但所有的精神与心理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具体类型的动机。宗教，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提出的“经济人的特别邮票”。在人类的灵魂之间的宗教和经济活动的密切关系。记得托尔斯泰，突击谁说：“我一直吃惊的是惊人的，尤其是在西欧建立，认为劳动是一种美德。”作为这一 tratsionalistskoy 价值观和规范的劳动的一部分不是一种美德，一个男人不应该寻求财富，因为 - 聚敛财富 - 要在地狱，但作为其宗教的或世俗的伟大 ideokraticheskomu 项目。

在他的回忆录中，维特的气氛中回顾了俄罗斯社会的典型教育，在 19 世纪，70 年后，当一切 dovlel“的是谁在他的位置，或物质繁荣是从普通人发出多少人众所周知的仇恨精神...这是情绪各地盛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层。这样的情绪是稳定的，它的繁殖是相当传统的国家的社会文化传统。这是目前在俄罗斯的更古老的历史，挣扎的农民那样，哥萨克起义拉辛，普加乔夫，博洛特尼科夫较小大量骚乱，收到的苏维埃政权在苏联第一个十年其完整的体现。今天，在后我们的历史苏联时期，在社会的统治成为一个男人，这是相当消极走向独立和资产阶级进取的态度，一般社会成功人士。

在艺术形式，这种态度怪诞，而是因为更强烈地表达“心 MABulgakov 狗”。前可爱的杂种狗，已成为一个人的科学，基本上是西方国家将“，urgiynogo”（由劳动创造），生命的做法，齐声唱革命歌曲，戏剧的巴拉莱卡，和世界秩序的复杂性，需要一个简单的食谱：“有什么...阿提供然后写，写...国会，德国有一些...头部肿胀！让所有的鸿沟是....

以及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很高兴能最紧迫，最首要的需求？这是希望面包将出现在本节中，他人的结果（“没有人”），犹如有关财产本身还是对他（面包），或采取的正义力量正确的护理或其 *velichistvo* 幸运的机会，一个奇迹的。这些愿望可以以摘要形式，表达对童话“的魔杖在我的意志波的话。因此，如嗯，保罗奇迹，其他游戏货币的传销爱，潜在的期望，甘露从天上，一个奇迹，能够在轻松，日常活动的声音，在市场经济一下子改变为更好的生活。同样的表现，并具有在总统，政府，杜马：他们在做什么活动的兴趣激增性质的定期改善我的生活，即人的生命我没有为自己做，但他们对我的。

在后苏联的改革不喜欢的人谁脱离中排自由作为一种不变的精神体现在所谓的寡头仇恨，人们经济上的成功使用适应资本主义形式的社会新的水平，文化环境。均衡，容易出现家长作风，一个俄罗斯的再分配的社会心态发生了变化高度是近年来没有外部社会人类生命的文化风景这么多。它表现为对许多事件的背景本身，尤其是重大的事件，令人震惊的古老的表现。

因此，2003年秋天，在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主席，大赦国际沃尔斯基概述了他对商界与政府之间关系的看法：“与政府的关系，以通过谈判解决，公开和秘密的。而这问题不会再出现“的游戏，必须按照规则。并解释说：“规则 - 俄罗斯是一个特定的表达和具有比法律更广泛的意义。”答：沃尔斯基三先生认为，企业支付他们的自由，例如，帮助消除贫困的当局斗争“或同意增加利润丰厚的行业，”一些具体的税。“我们必须承认，在今天的改革派罗西的实力还没有在法律上，在古老的民间真理报（良心），被视为一种真理的背叛自己（良心），从正义出发和平等的理想作为贫困方程的理解，资本主义的关系。财富的公式显然是不可能的。

此外，俄罗斯的新业务，是对俄罗斯的权力拒绝在个人，内脏的水平。他有一大堆的缺点：不够的，在眼镜，打领带的人，但往往非雅利安人的起源，可以负担得起不爱帝国，更愿意融入全球/俄罗斯的欧洲结构，包括军事。我们有一点变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俄国著名精神病专家教授有价证券夫斯基出版这本书“俄罗斯民族，其中除其他外，指出：”最近几年，俄罗斯在这里的心理学提出了新的有害首页 - 资本...银行官员，奸商，

富农，集团之任何国家，任何国家，任何国家的起草。对于他们 - 只有首都。资本没有荣誉，没有骄傲，也不是国家的利益。资本是国际大都会。

正是这种对案件的嫌疑人的传统，重视他们的每一个标签今天仍在继续。这是拳头，但是，依然存在，所有这些的根源，几乎在苏联统治时期所带来的第七代当时的爱国政治家，并出现在后农民苏联的生活过于弱小，以提高农业和为新帝国的权力已标记为寄生虫农村 zahrebernikov 和一个人无根的世界主义者他们。

但是，如果在这样的权力，深度和精神水平不接受俄罗斯的企业家，特别是大的，现在是她的另一个，在财产分配的青睐非常有力的论据，从私营企业到国家，或至少它从社会/精神和人类学遥远的商人社会/心理和人类学关闭。更明显的趋势，审查 90 的经济创新，在二十世纪的载体形式一样，技术和方法，转变经济陷入配药旧体制，新的，充足的物质和技术环境和社会的需要。“因为我们正准备从强劲，且相对独立的（商界），给国家官僚属于该国的经济配药统治范围内的各种概念，一个大规模的资源重新配置的新阶段。

鉴于俄罗斯经济上个世纪九十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易货贸易使用，网，即互惠贸易。自然的易货形式的发展不仅是由于形势的反应，经济机体，以减少国家的秩序和相对货币紧缩，但实际的，真正的集体无意识的表达，人民的真相，有权作出明显的经济体现。

乔治福斯特，谁研究了贫困所谓的文化，他说，人们在或多或少地成为普遍贫困“，所有好的，生活中的所有好东西，似乎是一种封闭的系统资源，其作用是为这一群体数量有限。因此，如果有人组的一收到明显的优势，它不可避免地来。在集体的其他成员为代价“俄罗斯封建皇权的国家培养了数百年的文化贫困，因为贫困和熟悉，更容易管理，他们不会“发疯来自脂肪，也就是有一个从权力地位不同意见的，并不会是他的主张。苏联时期，是其队列，为工人和罪犯，对原始土壤的运输货车军营，和招聘的员工最近在这个漫长的道路大步。

对于几个世纪以来，我国经历了最强大和独立的撤销，在最好的，流亡下降的负面个人选择，加强他们的劳动和智慧的外星权力，但作为一个规

定，予以销毁身在他自己的国家，导致不可避免地导致恶化了俄罗斯的社会，降低其生活机会，并直接灭绝。

今天，这个选择已经发生了，出现了负面的选择，当一个社会被撤回或拒绝绝缘人谁也大大高于他们的环境水平上升的悠久历史的结果。在中午在中等水平，在斯大林时代，这种调整并降低表现在字面上本身，相对较高的社会人，其中酋长可能会遇到一些心理上的不适悲惨删除。许多 parthozaktivah 时代的人的平均身高占主导地位，如伊利亚爱伦堡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人们。年。生活中，情况发生了变化仅在上世纪 60 年。

二十世纪 90 年的自由改革，显著的例外，强者有自由发展的机遇，一个企业的建立，不仅实现经济，而且是社会的成功。“在 90 年代中期，非法入境者，大约有 20 - 一些下降的趋势 23%。

但是，弱，明显高于这样，它不是在这样的一个负个人选择长期不足为奇。前资本主义（自然）的家庭形式已经在后的大量需求，苏联时期，“农民（而不仅是在一份杰出的能力，对抗的情况下生存和命运的挑战，发达国家的农民。这种能力是当家庭经济是被迫转向极端条件下，宝贵的本身，撤回回到相关的社会循环，经济结构迅速建立一种横向的，自发的合作关系，与亲戚和乡亲们。这些技能创造了从无到有的今天，一些自制的保修保险制度，其目的 - 生存的物质和社会字面上网络。”

对前大部分资本主义社会的呼吁生存的技术，在确保为一个简单的人类生活的生物繁衍所需的最低资源保护的名称时，由风险较大，创新行为拒绝。在后苏联时期的 70-80%，我们的同胞选择，以适应改革的模型，它超越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范围，以限制将减少对自身自然形成的自给自足的一揽子商品和服务的消费。

人民是沉默的，在大多数情况下，选择被动的，“进行”适应战略。在俄罗斯，与独联体，是劳动移民并不普遍，除了融入世界（西方）市场，是最熟练的工人。这方面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俄罗斯劳动移民获得程序员科学家良好的自然，科学训练，工程师等在同一时间，在德过程中，工业化，集体农场系统的破坏，通过对低技术工人群众解放的陪同下，没有导致任何工业和农业劳动者的劳动移民有意义。

Posteriorly, 根据职位的做法, 苏联 10 年, 我们可以说, 在传统的社会实际使用, 行为守则, 规范和价值的文化模式, 在改造俄罗斯无效。

不过, 我们相信的是, 在保持相对良好的外部环境, 特别是由于市场条件 syrevyh 商品市场, 税制, 他正在这样一个宏观的形成实体是在继续转型的范围内自由模式的现代化进程。这是最强大的, 年轻, 受过教育, 在理性的生活所采用的策略, 并积极的社会生活的动机。俄罗斯的这一“雅痞”, 90 月中下旬的二十世纪的载体, 人们谁也不能用来实施下一个 ideokraticeskogo 项目。

成立 makrosubekt 有兴趣在俄罗斯的欧洲, 在体制一体化方向前进国际, 特别是欧洲经济, 政治和军事结构。这成为一个统一的欧洲结构的一体化可以加强现代化建设的自由主义模式的地位, 因此, 另一种自由社会的主导文化体系。

中产阶级的发展动态, 以便在三个月内的“专家”杂志的主持下进行的多年研究, 他已从 14 日至 25% 的总人口, 它“有足够程度的条件, 可分为上, 中, 下。据研究使用的方法, 属于中产阶级的某一部分是由每个家庭的月收入水平决定的成员。

俄罗斯的中产阶级逐渐不再是“本身的事, 由它在规范和价值观念, 包括那些与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 政治党派, 等等吨领域中优先确定这证明了社会学研究的结果, 所以 2002 年秋季的杂志“专家”和公司“钻石”的研究报告“中产阶层的政治倾向。”我们发出关于人均水平的一些中产阶级, 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它的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的偏好不同群体收入关联数字指标。

因此, 让我们开始。少中产阶级盈利组 (下层) 更倾向于遵循集体主义等俄罗斯的社会文化传统, 其重要价值, 社会正义, 他们的代表更倾向于政治左派。作为这项工作的一部分, 最大的群体占大约 60 俄罗斯中产阶级%, 是俄罗斯公民, 每人在 150 命令 - 250 美元, 家庭每月的收入。美国。该工作组, 通常代表佐级职员私人公司和公共机构, 中层管理人员和工人贵族。

更有利可图的群体喜欢个人主义价值观, 愿意承担风险, 个人的选择, 抚育, 大部分, 对俄罗斯的政治光谱的右侧。在这方面, 至少对许多中



产阶级群体，约占 12%，包括公民，每人每月家庭收入超过相当于 \$ 400 美国。中上阶层组成的高层管理者大，中型公司，小型企业的业主，人才。

上层与低层薪金级别为“一般”中产阶级从 250 到 400 美元的收入范围。美国。在这个小组的价值取向而言，主要倾向于由上层中产阶级大多数国家的立场，在所有的可能性，由于伟大的历史和个人的乐观态度，对自己的信心。这组的 28 中产阶级总数%。

中下层是社会公正和均衡的积极支持者在社会经济领域，社会文化生活，这表现在自己的国家温情主义欲望，缩小最高和最贫困人口群体之间的差距。对他来说，重要的积极的就业问题国家政策，他在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由一个为重新分配，对以欺诈手段获得的财产国有化的论点相对较高的参与，支持配合的关系。在私有化的修订本的受访者中约有 27% 的受访者对 16%，在中上阶层组。根据对中下阶层大多数人认同的观点，国家必须发挥管理经济的积极作用，在处理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冲突。同时应该注意到，对民主价值的承诺，其中宣布了集团的受访者认为，代表中下阶层的高水平。研究报告作者建议，下层是对俄罗斯的社会民主发展的选民基础。在中下阶层更加剧了社会正义感，因此，我们认为，一部分可能放弃公民自由的“公义”的封建帝制的模式。

上了一些职位的中产阶级已采取了比低中产阶层的收入群体的对应不同的看法。根据当时的这一观点的环境来看，国家必须最终放弃对于整个社会的传统家长式的政策，特别是商界人士。中上阶层的支持自由贸易的原则，反对将财产分配，他可能需要国家，作为一个合作伙伴服务，而不是监护人。这些人不是穷人和悲惨，但平等和有价值的。

换句话说，俄罗斯中产阶级的上层集团是肯定自己，为自己讲发展，个人的，能够解放，解决他们的基本生活问题。这些意见主要集中与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下，政府建立自由公民的宪法权利保护重合，这个函数必须仅限于国家。根据个性自由的概念，因为没有客观的（科学）的方法，以确定其为个人喜好，个人必须自己决定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假，达到了最大的效益和在各个领域的成效。他说：“他们的信仰体系的显着特点（中上阶层的是承认的独立价值高，意志和自律。看来，这些资源的基础上精确地说，他们成功地实现所取得的成就。”

作为一个中上阶层，而对中间部分往往是一个潜在的右翼政党的选举基础组成。中下层的重点是社会的民主价值观。这就造成了一个民主的两个发展潜力，党的制度，发展的载体，在价值判断，俄罗斯的中产阶级是在民主社会的形成，俄罗斯文化系统的目的取向的变化。逐步实现，作为一个有自己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对正在成为一个俄国的现代化自由主义模式的潜在问题中产阶级行为，上层和中间的一部分社会群体的利益自己。

考虑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社会竞争的形式，光曼海姆区别了两个生命根本不同的做法。第一种方法是假设有意识的目标的驱使，人，他是雄心勃勃，非常清楚的渴望，合理认识世界，是作为一个完整的实物时不知道。“一个人是由经济斗争为必要的素质：勇气，现实主义和能力来分析对手的心理浓厚兴趣的相互依存的现象，丰富知识，新的机遇不断的预期，能够看到在未来的每一个链的进步，生活比现在附近的未来，而不是满意已经达成的，要为成功的新机会，认为其实施超过已经取得的成就，总之，是“永恒的力量，重要的殴打”，而不能“徘徊”。

困难，对到目标路径的障碍，暂时的挫折不能阻止这样的人：“俄罗斯的平均基本价值观是自由，意志，能源和自律。这些价值较高的表达，更接近的社会文化金字塔的顶端。替代的价值，那些从他们离开，有道德，前苏联模式，属于道德的球队。”

相对于第一，活跃 *dostizhitelnomu* 性格类型占主导地位，主要为传统的社会新贵，在第二类的特点，/半传统，包括苏联社会中，人越被动类型，放弃了人生成功的斗争。“它的时间 - 间歇性和静态的，它是在表面的情绪一切力量，它总是潜伏的自我风险否定。这种损失风险的自我 - 永恒的痛苦的根源。如果情况不改变整个新的生活方式，损失本身成为一个重要的目的。因此，自我的损失是对印第安人的涅盘提交的主要特点。基督教神秘主义反映了一种愿望，合并与基督耶稣，直到完全溶解个人。人格的肯定足以第二类关联与东正教的宗教传统，已收到了苏联时代，旧俄罗斯的封建帝制，人力基础会计是非常特殊的世俗内容。

因此，我们简要讨论了两年的基本生活我们的同胞在后苏联时期俄罗斯 - 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前使用的战略组的可能性。寿险保单的第一批项目主要是中产阶级的上层和中间的一部分，第二组的其余部分，我们已经注

意到，大部分俄罗斯的社会。这对其他最严重的可能方案的选择影响对俄罗斯未来发展的数字比率。

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反对在公共意识和另一个显然，最新的最新的帝国现代化古语危险的趋势/恢复的背景下流动解决不了他们的直接任务 - 恢复帝国。一个比较明显的拒绝使用现代化的自由模式，必然导致加速落后不仅是西方世界的大多数指标俄罗斯的落后，但从不也是西方国家，站在现代化的道路。尤其是，这种拒绝将导致在技术差距增加，根据现代化，帝国的模式，正如我们已经表明，普通大众的基础上，在奴役后工业时代，实现同欧洲国家的大西洋文明技术平等，现代性是根本不可能的。为了实现和保持字称需要一个自由人，一个专业，感到放心在自己的国家，当局接获，媒体，特别是电视，不排斥和过敏。

这是自相矛盾的声音乍一看没有亚博卢和 SPS - 在议会中（这是我党，并代表我的利益在电力），没有自由选择的一个早上一杯咖啡免费报纸 - 没有技术平等，包括军事领域，在后工业世界不可能。它没有人会支持。免费和专业人士，都会认为目前的工作和付出更多的自由度更大的地方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程度，帝国的办公室，不仅因为害怕，而是良心准备实现这一平等 - 这将无法实现。没有那个时代，而不是内部的自由程度，而不是获取信息，它的输出 - 不相同程度的创造力。所有这一切，又关闭了俄罗斯加入世界后工业世界，为建设信息社会的前景 - 技术差距将变得不可逆转。

但不是所有的伤心，另一个灾难性的选择，为国家作出尚未结束，90 非法入境者的二十世纪，主要的时间自由的现代化。而这一切的时间是经济，部分政治进程，甚至少了俄罗斯的中产阶级文化的形成 - 一个自由社会的基础。是的，这个过程是，是缓慢而痛苦地在主观水平，，并非所有在俄罗斯的中产阶层的代表，是共同的自由价值。现代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还没有完全意识到他们的政治利益，但它的环境正在逐步成熟的心理准备，如果不是与封建帝制国家的直接对抗，那么至少保护其以任何方式提供的财产。一些现代作家认为，这是在前苏联俄罗斯没有。

因此，富裕的俄罗斯人比前财产，俄罗斯的现代哲学家，自动对焦洛谢夫，弗拉基米尔 B. 学生苏联时期 Bibihin 描述如下：如果在俄罗斯的私人

财产“是很容易，几乎没有阻力，是掀起一股旋风社会主义激情了，只是因为这是太软弱了私有财产的真理的信仰，和自己 ograblyaemye 业主，在个人原因愤怒的小偷，在心脏不相信他们的权利，不知道他的尊严，不觉得自己有责任为他辩护，事实上，秘密在最近的社会主义者相信正义的道德目标。

因此，特意论战集中，就上述评论。我们认为，私有制 - 是神圣的，因此应该保护一切可能的方式，最重要的政治责任。如果大量的俄罗斯商界代表将不从事政治活动，如商界人士“本身就是”在俄罗斯的私有财产 - 很快就会忘记。其在俄罗斯存在的问题，在温和的形式虽然是完全一样在 1917 年 10 月。并在大，小业主前面的一样 - 一个悲剧性的问题 - 你准备捍卫自己的财产，因此，在新的俄罗斯？当代俄罗斯自由从假谦虚和自置物业业主夜间的恐惧 - 这是心理上的，但使到在严格意义上的私人拥有它的先决条件。

我们认为，在苏联解体后最现代化的教育，并取得中产阶级的部分可以加速帝国的统治封建制度下降，有助于新的替代选择的自由民主制度，最终形成竞争优势。自由 disistema 逐步扩大其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影响力，但其本身的生命只能被 polulatentnuyu 描述。演化与一些情况最好的永久生活提供了自由 disistemy 扩大对俄罗斯的进步自由变换的前景。但这种情况绝不是唯一的和不可避免的，这是可能的，执行的情况，导致在未来的历史附录的国家。

然而，有足够长的可能性，以避免任何形式的确定性，进行情境政治“火的反应，保持对”当天，我们将保持目前的稳定的原则，但在夜间举行。这一点，虽然不太有意识的选择使成互相排斥的条款规定在国内和外交政策的具体行动，宣布试图把握的严重性，以适应将来可能决定整个范围。然而，近年来出现了很明显选择 kvaziimperskogo 的发展，这当然需要一个非常具体的思想路径。这条发展道路是更紧密，更熟悉的，本能的，但发挥本身，收集新的语义\旧的思想调解。封建帝制俄罗斯和未来 kvaziimperskuyu 或多或少自觉地支持和最不发达国家的教育和财政担保的中产阶级的一部分权力的选择。

1247年在欧洲从一个漫长而危险的旅程到成吉思汗帝国回到罗马教皇大使济乔万尼达普莱诺加宾尼，谁已经离开他同时代和接班人，看到了国家的描述，说明包含的事实材料，是由历史学家公认的质量是非常重要的。在关于对鞑靼人和她的王子和帝国皇帝权力的起源“一书第五章”是很大的描述，我们认为，神奇的事件文本的其余部分不同的方式与本专着的主题相一致的符号。据加宾尼，成吉思汗，试图征服整个世界，他的士兵禁止之前返回赢得完全的胜利，不仅征服邻国，因此文化上更接近，但遥远的，野蛮的人。勇士钦吉兹斗争，或试图争取与人谁不属于我们的世俗世界，从而增加了混乱帝国的空间，企图获得世界霸权的 submarginal 推动地区的蒙古人。这迷人的比喻在同一时间和启发：作者预测了这个奇妙帝国早期崩溃。

帝国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我们知道这可能是比那些遥远的事件的同时代人更好。俄罗斯的后帝制国家挣扎转入良好的衡量世纪帝国践踏，同样痛苦的，与新的竞争帝制项目，敲出了新的民主国家的竹笋。帝国锐意世界各地，就是这样一个帝国，苏联，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他的身体完全不一样，因此不兼容的社会文化因素，文明的旷野，如爱沙尼亚和塔吉克斯坦领土。我们吸收了文化，当然，人类的普遍性，帝国死亡。死亡的旧清除空间格式化的关于帝国民族的文化和文明废墟制度的基本素质，国家发展，实现其文化和历史条件的方式：谁在欧洲，自由和民主，谁在专制，暴力，“储蓄”的思想统治灰色地带：不世俗，多宗教的。似乎是适当的回顾俄罗斯哲学家中文 Trubetskoy 告诫，指出了他那个时代的，危险的倾向十分明显，并在复制，今天说：“暴徒，Izhepravoslavnye, Izhepatrioty，并与他们新的先知，将要制定一个新的，更可怕比今天，爆炸布尔什维主义。而今天它可能不是那么多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复兴，作为激进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诱惑。是 blowjob 即使在这个我们再次这杯。第一种情况是一更轻，更合理，以及简单越好。因此，我们真诚地希望改变的内容和俄国的现代化目标：改造是不是为了加强帝国的缘故，而是为了人类，他的世界的日常生存，舒适，饱，如果你愿意，或多或少衡量生命的欧洲模式的资产阶级。庇护是的，他们会

发现，从现代化建设的主要帝国今天自由主义模式过渡的机会很小，但一切都那么快，快将一个不同的时代，但始终无法掩盖的历史。

P.S.

2004年夏天雨季。这本书已经写，和窗口打破旧的和新时代的诞生。因此，补充几句话。因此。对国家的情况，当然，正如不同的自然，并非所有导致对自由价值的俄罗斯国家，其中许多就没有出路的建设。而正是在这，不是很忽视，因此，下/国家执行特殊情况下可治疗的阶段，我们有可能和今天。在这个方向前进可能导致未来的历史附录俄罗斯，对文明崩溃的由另一种文化的连续性侵犯陪同下，百年三分之一的概率。

之后，1917年十月革命，温斯顿丘吉尔说，俄罗斯在向港口入口处的拯救沉没。俄罗斯从来没有像今天接近欧洲生活的港湾，但帝国/新帝国主义权力本身，第三次（！）人事世纪，打开金士顿。三，在一个世纪文明的危机 - 深症状是社会文化的疾病有机体俄罗斯。死抓住生活必须已经死了，但通过他们的个人，现有的惯性和扑灭 *subdiskursov* 仍然能够模仿闹剧的复兴。

在痛苦的开始，现在必须打破一个新职位的基础，苏维埃俄罗斯建国名字。你可以不建立新莫斯科审讯一个稳定的后苏联时期俄罗斯，考虑到今天的历史现实，与中间的过程 *skalkirovannyh* - 下半年在 30 世纪的最后载体。如果俄罗斯的最大商人不是来自社会接近刑事保护的苏维埃政权，但是从保护苏联/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几乎是一个串行宣布刑事刺客，为什么不公开谈话内容叶若夫明天“公共”和“法律”的过程，不指责他们先同样的，然后是小朋友在了该国部分地区销售在今天的现实库班 - 德国（远东 - 日本，乌克兰 - 编制人数不详），并为外国情报间谍？为什么不把逮捕 *raznoryadku* 无根的世界主义者的空间，“间谍”和其他人民的敌人？不幸的是，从外地苏联虚拟担心这些问题，今天/俄罗斯的知识分子要迅速行动起来，正如我们所看到上面的俄罗斯历史，没有人教什么。回想典范：在 30 年来，中层管理人

员和其他表演者/证人的大规模镇压经历了一年或两年的受害者，三个实力。今天，历史重演，而不是闹剧的形式，但仍...

但是，并非那么糟糕，但目前的热月，其后果是有好处的。例如，在去年将有一个国家强大和团结的共同存在，可以说是，对方的右翼政党，很好的问题，而这些人，我们会是朋友，一般关键俄罗斯的党务，部分个人，条款得到解决。党的建设成功，将成为一个夜晚一定量肾上腺素：你看，在门口尖叫着刹车，这里 - 已经到了邻居。

因此，一个新时代的公式，什么是日益感到在俄罗斯的新生活：空气中的小企业，这里的业务是什么，更多的隐私，而且可能的政治，尚未有互联网，电脑，扫描仪和打印机有益，但几乎被遗忘的顺序 90 岁的和可靠的拧电台“自由”。帷幕升起，我们又回到了历史的风，再次“四季不选择，/他们生活和死亡。/大吝啬在这个世界上/比乞讨和指责没有。/仿佛他们可以就这些，/随着市场的变化。